

书面题字：高 怀

# 厦门文史资料

第十辑

有罗时李之  
及其序一文

厦门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厦门市郊区印刷厂承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  
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厦门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厦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九月

## 目 录

- 胜利属于坚持抗战的人民 ..... 张圣才 (1)  
厦门与台湾青年的抗日斗争 ..... 林其泉 (7)  
日本驻厦领事馆警署地下监狱调查记录 ..... 方文图 (10)  
厦门各界人民抵制荷轮运动 ..... 林纯仁 (18)
- 陈化成与台湾 ..... 林其泉 (35)  
丘廩兢先生传略 ..... 丘连滨 (38)  
旅缅侨领曾顺续荣哀录 ..... 曾冠英 陈尊法 (46)  
古木新花更芳馨 ..... 杨 扬 (52)  
转逢老和尚传记 ..... 林纯仁 (55)  
闽南佛化新青年会 ..... 梵 音 (61)
- 星系报业与厦门《星光日报》 ..... 许国仁 (64)  
厦门《民钟报》创办始末 ..... 李硕果 (71)  
厦门通俗教育社 ..... 叶春培 陈永漠 (83)  
解放前厦门的图书馆 ..... 郭昆山 (100)
- 商办厦门电话公司 ..... 陈淑熙 (106)  
解放前的厦门捲烟业概况 ..... 陈郑煊 (123)  
博文斋及其唱本 ..... 罗时芳 (127)  
集安堂的一段小史 ..... 林 嵘 (130)
- 在厦门举行的第五届省运会 ..... 谷 鸣 (133)  
记厦门市首届运动会 ..... 丹 平 (145)

## 目

- (1) 书评  
(2) 崇其林  
(3) 美国文宣  
(4) 诗集  
(5) 崇其林  
(6) 路致立  
(7) 崇其林  
(8) 英雄曾  
(9) 韩一海  
(10) 口典林  
(11) 金一英  
(12) 画册  
(13) 果硕李  
(14) 廉本通  
(15) 由品弟  
(16) 周培初  
(17) 陈锐清  
(18) 陈铭枢  
(19) 崇其林  
(20) 月刊  
(21) 平生
- 男人的民族精神与民族精神  
争半日游记序言自己打退  
崇山流露算不清算不清军略更其本日  
医乱并进他别人界各口图  
烟台已知出烟  
津井士武领重五  
东方梁安理曾购烟酒  
曾长更其深水古  
丘尚峰津津乐  
合平皆深津南固  
《人民日报》门面日业是承星  
未做木婚《报告分》口项  
七育芳谱歌口想  
雷叶团的口更前歌  
辰全解中口更心简  
周肄业歌口更前歌  
本脚其多深文附  
中小始一前堂深果  
合崇首首市口想

## 胜利属于坚持抗战的人民

张圣才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群情激愤，有识之士，都认为只有武装抵抗日本侵略，才能挽救国家于危亡。但蒋介石却通令全国，严厉镇压人民的反日活动。厦门人民，无视蒋介石法西斯的威吓，发起组织厦门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抵制日货，与统治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厦门抗日救国会成立于1931年10月间，距离“九·一八”事变不过个把月，是全国头一个公开挂牌的人民反日团体。我跟在广大爱国群众之后，参加了这个斗争。

从那时候起，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几乎完全脱产从事反日活动，什么地方有反日的呼声，我便到什么地方报到。抗日战争为期八年，我的反日活动却是十五年。在那漫长的十五年中，我认为再没有什么高尚的事业，比抗日救国更值得我为之献身的。

我参加厦门抗日救国会，参加闽南廿二县反日团体联合会，参加闽南基督教救国会，参加由十九路军发动的反日反蒋的“闽变”，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参加以陈铭枢为首的中华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参加福建救亡同志会。

为了促进抗战，我三次被“军统”特务逮捕。第一次被捕原因，是因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提名派我任中华民族武

装自卫会闽南分会主席；第二次被捕是因为我参加全国救国联合会，接受任务要去南洋发展组织；第三次被捕，是因为受中华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派任福建省委。这次被捕后押解南京陆军监狱，等候枪毙或活埋，情势比较严重。

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我从南京陆军监狱被提出来，送到鸡鹅巷戴笠的办事处。戴笠要我参加“军统”工作。当时，我因坐牢，不准看报，还不知道有“七·七”事变，也不知道有国共合作抗日的协定。听了戴笠的话，我冷冷地回答：“我现在心如枯井，再也没有任何政治兴味。我只求回家当个教员，扶养母亲过日子。”戴笠说：“你不是要抗日吗？！现在大家要抗日了，为什么你却这样消极？！”我一时愕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住了！戴笠紧接着说：“是的，没给你看报，你不知道，我们确实要抗战了。”说着说着，他递给我一叠近期的《中央日报》，说：“你把这些报纸看看，我有事先去处理，你中午在这里吃饭，我们再谈。”戴笠去后，我翻看报纸，第一次看到芦沟桥事变和国共团结抗日的新闻，十分激动。约莫过了一小时，戴笠回来了，问我：“报纸看了没有，现在有何感想？”我说既然决定抗战，我当然要跟着大家干，但是我有三点意见，请你考虑：一、我只能正面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不要派我去做反间工作；二、我不干预国内的政治磨擦；三、要让我先回厦门看看母亲。戴笠说：“这些要求都可以，第一、你一贯从事抗日活动，日本人也知道，我怎能派你去做反间工作呢？！第二、现在中共代表正在南京和我们协商团结抗战的一些问题，今后不会再有磨擦了，即使发生磨擦，我现在答应你，决不叫你参加；至于回厦门看望母亲，完全可以，厦门现在

是前线，你的工作首先就在厦门。”

长期反对蒋介石，长期痛恨“军统”特务的我，一旦向他们靠拢，我思想上不是风平浪静的。但是进一步想，蒋介石接受人民抗战的要求，人民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并无损于我坚持抗战的原则；再说，既然抗战了，我总得有个抗战的岗位，以我的能力来说，能够当上一个抗日情报小兵，也就不会离我过去做新闻记者的职责。想到这里，我才心安理得。

接受了“军统”的任务之后，我回到厦门，首先创刊一个报纸，名为《抗日新闻》，每日出版四开纸一张。当时，福建省主席陈仪，执行政学系的亲日政治路线，忠实执行蒋介石的禁令，借口福建为特殊敏感地带，不准爱国青年到内地发动民众。我为对抗这个禁令，制发一种铜质《抗日新闻》记者证，让爱国青年以记者名义，进入内地活动，起到掩护的作用。这种记者证，也有几枚交给中共地下同志张兆汉使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去菲律宾宣传抗战，路过香港，由庄希泉介绍认识中共驻香港负责同志连贯，参加了他们所发起的《福建救亡同志会》。该会的宗旨是：联络福建各党各派在港同志，结成统一战线，以华侨为后盾，派遣工作队回福建发动群众。接着我同《前驱日报》社长王雨亭去菲律宾，协助他恢复《前驱日报》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我由菲律宾回福州。五月十日厦门沦陷，军统闽南站的人员仓惶失散，我接任闽南站站长，从事恢复活动，不及一月，因与陈仪的矛盾激化，调上海任军统的一个组长。一九三九年八月在上海被法捕房逮捕，脱险后调香港，一九四一年三月

被派往菲律宾任潜伏组长。不数月，日寇占领菲律宾，我便潜伏下来，进行情报活动，到一九四五年菲律宾光复后，我才返回重庆。

我为什么不厌其详，缕述参加军统以后的经历呢？我目的是要让大家了解我，我虽然参加“军统”，但是没有违背我坚持抗日的素志，而且我的活动是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内进行的。事实上，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就向中共香港负责同志连贯交代我的军统关系，同他发生中共外围群众的关系。

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国民党的胜利，但归根结底，是坚持抗战的人民的胜利。没有全国人民的敌忾同仇和浴血抗战，要胜利是不可能的。就以我沦陷在菲律宾四年多的经历看，要不是爱国华侨的支持，我不但寸步难行，连生存的希望也是渺茫的。旅菲爱国侨胞对我的支持，可以说是达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极限。请让我略举几个事例来证明我的看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进攻吕宋岛，当日就炸毁了美国在克拉克基地的几百架飞机，接着以强大的兵力，在马尼拉外围登陆，马尼拉一片纷乱。当时军统局发来电报，问我是否暂停活动。我说：太平洋事变是日寇必败的前奏，正是我们加紧工作的时候，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在绝对劣势之下，美菲军奋起抵抗，麦克亚瑟总司令部，每日两次招待记者，发布战讯，我以香港《大公报》特派员名义参加新闻发布会，每日要在敌机频繁轰炸下，两次驱车到总司令部，有时还要到前线了解战况。我的汽车驾驶员是菲律宾人，碰到飞机来炸，立即把车煞住，自己逃往隐

蔽，把我暴露在公路上。我换了几个驾驶员，都不见好些。华侨林珠光得知我的困难，自告奋勇为我开车。在那最紧张的一个多月中，我需要到那里，他便为我开车到那里。好几次遇到惊险的轰炸，他总是不慌不忙，把我送到掩蔽的地方才停下来。这位华侨就是厦门双十中学的校主。

太平洋事变来得突然，潜伏组事前没有经济准备，当敌机开始轰炸时，我手中的全部财产，只有现金千余元。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我在马尼拉近郊分别租了七、八处房子作为预备台址，准备紧急时刻，可以随时转移，一下子把钱支付完了。没有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有位华侨黄文开，是当地一个木拖店的老板，平时有些积蓄，出于爱国热情，通过他的叔父黄本源告诉我，愿意全力维持我的经费。军统局决定以借贷方式挪用黄文开的钱，言明每借款一千元，战后偿还本息二千元，借美金还美金。黄文开说：抗战胜利，我们不在乎这点钱，抗战如失败，国且沦亡，还向谁要回本息？！沦陷四、五年中，潜伏组得到他的支援，多达五万余元美金。我需要多少，他给多少，毫无吝色。

一九四四年十月间，日寇攻下衡阳，发现我还在马尼拉。敌派遣军司令烟俊六派人到马尼拉会同占领军司令和知鸿二，动员宪兵特务数百名，挨户查寻我的下落，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在这种危急情况之下，凡认识我的华侨都为我担心，大家严肃相诫，不得洩漏我的踪迹。华侨社会人士还故意为我散布烟幕，说我早于一九四二年撤退澳洲。日方无踪可寻，空忙十数日。事实上知道我的下落的华侨数以百计，却无一人洩漏我的秘密。

“军统”派我去菲潜伏，给我配备的人员，只有电台台

长陈作舟和助理林永成。他俩每天发报一、二次，每人各备左轮手枪一把，放在发报机旁，准备万一敌人进台，立即搏斗或自杀。其他的潜伏组成员，全部由我就地吸收。沦陷前后，我陆续争取华侨近二十人，请他们协助收集情报。这些人都是进步青年，过去对军统印象极坏，但对于抗日战争则自觉责无旁贷。有一半以上的进步青年声明不与军统发生关系，不支领军统生活费，但愿为抗战效劳。四年中他们都冒过不少风险，为潜伏组工作。抗战胜利后都自谋职业，不接受军统的任何奖赏。有一位同志胜利后回国时，还被军统特务作为共产党员逮捕，险遭枪毙。

在纪念抗日战争四十周年后，我怎能忘记这些隐名埋姓的爱国侨胞呢？

## 厦门与台湾青年的抗日斗争

林其泉

五四运动前后，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各种抗日组织不仅在台湾本岛内，而且在旅居祖国大陆的台籍同胞中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日，在闽南各地学习的台籍青年由就读于厦门大学的台湾嘉义人李思祯发起，在厦门组织了抗日团体——台湾尚志社，并发行《尚志社厦门号》的刊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台湾的暴行，以唤醒台胞的民族思想。

尚志社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召开了一次厦门的台湾学生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台湾总督府历代之压迫政策》和《反对台湾总督府对议会请愿者之不法拘束》的决议。并发表了《宣言书》，分寄台湾、大陆和日本东京各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滥用权威”、“暴虐无涯”，视我台民如奴隶，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台湾同胞的压迫与奴役。

但是这决议与宣言书发表后，立即遭到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的取缔。闽南的台籍学生也受到日本人的监视，难得进一步开展活动。

当然，日本的高压政策怎么也无法消灭台籍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因为不好公开使用尚志社名义，所以在厦的台籍学生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组织闽南学生联合

会，会员近四百人。他们以闽南学生联合会名义，在厦门设舞台演新剧《八卦山》、《无冤受屈》等；还召开演讲会，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压迫我台湾的罪恶行径，以激发台胞的斗争热情。五月间，他们还成立了闽南学生联合会的会刊“共鸣社”，不定期出版刊物及通讯，揭露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宣传抗日民族思想。在一篇通讯中，他们写道：

“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痛史，实不堪重翻。日本人的掠夺残虐，与惨无人道的手段，是诸位所深知的。噍吧年的事件，彰化王字事件的惨刑，也是诸位所素闻。旧事重提，几回伤透心肠。四五年来，一部份有志青年，因知台湾孤悬海外，内外无援，若非先提倡文化，养成实力，急燥起事，难免再演往日惨剧，空流同胞赤血。故此忍着一时的羞辱，向日本政府要求设置民选台湾议会，想以此稍克台湾政府的淫威，并恢复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期达到远大的计划。但日人贼子狼心，要将请愿议会诸人一网打尽，始得恣意行所无阻。去年冬，非法拘禁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诸会员。及至今年，岛民反抗更甚，有如火如荼之势。日人知道怀柔政策不能成功，又用压迫手段来干涉台胞的政治运动。……”

一九二五年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的会员还与大陆青年学生，共同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抗日团体——“台湾同志会”，于四月十八日和二十四日两次发表宣言，强调台湾同胞与大陆人民的血缘关系，指出日本侵略者是“我们的仇敌”，号召大陆和台湾同胞一致奋斗，收回国土。在第一次的宣言中，他们写道：“在厦的台湾同胞啊！我们台湾人并不是日本人。日本人是我们的仇敌，应该排斥，不该亲近。我们台湾人是汉民族，是中国人的同胞，应该相提携，不该相残

害。”“在厦的台湾同胞啊！我们要明白自己的地位。我们无时无刻莫不备受日本人的压迫，所以要卧薪尝胆，准备复仇雪耻。在厦须求正业，岂可徒受日本人恶用？”“厦门的中国同胞啊！我们该牢记国耻，永勿忘国耻，要团结，要奋发，收回国土，撤废不平等条约，脱离外国羁绊，建设独立、自主的民治国。”

闽南台籍青年斗争使在台湾岛内的同胞大受感动，许多人冲破种种阻力，来到大陆参加抗日斗争。有两个台籍青年年方弱冠，裸被出境，但因受日本人的干涉和阻挠，无法直接受来厦，只好绕道先从台湾到日本长崎，再转上海，后因路费用尽，改为步行，于一九二五年四月间抵达厦门，加入闽南的台籍同胞的抗日队伍，开展抗日斗争。

# 日本驻厦领事馆警察署

## 地下监狱调查记录

方文图

鼓浪屿鹿礁路廿四号，现厦门大学教职员宿舍，从前是日本驻厦领事馆。光绪元年（1875年）日本在鼓浪屿设领事馆，派陆军少佐福岛九成充任领事，光绪六年由外务书记生富山清明继任至光绪十年，其后改为驻福州领事馆兼辖。甲午战后，日本侵略者夺取了我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遂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3月派上野专一为驻厦门领事，加紧侵略厦门。上野专一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导演了强迫虎头山划界未遂，翌年又策划自焚在厦门山仔顶的日本教堂，诬指它与义和团有关，强行调来须磨、筑波、千早、高千穗等舰进逼厦港派兵登陆，妄图吞占厦门，嗣因列强互相抗衡，日本才难独占。当年，日本领事馆则利用浪人匪类充当爪牙，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其荼毒厦门人民达半个世纪。抗日战争以前，日本领事馆庇护日本籍民在厦鼓开设六百多间鸦片烟馆，四十四间小典和许多赌场、妓院、放日仔利等榨取厦鼓人民的血汗；利用领事裁判权，包庇怂恿日本籍民干杀人越货勾当；利用治外法权，进行各种走私活动，将侵略魔爪伸入闽南、闽西各县，派遣间谍，刺探情报，勾结土匪，扰乱治安，还勾引汉奸阴谋组织“华南

国”。1938年厦门沦陷，日寇铁蹄横行厦门历七年之久。

光绪二十二、三年间（1896—1897年），日本在鼓浪屿鹿耳礁建盖领事馆主楼，1928年间又在它右边建造一座三层楼房，作为“日本领事馆警察署”（所立碑记刻昭和四年建立）。这个领事馆警察署还设监牢，它建筑在三层红砖楼的底层，四边的墙壁极坚固，只右边有个小小的出入口，设两道夯实的铁门。里面的右半部是几间供刑讯的密室，左半部囚房一排四间，另一间在后部通二楼的水泥梯旁。牢中阴森森，空气恶劣，进入其中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分辨牢内情形，因为只有左边墙上开几个小窗，窗口又用坚固的铁栏封锁。

笔者初次进入牢内调查是1963年初，当时牢内到处尘垢蛛丝，地上留有血迹，还发现一些生锈的镣扣。囚房里别无他物，只是粉壁上都有密密麻麻的字迹。检看以后，可断定多数是坐牢的人所题，因为没有笔，是用指甲或柴片刻划的，字体各不相同，字迹深浅不一，歪歪斜斜，有些已经模糊不清，有些还可读出部分。当时曾逐一加以记录，1980年间又调查记录一次，兹按囚房分别过录如下（依原字迹过录，错别字仍照原样；难辨之字以□代之；每条首作△以示区别。）：

北起第一室第一壁

- △ 中日□梦□□学国运□□我自知重人囹圄□□□□
- 铁窗外
- △ 十月十七日
- △ 许长一夜□

△ 火能生阳阴□□喜迎□圆里好花

△ 一生失策为娥眉饱食铁窗在自己从今悔悟□自重前途堪慰乐有余□好

△ 六月廿五日

△ 会食得苦中苦才得作人上人

△ 龙生龙坐牢不怕生狗见

△ 日光岩观世音菩萨香位

△ 十二月初四日初五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十一十二十三

△ 为人生在世界建功立业大智重

### 第一室第三壁

△ 打倒中日亲善后日外面再会

△ 大长夫男子汉 十二八一、十□

△ □住我们明早平安赶出狱死生由命

△ 2、21被打

△ 食屎

△ 真不□

△ 男子汉留得有 见死如生 穿鞋奥样

△ 人生在世建功立业

△ 来到此地反回池

△ 今死

△ 臭矮如

### 第二室第一壁

△ ||| ||| ||| ||| ||| ||| ||| |||

△ 自古以来英雄汉

△ 王松川

△ 法律过严民心不服

△ 中日亲善语虽豪无俾妄禁领事牢籍词籍义背盟约谁亏治民遗憾多 无俾被囚人题

△ 观音佛祖在此

△ 拘留已满

△ 快快活活不做人负从富贵做犯人自今以后重做人快向光明大道行

△ 生不逢时乱世机富而致穷贵落贱活难共叙人间乐死后终为凄凉鬼 乱世者题

△ 真是无情鼓良水无小舟渡一比夫妻

△ 三宝宫前三宝塔土乐三山三揃裙

△ 10月11日12日13日14日15日16日

△ 13 14 15 16 17 18 19

△ 只恨命乖莫怨天几番缧苦熬煎岂是前生业障今世遭此亦悟然 无 你无 做卜死到阴司都不甘放你□□在生无冤窟害死到阴司

△ 来七月十七日廿十七去在合共卅六工

△ 人生命何□浩然受所苦几次囹圄□岂是命所□

△ 捧打二四猛脚踏洪文忠

### 第二室第三壁

△ 龙入浅水随虾戏虎落平洋被犬欺

△ 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

△ 今天拘留已满可出牢也

△ 拘期已满本日出 阿花来此

△ 何时见太阳

△ 天啊不好

△ 云开见月

△ 蹤跎人做□□秋□命流落心□□□□进陷囹圄□□  
□一段□谁知 含恨人题

△ 明日释放

△ 昭和14年5月15日送台湾法院周国流定罪七年

△ 公安局暗探原来是畜生

△ 在此35天

△ 昭和十四年六月九日定罪6月日谢玉焜

△ TCH

### 第三室第一壁

△ 战争

△ 星期一

△ 正T

△ 入牢 十二

△ □□□□……闽南野人题卅、十一、初七日

△ 永记陈江龙在内二十五日

### 第三室第二壁(横樑)

△ 一九四〇年四三、三四文兄来到牢中□苦

△ 何春木 二月二五日 正正

### 第三室第三壁

△ 忍从=其礼は苦とま人生の案内者である  
ペーン (译注一) ウィト

△ 愿为太平狗不作乱世民多屈牢中受苦辛看人  
骨肉离财命委灰尘比予惨更甚聊可慰精神战事几时息日华何  
日□干戈祈早罢重作太平人

△ 新九月廿六日旧八月廿五日

△ 愿为太平狗不作乱世民

△ 忍耐

### 第三室第四壁(横樑)

△ 渡边看守真真是食钱官

### 第四室第一壁

△ 诸位注意而正行守律

△ 弟安分度日无此苦难

△ 吉人自天上符

△ 林清埕先生到此

△ 二拍×8—○十一二——| | | | | | |

△ 七月一起正一正正正正一八月底

△ 家无浪荡子□□□□来人生□辛苦难得世间财 蛙

△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养军千日用在一时

△ 水蛙发四月卅日押送台湾

△ 四□七月二十四号来

△ 呼呼人生は何如に无情なりセ (译注二)

△ 无辜而受狱中苦

△ 君子暂受眼前亏总有一日回家期

### 第四室第二壁(横樑)

△ 天理无报日止未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 吴尊三大嫖子  
△ 打倒日本走狗  
△ 醉酒原来能解愁，唯知醉后觅封侯。闲人不悉郎心志，将达欢心出远谋。  
老翁题字

第四室第三壁

△ 惨惨惨 车  
△ 正正一却8  
△ 苦在心头谁知已想起冤枉两泪啼啼苦无益总亦是思  
想家乡起不起  
△ 日本领事馆内活地狱  
△ 大中国革命尚未成功  
△ 乌龟林清坦兄亦来  
△ 臭矮奴  
△ 今日の事は仆の家庭に教训は絶好あり（译注三）  
△ 陈春木

上列囚房壁间题字，绝大多数是坐牢人所题，它反映各自不同处境和彼此不同的思想状态，其中不少是血和泪的控诉。驻厦门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就是用这座暗无天日的地下监狱作为侵略、镇压的工具。厦门沦陷期间，日寇用它囚禁厦门人民和爱国的台湾同胞，日本警察用柔道摔打、拷刑、灌煤油、夹棍、香灸、火焰、狗咬等等酷刑折磨他们，有的活活被害死，有的忍受不了痛苦而自尽，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丧生残废，下落不明者难以计数，日本侵华罪行铁证如山，岂容篡改！

当年，在残暴如虎狼的日本警察特务淫威下，坐牢人在

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囚房中，冒险题字者当然不多，题字大都不署姓名，署名只有少数条或只写个姓，有的只用划横竖笔或画作正字来计算被囚的日数，而题字条数却达百数十条，可见先后被囚禁人数至多。题字中有“2、21被打”、“惨惨惨”、“坐在狱中南泪啼”、“渡边看守真真是食钱官”……这些字句，代表了无数受折磨、勒索的被害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题字中还有“好汉不怕牢中坐”、“棒打二四猛脚踏洪文忠”（“二四猛是鼓浪屿流氓特务团伙，洪文忠是汉奸特务头子”）“打倒日本走狗”、“臭矮奴”、“打倒中日亲善”等痛斥日伪的豪言壮语，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硬骨头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译注一）“忍受是苦难人生的指导者”

——斐多芬

（译注二）“啊啊，人生怎么如此无情呀！”

（译注三）“今日之事给我的家庭以绝好教训”

## 厦门各界人民抵制荷轮运动

林纯仁

一九三一年，因为我国女教师肖信庵，应南洋荷属安汶岛华侨培德学校之聘，乘荷兰渣华公司航行十三港的轮船芝巴德号前往孟加锡，在海上竟被该轮大副兰鞍奇、二副雷策马开强行轮奸。肖女士抵孟加锡后，特将被侮辱经过一字一泪地写成《弱女孤行途遇危险记》，呼吁全国人民援助，在全国各大报上披露后，激起全国公愤。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只知争权夺利，对肖案置若罔闻，未向荷兰政府提出交涉。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厦门分会，认为荷兰渣华公司各轮船在我国海岸线航行，侵夺我国海权，已为我国人民所痛恨，今芝巴德轮大、二副以未开化民族之兽性，侮辱我妇女，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乃召集该会各支部代表开会，先由林纯仁报告肖案经过，继讨论抵制渣华公司荷兰轮的办法。议决四项：一、电请海内外各机关、各团体、各报社，一致对肖案声援；二、呈请总会呈报中央政府，迅饬外交部严重交涉；三、通知渣华公司速将芝巴德轮大、二副，交我国政府法办；四、如交涉没有效果，即一致抵制渣华公司的荷兰轮。

### 渣华公司颠倒真相

渣华公司荷轮芝巴德号，自发生大、二副强奸我国女教

师肖信庵后，上海各界极为愤慨，该公司当局深恐影响营业。乃于芝巴德轮到沪时，由该轮买办何锦镛代表渣华公司邀请华侨联合会沪市协进会，妇女协会、各报馆及通讯社，要报告肖案经过。侨联会、妇女会拒绝参加。各报馆及通讯社记者，欲知肖案真相则前往参加。何锦镛的报告略云：“芝巴德轮大、二副发生问题，事属确实，惟与外间所传大相径庭；敝公司已将两人撤职，船主及医生，也降职他调，印尼孟加锡侨界已认为满意，已电致沪上各团体，报告此事已圆满解决；厦门商会亦电上海市商会及各团体，通知事已解决；足证我公司秉公办事，希望上海各界充分谅解；‘我是中国人，决不会任意袒护。’”

上海各报及通讯社记者，为调查真相，即走访华侨联合会常委林有壬，询问对于此案之真相。林谓：“肖女士被侮辱，证据确凿，岂容狡赖。今日该公司招待报界，纯为营业关系，何锦镛是华人，竟为荷人说话，实为维持其地位，我们惟有痛惜何君之只知有己，不知有国！至其所谓孟加锡各界侨胞，业已认为满意，厦门商会曾致电上海各团体，报告此事解决之说，大为可笑；如果说所属实，上海各团体为何无一团体接到电告？市商会如曾接到电告，何以默不发表？即此一点足证其伪。且本会叠接英、荷、法、各属华侨团体及热心侨胞来电，均主张严重交涉，愿为后盾。设使此事确已圆满解决，该侨团为何再电本会，主张交涉到底。凡此种种，皆可证明其妄。且肖女士最近致函黎德蓉女士，痛哭流涕，一字一泪，可以想象其含冤受屈之深，盼望国人援助之切。至于当地华报突然变更态度，系在荷属政府压力之下，言论不能自由，安能取以为证。且侨荷华人如发表不利荷兰

的言论，立被拘禁驱逐，觉田桐即被驱逐之第一人。肖女士被侮辱后，畏荷人如蛇蝎，日日以泪洗面，在侨居地难以继续斗争。此事关系全民族之荣誉，全中国之体面，愿所有国人，应认肖女士之被污、等于本人之受辱。海外侨胞亦应一致奋起、抵制渣华公司荷兰轮，非达到该轮大、二副受到严重惩罚，肖女士得到应有的赔偿，荷兰政府正式向我国政府道歉，而且取消荷兰政府虐待华侨的种种禁令苛法，保证荷轮今后决不发生同样事件，绝不罢休。

又云：“最近台湾土番，愤目人侮辱番妇，不惜举兵反抗，番妇争自杀以励父兄，父兄争杀敌以雪耻辱，若国人对于肖女士被辱，视同等闲而不积极援助，则我堂堂华族，直台湾土番之不如矣！”

### 厦门各界抵制荷轮

厦门海员分会对肖案交涉一事极为重视，得知渣华总公司在芝巴德轮大、二副侮辱我国女教师后，竟敢招待记者颠倒真相，极为愤慨。乃访问市商会，调查有没有致电上海各团体，说肖案业已解决？该会完全否认。海员分会对渣华公司代表何锦镛，竟敢欺骗报界说肖案已圆满解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如不抵制荷轮，怎能雪我耻。该会又接上海各团体来电，要求厦门各界进行抵制荷轮。该会乃电总会请示，蒙复尽管进行，将派专员来厦协助。该会乃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六日上午八时邀请厦门各界开会，到会代表数十人。先由海员分会林纯仁报告肖案真相及渣华公司颠倒是非的经过，要求各界援助。经过各界代表热烈讨论，决定组织“厦门各界援助肖案委员会”，订於八日开始实行抵制荷

轮。推举码头工会方寿康、落海理货工会杨聚才，海员分会林纯仁、民船（即双浆）工会郭礼宗、岷栈公会方国安、益同公会陈成宗、驳船工会沈茂璋，客栈工会×××（名忘记）、南洋商业公会×××（名忘记），代表九个团体组成委员会，公推厦门海员分会林纯仁为主任委员。援助肖案委员会会址设在海员分会，并聘上海海员总会视察员王戎为指导员。

“厦门援助肖案委员会”成立后，为抵制荷轮，立即电告海内外各有关团体，劝告海内外同胞不搭荷轮，不配渣华公司各轮货物，以免到厦时不予起卸。其电文云：

厦门各界援助肖案委员会业已成立，誓与全国民众站在同一战线，决定对荷轮自本月七日起拒绝客、货配运。全厦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与荷兰帝国主义者断绝经济关系，这是我中华民族之民心未死，民气激昂的表示。肖案一天未得解决，全厦抵制荷轮运动决不放松。希望海内外各社团，立即劝导同胞勿搭荷轮，勿配货运，以免到厦时乘客无法登陆，货物不予起卸，以便迫使肖案早日胜利解决。

该会又组织海上纠察队，以林清川、林朝水为正副队长，纠察队员十二人，由各团体介绍爱国人士义务担任（林清川在日寇占领厦门时因鼓浪屿兆和惨案被日寇杀害）。八日开始抵制荷轮后，是日渣华公司川走十三港的荷轮“芝沙力”、“芝锦鹏”、“芝巴德”、“芝沙丹尼”、“芝渣连加”、“芝保大士”、“金马”、“万福士”八轮抵厦，客货全无，空来空去。

### 海员总工会请政府交涉

当时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亦呈文国民政府，请求迅

饬外交部提出严重交涉，原文如下：

“窃据我会厦门分会呈称：据全国各报揭载，肖信庵女教师乘渣华公司芝巴德轮船赴孟加锡，途中被该轮大、二副强行污辱，不胜痛心发指。查荷兰帝国主义者集资造轮，航行我国内河，夺我国权，侵我航业，已为国民痛恨！今者荷轮大、二副竟敢以未开化民族之兽性，辱我妇女，实为衣冠禽兽之兽行，此可忍，孰不可忍？我会以事关国体，如不严重交涉，将难免发生更惨重之事，特于本月卅日召集各支部开干事会，讨论援助办法。当经决议电请国内外各级党部、各机关、各团体一致声援。兹将详情列陈恳请迅令外交部严重交涉，要求荷兰政府立即将该轮大副、二副押交我国政府按律惩办，以儆效尤。

### 上海渣华公司推诿责任

上海华侨联合会常委林有壬，自对记者发表谈话后，渣华总公司即派职员钱冲甫，到该会表示歉意，希望将肖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上海华东社记者，再访该公司，晤荷兰经理。该经理云：“此事之咎，当然在渣华方面，故公司已将大副降级，二副也自动求去，是公司之部份责任已尽。至于上海各界之热烈援助，当然为爱国思想的表现，惟以公司之意，深望各界目标，移向政治方面，不向本公司再办交涉，盖法院已初判不起诉，公司无法阻止，其责任当在法院。因此深望上海各界勿再抵制本公司之营业。”并云：“自此案发生后，经济损失最大者厥为厦门，此事如能及早解决，本公司对于道歉一事，自愿办理，望各界准予在道歉之范围内，由本公司一一履行；本人将于明晨赴港，对肖案事件，将再

予研讨以便决定解决办法。”

但是该公司仍不肯将大、二副交我政府按律重惩，竟敢造谣肖信庵女士的脑筋不清、自取其辱，希图卸责。更加引起全国人民公愤。福建南安旅沪学会特通电援助。电云：“此次肖信庵女士应荷属安汶岛华侨培德学校之聘，在沪乘芝巴德轮不远千里，毅然首途，足见其关怀教育之殷，不图未抵孟加锡，竟遭该轮荷人大、二副强奸、似此野兽行为，不特侮辱肖女士之人格，亦即玷辱我国之国体。凡我国人，莫不发指。似此摧残女性兽行，揆诸人道公理，亦所难容。今渣华公司竟敢造谣肖女士脑筋不清，自取其辱。如果肖女士脑筋不清，怎能一字一泪，写其受辱经过？要求国人援助。现在二凶逍遙法外，若不严重交涉，则此后海外往返侨胞，难免重罹污辱。愿我同胞本革命之精神，坚持抵制到底，以维人格而保国体、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上海《生活周刊》，刊登评论云：“渣华公司荷轮开到厦门八艘，客货全无，这是厦门同胞为国雪耻之行动，我们愿竭诚对厦门同胞顶礼致敬。同时要问上海以及各市国人将作何打算？”

### 厦门林国赓制止反荷运动

当我厦门援助肖案委员会正在抵制荷轮于死命，迫使荷兰帝国主义者严惩芝巴德轮大、二副，向我国家道歉之时，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竟敢违背民意取缔抵制渣华荷轮，强迫海员联合总会视察员王戎出境，并于十四日制止抵制荷轮纠察队之行动。厦门援肖委员会乃电上海华侨联合会及海内外各团体请求援助。其电文如下：

“敝会近被厦门漳厦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制止抵制荷轮的爱国运动，并勒令指导敝会进行抵制最力之海员总会视察员王戎同志即日出境。王戎已被迫于本日乘轮离厦。请将此情宣布全国，恳请全国援助。并请电呈中央政府，即将破坏民众爱国运动之林国赓撤职，现敝会抵制工作仍将坚持。”

### 王 戎 发 出 告 全 国 同 胞 书

王戎也为指导肖案后援会，被海军司令林国赓迫令出境事发出告全国同胞书。书云：“我亲爱的全国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剥削、侮辱、蹂躏、杀戮，已创巨痛深，以南洋荷属各地对待我华侨之苛政而论，其压迫之残酷与惨无人道，诚为不堪缕述。

此次肖信庵女士，以一弱女子，为教育华侨子女，不惜孤行万里，远涉重洋，其热心教育之行为，实为难能可贵。不幸横遭荷商渣华轮船公司芝巴德号大副兰安奇、二副雷策马开强行奸污（事实详见《弱女孤行途遇危险记》，全国各报均已刊载），凡有血气之伦，莫不义愤填膺，思有以雪此奇耻大辱，为民族争正义，为国家争生存，我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同人，以事关我中华民族之荣辱，奋起响应、实行抵制荷轮，与全国民众一致声讨。并派鄙人赴厦视察指导援肖委员会之进行，自本月七日起，拒绝配运，使荷轮“芝巴德”、“金马”、“芝沙力”、“芝锦鹏”、“万福士”等八艘仇轮，均空载而来空载而去。这种和平爱国运动，为我海员争人格，为我民族雪大耻，已予荷兰帝国主义以莫大的打击。方期藉此以协助政府，贯彻革命外交时，竟然出人意外，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竟敢不顾国耻、不惜民意，甘作汉

奸、力尽摧残破坏之能事。迫令鄙人即日取消纠察队，并派侦探多名，立迫鄙人离厦。危词恫吓，恃势妄为、实属罕见。林国赓且声称苟非因为同乡关系，则已立即逮捕惩办。鄙人处于暴力压迫之下，不得不暂避其锋。此事在鄙人无所谓荣辱，然以林国赓之堂堂海军司令，竟不顾国体、不为我同胞吐气，却甘心媚外，为虎作伥、愿充帝国主义走狗，摧残爱国运动，不知居心何在？此种败类丑行，已贻羞党国，成为全国罪人。愿我全国父老兄弟姐妹们，一致起来，鸣鼓而攻之，以便肃清内奸，贯彻我们援助肖案的根本宗旨，”

### 请 撤 办 林 国 赂

上海南洋英荷属被逐华侨促进国民外交后援会，亦警告林国赓。其电文云：

“肖案发生，举国共愤，请贵部勿干涉抵制渣华轮运动；倘违背民意，甘作帝国主义走狗，本会将誓死对付。”

全国海员总会也发出申请撤办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电。其文云：

“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钧鉴：查肖信庵女士被渣华公司芝巴德轮荷人大、二副污辱一案，中外轰传、普天同情，厦门各界特设后援会抵制荷轮。敝会在厦设有分会、特派职员王戎赴厦，参加指导。讵料漳厦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媚外排内、利令智昏，追逐该员。以本党治下之官吏，竟助长帝国主义之淫威，昔日之军阀所不敢为者，竟恬不知耻而悍然为之。若非严速撤办，诚况此风一开，不特肖女士之污辱无由洗雪，而且各国外轮群相效尤，我国同胞行将靡有遗类矣。敝会心所谓危，义难缄默，特电请钧部迅将林国赓严加撤办。

以示惩戒，而维国体为祷。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叩。”

上海华侨职务联合会、侨务促进会、海员总工会、生活周刊社、台湾中华总会馆、上海区妇女协会、上海职业指导所海外职业介绍部、上海法学院福建学会、宜兴同学会、宜兴旅沪同学肖案后援会等团体特致林国赓电，其电文云：

“阅报悉贵司令于全国反荷空气紧张中，忽有违反民意取缔抵制渣华轮之举。贵司令以为肖信庵女士仅四万万人中之一，或污或杀，无足轻重。但荷人不认肖女士为人，轮流强奸，则凡与肖女士同一国籍、同一民族者，亦必为荷人所贱视，即贵司令本身亦荷人所贱视之一也。否则贵司令为华人，肖女士亦为华人，当其钻窗夺门扼吭强奸之时，胡不思及厦门尚有贵司令乎！为与贵司令忝同国籍同民族之肖女士稍留余地乎！荷人祇知肖女士为易欺之华人，无用之汉族！不知其为何省人何姓氏也。贵司令取缔抵制渣华轮，以为肖女士受辱异族，不足援手，抑于抵制之外，别有妙法可使荷政府惩凶道歉，并保证以后不虐待华侨，永不发生同样事情乎？贵司令如有妙法，国人孰不听命，若一味受辱而不知耻，宰割而不知痛！呼马则马，呼牛则牛，敝会等能不为贵司令惜乎！”

此次反荷运动，贵埠最著成绩，国人正相劝勉，谓在官当如阁下，在野当如厦人，及读该电，乃知鹭江正气竟全赋于民而不赋于官也。更有进者，荷人仇华，非自今始，前清乾隆初叶，在（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惨杀侨胞万余人，河水为赤。满虏非我族类，放弃不理。荷人乃肆其屠戮。两百年间，冤魂无数！近因办学、办报、办党，横遭监禁驱逐者，复达百数十人，对于初入境之华侨，更根据荷属章程第一百零九条，“中国人同化于‘土番’”之不平等的规定任

械拘留，多方凌辱，待遇之酷，过于罪仇，搜检之手，不遗妇女。今日荷兰领事，为挽回渣华公司营业计，或暂纡尊降贵，以交欢贵司令，贵司令今供其利用，压迫民众。但贵司令一旦易名化装前往铁蹄下之荷属，彼碧眼紫发儿望见颜色，知为华人，亦必叱咤请入囚室，蹲待保人，停断饮食，禁止谈话，以报贵司令之盛德。敝会等爱贵司令，窃为贵司令不取也。最近蒋主席训话有曰：“凡不知民族主义民族思想者，不配为一完全国民。我辈军人，尤要明白民族主义为人模范。”又曰：“军人乃是保护民权，非压迫民众，如民权不能发达，国家即不能独立，在队能为好军人，退伍时即能为好国民，与民众同来负责建设国家，组织社会，民权能发达，国家必健全”。贵埠肖案后援会，抵制渣华轮，动机发于民族思想，目的在实现民族主义，适合蒋主席明训。敝会等在沪呼号，反荷雪耻，亦经本市党部许可，并由各界庆祝总理诞辰纪念大会电请政府严重交涉，我外交部近接驻荷华侨电请防止抵制荷轮，亦答以“肖案如能公平处理，民愤自可平息”。望贵司令三复蒋主席训话，保护民权，与民合作，准予收回取缔“抵制渣华轮”成命，共雪民族之耻，共解侨胞之厄，敝会等馨香祝之。”

上海华侨联合会、海员总工会、上海法学院福建同学会等十余团体又再致福建省政府公电：其电云：

“报载厦门警备司令呈准省府，取缔抵制渣华轮，证以钩府平日言行，敝会等深信所传不确。此次反荷运动，导引于女教师肖信庵之被污辱，远因于历年来我侨胞之被害。前清乾隆初叶，荷兵惨杀侨胞万余人，满清政府，意存排汉，坐视不问，荷人愈以排华，终清之世，侨胞无故被害者，罄竹

难书。民国以来“拉森”、“莫黎”、“巨港”、“生瓦”、“文通安”、“甘萝滑”、“古都斯”、“万里洞”、“三发坡”各埠华侨，或为土人残害、或为荷兵屠戮，无一命得申雪，无一案得赔偿。反观荷人之在吾国者，地方官时加保护、如有欺凌扰害，必须按律严惩。人何贵而我何贱？凡有民族思想，孰不惨怛痛恨！人类平等，天经地义。荷人贱视吾华，在荷属章程第一百零九条中，明白规定中国人为下等民族，与当地土番、阿拉伯人、非洲人、回教人、或多神教人为一类，以特别下等法律统治之。日本人及一切欧美人为上等民族，与荷兰人为一类，受荷政府特别尊崇。社会交际，监狱待遇，中国人均不得与东西洋人同等。不避冒犯，即敝会等所爱戴之钧长以及其他军政领袖在荷兰人眼中，悉认为下等民族，因荷属章程一〇九条，并无“中国军政当局不在此例”之规定也。荷兰全国面积仅有一万二千余方里，不及我国三分之一，人口只有五百余万，仅逾我国百分之一，本不配为帝国主义者。顾荷人对日则卑怯恭顺、对华则残酷骄肆，对我救国之国民党尤视若仇雠。有清之末、巴城邀我孙总理赴巴，竟被荷人拒绝登岸，此我总理所最痛心也！迨义师北伐，全国统一，国际地位，理当提高，荷人轻蔑吾党，压抑特甚，学校不准挂总理遗像，学生不准读三民主义课本，各团体不得举行总理纪念周，作文通信不准有“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字句。有不遵者，无论为执监委员、为校长教师，莫不随意拘禁，立刻驱逐。总理为本党之总理，学校为我国之学校，学生为我国之子女，勿劳彼邦越俎干涉。荷帝用心之毒，甚于焚书坑儒，我苟如法泡制，荷侨谁能忍受？荷属东印度昔隶我国，华侨移植其间，

有千余年之历史，居留人数，有三百余万。最先国人南渡荷属，并无所谓入境税，民国元年，始征入境税每人二十五盾，后以征收顺利，增为五十盾，我国无抗议，又增至一百盾，计自开征至今，华侨缴纳此税约达一万万元。去年荷属殖民会议，议决自一九二九年七月起，再增至一百五十盾。旅京公民林有壬等呈请外交部抗议，得以延期。本年六月该殖民议会重提旧案，复议决自一九三一年起，实行增征入境税为每人一百五十盾，对于惨遭诱卖之契约华工，亦要补征每人七十五盾之入境税。反观荷人之来华者，则分文不取，我以最惠国待荷，彼以最贱国待我，以怨报德，愤恨难平。荷属大小官吏，蓄意虐待华侨，对于已入境者，横征暴敛、非刑滥罚，对于初抵埠者，辄拘禁于拘留所，不准旧客随时依法担保，亲友不许见面、食物不容寄送、任其终日不食、终夜不寝，言语既不可通，溺溺亦失自由，柔弱妇孺，多因此生病致死者，待遇之酷，过于罪囚，搜检之严不遗妇女。转视同船抵埠之日本人或欧美人，则优游自在、毫无留难，相形之下，其何以堪。今荷人又污辱我女教师，举国公愤。敝会等邀请各界联合发起援肖反荷大会，已蒙复允加入者、有中华职业教育社、劳动大学、律师公会等十余法团。敝会等在市党部召开庆祝总理诞辰纪念大会上，亦通过援助肖案电请政府严重交涉。人心不死，国魂可苏。至于反荷方法，以抵制渣华轮船公司为最有效。一以该公司之船员，为侮辱我民族之祸首，不予严惩，何以平民愤？二如该公司之衰落，能引起荷政府之注意，华侨痛苦，可望改善。若不予抵制运动以打击，何能雪耻而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全国受其祸，闽人尤受其殃。荷属华侨之隶闽籍者约二百万，闽侨每年搭乘渣

华轮船者约十余万人，第二肖信庵当为吾闽妇女也。为此电恩钧府，为党为国，为侨为乡，迅电令厦门林司令，收回取缔抵制渣华轮成命，并将受敌运动妄请取缔之思明县长撤职，则举国民众，莫不讴歌盛德于靡既矣。迫切陈情，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当时厦门抵制渣华轮的抵制运动，是以上海海员总会视察员王戎为首的各界援肖委员会领导的。林国赓取缔这一爱国运动时，勒令王戎立刻出境，且派出警探解散援肖委员会海上纠察队。他认为这样就可解除抵制。但是“厦门各界援肖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抵制渣华轮运动应该继续进行，推选厦门海员分会代表林纯仁负责领导；认为没有纠察队也可以制荷兰轮于死命。因为没有该会向海内外宣布抵制运动结束，侨胞不敢搭乘荷兰轮、也没有人敢配荷轮货，少数不知情况的同胞受蒙骗配货，但是货到厦门时没有落海工人领货，没有驳船及码头工人起卸，该轮也要将货载回。林国赓将不能派军队为他们起卸。因此荷轮“金马”、“万福士”、“芝沙力”，“芝锦鹏”等轮仍然是空船来空船去。

### 林国赓利诱威胁

厦门漳厦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以厦门各界援肖抵制荷轮运动，都是海员总会视察员王戎在领导，王戎驱逐出境后，抵制荷轮就可结束。如意算盘打得很好，想不到王戎离开后，厦门各界援肖委员会由林纯仁领导继续进行。林国赓反受国内外各团体函电警告。有的攻击他为汉奸、利令智昏，甘为荷帝国主义者作走狗。有的电请中央政府对他破坏爱国运动，应予撤职查办。厦门各报也都口诛笔伐，冷讽热嘲。林

慑于全国舆论压力，对各界援肖委员会不敢再公开迫害。暗中派该司令部军法处长兼思明县长杨廷枢（厦门被日寇占领时当汉奸）向林纯仁威胁利诱。他对林纯仁说：“司令托我对你说：你还年青，如肯把抵制荷轮结束，他愿帮助你上大学念书，经济由他负责。你如不接受他的劝告，将来对你不利。”林听了冷笑说：“抵制荷轮要结束不难，只要叫上海渣华总公司派代表来厦谈判，我们提出条件，对方如能接受履行，我们能得到惩凶雪耻，抵制运动便可结束。至于对我不利，早已料到。我为爱国运动不怕坐牢，我有全国民众作我后盾”。杨对林的坚持原则，不欢而散。

### 福州海员周刊评论

林国赓破坏反荷运动，福州海员周刊发表特写评论，题《为林国赓破坏反荷运动驱逐王戎同志进一言》。评论云：“我们不要像唯心论者，对于每桩事件的分析均委诸突变，明明是必然现象，而强为偶然事实。林国赓压迫王戎出境，何尝不是我们意料中事呢！”

“革命高潮澎湃登峰造极时，统治者自然会扳起凶残的面孔，甚至摧残！只觉得自己权利有多大的收获，就是供帝国主义者当走狗有何不可！”

肖信庵女士被渣华公司“芝巴德”轮大、二副污辱事，不消说有关国耻，与民族自决思想也有相当关系。任帝国主义者如何欺侮，摧残、蹂躏，林国赓总是取献媚的态度！置国家于度外，视党部如无物，违革命，反民意。厦门革命民众与荷帝国主义者肉搏到你死我活之时，而厦门堂堂一个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竟效忠于帝国主义！制造污辞，压迫王戎

同志出厦门之外。当时林国赓压迫王戎同志出境时，并声称“苟非同乡关系，则应立即逮捕”。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革命也讲人情吗？讲人情便不会革命！我们只要问“厦门援助肖案委员会”是否系合法组织？若是合法组织，安可任意逮捕！我们福州同乡都歌颂王戎同志为爱国雪耻，我们同乡都鄙视林国赓卖国求荣！王戎同志被迫，个人不成问题，于我中华民国民众不会发生重大影响。林国赓破坏爱国运动，将是千古洗不了的秽史！王戎同志绝不会因被驱逐而消极，他会更努力奋斗而获得最后胜利。肖女士的案件，我们的热血国民总不会坐视不顾的。”

### 上海各界援肖反荷更积极

上海各界援肖反荷大会，特电厦门援肖委员会勉励继续抵制渣华轮，勿为武力所屈服。电文如下：

“奉读筱电，以厦门司令林国赓制止爱国运动，强迫王戎出境，请将此情宣布全国，并请中央将破坏爱国运动之林国赓撤职等语。经即报告大会，全场痛恨切齿。此次反荷工作，以贵会为最努力，亦以贵会成绩最著，凡有人心，莫不钦佩。尚望坚持初志，力战困难，继续组织巡查队，积极抵制渣华轮，勿为威武屈服，各界誓为后盾。除遵教电请中央惩办林国赓外，谨此电复，并表佩忱。”

### 各团体请撤办林国赓

上海各界又电国民政府请撤办林国赓，电文云：“厦门警备司令林国赓，取缔抵制荷轮，破坏爱国运动。以致功败垂成，实属误侨误国！恳请国民政府、总司令，恳请钧府部

俯念民气为外交之后盾，反荷为护侨之正道，准予撤办林国赓，以利外交，而慰民望。”

该会又电福建省政府，电文云：“我国女教师肖信庵惨遭渣华公司轮船芝巴德号大、二副强奸、普天同愤、加以荷属政府历年残杀我侨胞数万，监禁驱逐我党委、记者、校长、教师无数，勒收我入境码头税一万余万元。在其治理荷属章程中，公然规定中国人为下等民族，与土番为一类，更令人忍无可忍！因是全国奋起一致抵制荷轮，作为外交后盾。厦门援助肖案委员会，组织纠察队，抵制荷兰轮，实是代表全民公意。厦门警备司令部及思明县政府，受渣华公司运动，竟敢昧良卖国、朦请取缔，实为民众公敌。查上海渣华公司总经理，于敝埠倡议抵制之初，即派代表钱冲甫前来华侨联合会告罪，愿以渣华公司名义，遍登全中国及全世界有华侨居留各地方中西文报，向中国全民族及肖女士道歉，并保证以后永不发生同样事情。华侨联合会以反荷运动为全中国公事，非一团体私事，任何机关团体，均不得私与敌人妥协，有违反者，便为汉奸，故即坚决拒绝。该经理不得逞於沪，乃转而之厦，不料厦门当局，竟视荷人为天帝，几声软语，认为奇荣，以其枪杆，压我民众，此诚全国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贵政府若不迅予制止，亦将为人受过。夫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该司令县长，自作自受，固不足惜。惟贵政府无端分谤，至可扼腕耳！君子爱人以德，敝会谨以至诚向贵政府请命，幸贵政府进而教之。”

### 厦门各界抵制荷轮胜利

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和思明县政府，受到全国各团

体的警告，省政府也令他审慎从事。他们解释停止抵制荷兰轮是奉外交部电令，不是受渣华轮船公司的运动。乃令渣华公司厦门经理及该总公司代表与厦门各界援肖委员会负责人林纯仁、郭礼宗等商讨解决办法，并派该部军法处长兼思明县长杨廷枢参加。当由林等提出四个条件与对方谈判：一、渣华公司芝巴德轮荷人大、二副，应即送交中国政府依法惩办；该公司代表表示，“该公司过去将大、二副降级送交该国法院办理，法院不起诉实为不是；该公司现再将该大、二副撤职严办；但送交中国政府法办有碍治外法权。谈判结果准予该公司自行撤职严办。二、该公司应在我国各地及世界各华侨居留地的中西文报纸上向我政府及人民道歉；该公司代表表示照办。三、该公司应赔偿肖信庵女士的一切损失；该公司代表答应愿意。我方要求该公司直接向肖女士洽商，直到肖女士满意。该公司代表也表示愿意照办。四、保证荷轮今后对中国搭客招待周至，不得再发生同样事情，该公司代表也表示愿意照办。五、上述四条件，应由该公司代表与上海各界援肖反荷大会协商，征经该会同意，并通知厦门各界援肖委员会，才结束荷轮抵制事宜。该公司代表也表示照办。后来厦门各界援肖委员会接到上海援肖反荷大会电告同意解决办法后，始将经过详情电告海内外各社会团体，宣告抵制荷轮运动结束。

## 陈化成与台湾

林其泉

陈化成在一八四〇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担任福建水师提督，率福建水师官兵打败英国侵略军对我福建的侵犯。后来，陈化成调任江南提督，其间，他率众修炮台，加强兵勇的训练，提高战斗力。一八四二年六月，陈化成在吴淞口率领兵勇奋勇杀敌，最后壮烈牺牲，以身殉国。他的英雄业绩为中国人民千古传颂，这是人们都清楚的。而陈化成同台湾的关系，知道的人似不很多。

陈化成同安人，行伍出身，作战十分勇敢，屡立战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清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清政府任命他为澎湖副将，驻守澎湖列岛。澎湖向属台湾，所以陈化成从此便是台湾的一名将领。在澎湖任职期间，陈化成洁已奉公，忧先乐后。他和他所率领的队伍，不但不打扰老百姓，不侵害老百姓的利益，而且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为老百姓所做的好事中，有一件是修建西屿灯塔，方便行船。人们知道，大陆同台湾之间的来往，多要通过澎湖。澎湖成了两地交往的中点站。为了行船的安全，清乾隆间，在澎湖的西屿（也称渔翁岛）建有七级浮图，以为海上航船之目标。后由于时间久了，那浮图也坏了，这给海上行船带来了许多不便。陈化成见此，也很不安，决心加以解决。他同澎湖通判

蒋镰（湖北黄梅人）商量并决定，改建浮图为灯塔，且马上请工匠着手动工，不多久工程完成了，这便是西屿灯塔。夜间燃火（一八七五年沈葆桢到台办理台湾防务时改建为现代化的灯塔），方便行船，澎湖老百姓和途过澎湖的行船者每多感激陈化成等。后来福建提督许松年巡察台地，途经澎湖时看到这西屿灯塔，又听到老百姓的反映，很受感动。许松年向清政府奏报陈化成在澎湖练兵有功，为民办了好事。清廷根据许氏奏报，调陈化成到台湾南部安平任副将，不久又提升为金门镇总兵。陈化成任金门镇总兵期间，台湾北部发生规模颇大的分类械斗（民间械斗），杀人越货、交通阻梗，秩序混乱，民不安宁。这时陈化成不顾个人安危，奉命率兵勇到台，迅速将台湾北部的分类械斗平定了，台湾北部的交通、秩序都很快得以恢复正常。陈化成在台湾又是记了一次大功，被提升为福建水师提督。他的责任更重大了，此后他所做的便是人所熟悉的率领福建水师进行抗英的斗争。

关于陈化成为台湾同胞所做的好事，台湾方志和史书中都有记载。当时台胞每提到陈化成时，都感到亲切。

陈化成任职期间，也多年驻厦门，为厦门办过许多好事。如修葺厦门的军事衙署，捐资扩建玉屏书院（厦门五中前身）。他为《厦门志》写的序言，至今仍为厦门人民所传颂的文章。

陈化成在厦门时住在草埔埕，如今仍为文物保护单位。厦门公园西路有陈化成祠，修于道光末年，一九八三年重修过，亦为文物保护单位。

陈化成在上海吴淞壮烈牺牲，后来灵柩运回厦门安葬于梧村金榜山下，墓碑题：“皇清诰授振威将军赐谥忠愍陈公浩

封一品夫人德配曾夫人之莹”，墓前有石狮和华表。陵墓保存完好，一九七四年重修过。

陈化成是厦门和同安人民的骄傲，人们每提到他，无不肃然起敬。

# 丘塵兢先生传略

丘连滨



丘塵兢先生，原籍福建省漳浦县杜浔乡，一八八八年五月十八日生，父亲丘绍德，以手工糊纸为生。三岁慈母见背，六岁父丧，依食叔婶。每日上山打柴，路经私塾，闻学童琅琅读书声，常倚门旁聆听。久之，塾师异，问其故，知其好学而家贫无力备束修。师怜之，免其束修。入学后，聪颖勤奋，十六岁应清皇朝末科科举，选秀才，得海澄新安春江（举人）资助应试费用。

后从师议，拜春江为谊父，继再从命入嗣，遂进漳州中学堂肄业，受进步思潮影响，追随革命，经陈彬侯、白植滋介绍，于一九〇七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入会后与周明辉、王金印在厦门一带秘密活动，翻印邹容等人的著作，将《革命先锋》改名《图存篇》，秘密分寄各地以宣传革命。复租赁鼓浪屿河仔墘设阅报所，公开介绍先进思想，宣传革命道理，启发民智，同时结交有志之士，发展组织，扩大革命队伍。

己酉（一九〇九）年与王金印联袂赴新加坡转缅甸仰

光，参与组织仰光《觉民书报社》，任评议员。该书报社系同盟会的秘密机关。时胡汉民、居正、吕志伊、庄银安、陈仲赫等人亦在仰光从事革命活动。先生继任《缅甸公报》经理，经常撰文抨击清朝政府。一九一一年秋因在该报撰文揭露清朝驻仰光领事利诱侨领林某纳资捐官，笔锋犀利，林怒，谋闭报馆。先生以革命全赖报纸鼓吹民气和鼓励华侨捐款赞助，以不关闭报馆为条件，自己被迫离缅返国。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回国直接参加辛亥革命，在漳州、厦门等地进行联络工作，并与陈彬侯、庄育才、张第三、庄银安等办理漳州及厦门光复后之应兴应革事宜。

辛亥革命后，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并任海澄新安新江小学堂任代校长，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亲自向学生家长动员说服，率全校师生剪辫，反对吸鸦片和赌博，提倡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婚姻及丧葬陋俗，并传播卫生、体育等科学常识，在乡镇影响颇大。

时值袁世凯窃国，图谋称帝。一九一四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第二年发表《讨袁檄文》，委任叶青眼在厦门筹备中华革命党。经郑昭文、丘仁心介绍，先生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五年中华革命党闽南支部成立，叶青眼任支部部长，陈金芳为财政主任，许春草为党务主任，丘塵兢为总务主任（四人均有孙中山先生之亲笔委任令）。出席闽南支部成立会的有许卓然、丘塵兢、傅振箕、庄育才、丘仁心、郑昭文、陈金芳、黄萍秋、施仁德、王国宝、张学习、许春草、郑石头、胡乃成、周骏烈、朱震等二十多人。

中华革命党厦门支部成立后，即展开轰轰烈烈的闽南反袁讨袁运动，着手筹组“闽南讨逆军”，准备在厦门等地起

义。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后，厦门革命党人召开紧急会议，立即深入民众，进行反日反卖国的宣传。先生与傅振箕、林幸福、陈世哲等人自编自演白话剧《亡国镜》，取材於罗马灭犹太的故事，以古喻今，在厦门、泉州等地巡迴演出，影响很大。厦门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掀起抵制日货，反对侵略，反对独裁卖国的爱国革命热潮。同时，革命党人迅速筹集枪枝弹药，发展队伍，选定寨仔湖（距灌口三十华里）为根据地，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凌晨，武装起义，进攻同安城。终因密泄，革命军遭伏击而失败。此次失利，更激起革命党人的义愤，先生等集蓄力量，密谋再度在厦门举起闽南讨逆军旗帜，定期起义。但混入革命军内部的奸细密电李厚基，李转电袁世凯。袁世凯立即电令上海海军总长刘冠雄率军舰两艘，满载海军陆战队开赴厦门，于一九一六年二月一日凌晨登陆，严加布防。革命党人见大势不利，为保存革命力量，乃将民军与学生军解散。善后事宜，由丘麌、张贞、陈金芳负责（详见先生写的《闽南倒袁运动记》）。此后先生仍执教于小学。

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入闽前，先生受福建省临时省党部（时国共合作）命，至海澄秘密活动，联络许秀锋、陈章（同盟会会员）、钟盛道、陈成德（共产党员）、陈斐吾、钟海连等策应革命。革命军进漳后，组织海澄临时县党部，任筹委会主任，又成立海澄县“清理公款公产委员会”，开展除军阀、反贪污、反土劣运动，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向海澄劣绅清算並追还历年被窃取的漳浮公路路租和全县公田租等巨款，群众热烈响应，革命声势大振。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先生被密告为共

产党员，於四月廿七日在福州被捕入狱。后经缅甸、槟榔屿中国同盟会驰电营救，囚禁四十九天后出狱。先生在狱中与罗扬才烈士共室，同带镣铐，目覩罗扬才、杨世宁、徐琛夫妇等优秀共产党，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之英勇精神，深为敬佩。从此他对中国革命及中国共产党有了新认识。

出狱后，任厦门《民国日报》副经理。

一九三〇年先生在海沧沧江小学任校长时，聘请杨章熹、杨新容、李承文、杨欣荣、蔡林晖、谢海上等进步份子为教师。他们教学认真，学生成绩居海澄县之冠。先生同时指导学生办沧江壁报，宣传时事，外界人士多莅校阅览，影响颇大；又组织教师公演文明戏，自任演员。因此学校生气蓬勃，学生倾向进步。先生知杨等系共产党员，有秘密活动，每逢周日，常有一青年与之联络，暗中予以掩护。当得悉国民党当局拟加害杨新容、谢海上等人时，立即通知杨、谢等，使他们得以避难香港，并转往越南。

一九三三年先生任《厦门日报》编辑，拥护反蒋抗日的福建省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失败后，应聘为厦门双十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继任双十中学教师兼总务主任。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先生携长子继存往缅甸仰光，任仰光华侨中学教师，创办仰光龙山小学。是时，仰光《中国新报》才创办，社长许魔力（中国同盟会会员），编辑陈允洛，先生被聘任经理。该报宣传抗日，倾向进步，内容丰富多彩，为广大的仰光华侨所喜爱。同时还与仰光华侨进步人士苏承杰、王雨亭等经常来往，共同活动。时先生年已半百，仍如青年时代的全心参加革命一样，满腔热情地热爱祖国，团结华侨，组织侨团，鼓动华侨抗日救国，发动募捐，支持

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先后任缅华抵制日货委员会委员，缅华救灾总会理事，且被推任缅华青年救亡六联团主席。六联团包括：救亡宣传工作团，学生联合会，救亡歌咏工作者联合会，缅华妇女协会、店员联合会、缅华总工会。先生直接领导救亡宣传工作团（简称救宣团），指导抗日宣传工作。该团成员有杨章熹、郑祥鹏、陈菊友、许学芝、叶振荣、林为民、林景章、朱至晖等。他们经常派员参加由缅华救灾总会主持的，在仰光福建观音亭广场的宣传周演讲会。其他的五个社团搞群众性的抗日救国活动，如募集侨商商品后沿街义卖，募集救国捐，张贴抗日救国标语，在纪念日召集群众集会，宣传抗日等。这六个社团多次举行联合抗日活动，经常排演抗日话剧《重逢》、《迷途羔羊》，在仰光和缅甸勃生埠公演，受到群众的热烈称赞和欢迎。许多观众把盾币往舞台上抛掷，表示支持他们的抗日演出和祖国抗战。这次演出轰动了勃生三角洲，扩大了华侨团结抗日的阵容。在此期间，先生又领导了救宣团的逐奸运动，争取《仰光日报》成为华侨进步派的报纸。当时缅甸殖民政府受日寇煽动，坚决反对我国建筑滇缅公路，国民党驻仰光领事对此置若罔闻。先生认为滇缅公路对祖国的国防，交通和运输具有重大作用，乃与进步侨生郭维良、林为民等创办缅文的《正谊旬刊》，力主华缅亲善，维护滇缅公路。该刊在华侨中影响很大。他和张光年（光未然，《黄河大合唱》歌词作者），黄雨秋（黄毅）、陈杰夫三个共产党员及林为民等创办《新知周刊》，开展反法西斯反内战宣传，成为当时缅甸华侨报刊坚持抗日，坚持进步，坚持团结的进步刊物。周刊编委中有来自解放区的同志，内容充实，经常介绍祖国敌后战

场的抗战新闻，很受青年和爱国侨胞的欢迎。“皖南事变”发生后，爱国进步华侨非常愤慨。一九四一年的“一·二八”抗战纪念时，先生领导和主持了华侨十九个团体在仰光福建观音亭广场举行的盛大纪念会，向广大华侨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纲领。仰光侨胞热烈响应，民气沸腾。同时，先生以大会主席名义领衔通电重庆国民党政府，表示拥护抗日统一战线；呼吁团结，反对围剿新四军；呼吁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同年六月廿二日德苏战争爆发，六联团成员冯励冬等与先生起草宣言书，表示坚决反对德国法西斯、保卫苏联的政治立场，且以六联团名义铅印数千份，在华侨中广为散发。这份宣言书，被当时的重庆新华社资料室存入档案，作为资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南进马来亚的槟榔屿、吉隆坡，新加坡后，二十三日兽机结阵对仰光滥行轰炸。一九四二年二月仰光危急，旅缅华侨仓促疏散，滇缅公路上逃难华侨的汽车前拥后挤、唧接数十里，大部分贫苦华侨却沦陷在缅甸。这时救宣团改组为缅华战争服务工作队（简称战工队），男女队员三十多人，后来发展近百人，领导人是张光年、赵沨、李凌。他们在瓦城云南会馆训练歌咏、演剧，到各地作巡回宣传，又在中缅边界腊戌公演，宣传中、英、印、缅各国联合抗日，由赵沨指挥演唱全本《黄河大合唱》。这是在延安以外的第一次演唱。先生当时在腊戌大力协助战工队的工作，并和曾冠英同志联系，解决了演出场所问题。这次演出极为成功，大大振奋了民族志气，鼓舞了群众的抗日决心。

回国后，先生在海沧设海澄归侨产销合作社，任福建省

账济会委员，后因胃部多次出血，长期卧病。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厦门互惠公司经理。由于多年的亲身经历和目覩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反动腐败，乃毅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临解放时，毛森任厦门警备司令，猖狂搜捕共产党员及革命人士。先生亦於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深夜，在鼓浪屿复兴路七十三号的家中被毛森派遣的宪兵搜查和逮捕，被禁闭於麒麟山厦门警备司令部，继又转入厦门港监狱，屡受酷刑，逼迫先生招供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先生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狱二十五天，迨解放军进入厦门市时始获解放。

解放后，先生从一生的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深刻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热心公益事业与教育事业，关心归侨，团结华侨，为宣传党的侨务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他历任福建省第二、三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厦门市第一、二、三届政协常委；厦门市第一、二、三、五届人民代表，鼓浪屿区人民政府委员；鼓浪屿区人民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厦门市委员会副主任，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厦门市郊区侨联主席。

先生出身贫苦，以封建皇朝的末科秀才而走上旧民主革命的道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而自觉改造思想。毕生爱国，坚持进步。在侨居缅甸期间，不经商，不谋利，但为爱国与进步而奔走呼号，成为仰光华侨社会的知名爱国人士。先生病逝于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享年九十岁。

先生于一九一五年与许清连女士结婚。在先生一生从事

革命活动，致力教育事业和被迫逃亡、被捕坐牢的困苦生涯中，家事安排、子女培育及长期含辛茹苦的生活，都得力于老夫人的贤内助。老夫人与老先生伉俪相随六十二载，享寿九十四岁，一九八四年七月八日逝世。

### 曾家英烈传

#### 二、高光的“文江”

#### 老骥的业绩

# 缅侨领曾顺续荣哀录

曾冠英 陈尊法

曾顺续先生，是缅甸华侨社会公认与深受爱戴的爱国侨领，他关心祖国命运，支持缅甸华侨进步事业，不谋私利，作风平易近人，善于为侨胞排难解纷。对好人好事，他就积极颂扬赞许。但对坏人坏事，就不留情面，敢于揭发斗争。正因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性格，为维护侨界正义事业，竟遭到暴徒暗算，牺牲时年仅五十四岁，震动全缅。

我使领馆於事件发生后，特派员慰问死难者的家属。当他的长子自英国赶回仰光时，这一缅华公认与深受爱戴的侨领的灵柩上，已覆盖着五星红旗，使馆和各侨团、亲友献了花圈，气氛庄穆悲壮。在缅甸首都侨胞，假仰光市政厅为其举行追悼会后，以烈士礼仪葬曾顺续於仰光福建公冢高地。

## 一、事业的起步

曾顺续于公元一八九七年生于福建厦门郊区杏林西滨村（昔属同安县辖），原姓陈，幼年过继曾营村，改姓曾。

曾顺续年青时，和叔父到马来亚（现马来西亚）的槟城，后转到缅甸仰光谋生。初在宗亲店里帮工，接着得友人介绍，到米谷商行工作。几年的勤奋工作和刻苦钻研，使他既精通业务，又了解同行资金周转的情况。就和几位同乡，

组织大东方米谷“贝仔厝”（即交易所，象目前的咨询服务业务）为经纪人。他所经手的多数是大宗的生意。例如仰光最大英商“实知兄弟公司”、印度巨商“南里参里”、“夏而巫沙”，都委托他当经纪人，承办业务，认真负责，账目来去分明，毫不马虎。深得交易双方的信赖，成为信誉卓著的大经纪人。

## 二、仰光的“宋江”

曾顺续豪迈爽朗，见义勇为，为侨胞排难解纷，仗义执言。经他斡旋的事情，多能一言立解，罢息纷争。他的慷慨和公正，受侨界的赞扬和敬仰。他很关心最困难的侨胞，平时两个口袋，一放一盾银币，一贮一钱小银子，每天从家里步行到交易所的途中，遇到较常见面要他帮助的就给一钱小银子（当时一钱银可买两碗油葱面），少见过面的就给一盾。一天总会遇到十来个伸手要他帮助的，他毫不吝啬。人们不叫他的名字，尊称他为“家长”或“宋江”，由此可说明他很同情贫困的侨胞，不以势利的眼光待人。

## 三、热心办公益

曾顺续和几位热心公益的侨胞于二十年代中期组织了一个工会，会员成份以“总圃”（厨师和炊事员）占多数，也有少数店东参加。工会以团结互助为宗旨，切实做了不少社会福利工作，会务蒸蒸日上，会员不断增加，以致原来租赁的会址显得狭窄，才在十四条街上段，买下了一座较宽敞的楼房为会所，并扩大名称为“仰光总工会”，他和杨金榜、饶伯勋、除止敬、除菊友以及美盛号股东杨名题为常务理

事。顺续经常到会员家里访贫问苦，常把会友所反映的困难问题记在心里，协助解决疑难，深受工友爱戴。缅华社会最大的帮会之一“青莲堂和胜公司”推崇他为“左堂”，可见他在侨社中的声望之高了。

一九三〇年，缅甸面临世界性经济衰退的一年，仰光各行业也受到影响，米谷商倒闭的不少，有的缩小业务。顺续就趁这工作较松的时候，带领家属回国，住鼓浪屿几个月后，又回仰光。他见到米谷业仍是萧条，改行经营土特产。利用业余，积极参加社会福利工作，大力捐助仰光各侨校经费，对“华侨女中”、“中华学校”捐献尤多。

在抗战时期，曾顺续被选为“缅华抵制日货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光明磊落，胸怀坦白，为侨胞办事，即使碰到挫折，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承担责任，顾全大局。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委员不敢处理的事，他都承担下来。遇到唯利是图，故意违反抵制日货条款的个别商户，不论他怎样顽固抗拒，经他一再做思想工作，最后顽石也总会被他秉公处断而低头折服，还愿意捐出救国捐，并不敢再触犯“抵委会”的公约。

#### 四、推动演京剧

曾顺续在抗战时期，为发扬祖国传统文化艺术，加强侨胞爱国爱乡观念，创设了“缅华业余京剧社”，从国内聘请名艺人李万全，教唱戏剧曲艺。当时约有四十多个缅华青年参加了剧社，当学员能够登台演出时，他立即推动义务演出，剧目《秦香莲》首次在柔美里虎大厦同观众见面时，就筹到数千盾，他分文不取，悉数充作救国捐。他却要独挑戏

院租金与演出经费，出钱出力，为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贡献，令人难忘。

#### 五、回厦门郊区

曾顺续在一九四七年，受仰光“曾营崇圣堂”之托，和洪金铭先生一道回国。“曾营崇圣堂”于清光绪末年，在曾营村办男女两所学堂，一切费用由该堂承担，任何姓氏就读该校均免费。至于洪金铭，当时是和胜大哥，也是仰光市议员，受英国殖民政府的委派来厦门市办理遣送缅甸难侨回仰光的工作。顺续在厦门郊区灌口，选择地点，准备创办灌口中学，他和亲友约定要再回来看看，但他这一去不复返，不及见后来的情况了。

#### 六、秉公遭暗算

曾顺续于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更加关心祖国的命运和热心华侨教育事业，思想也倾向进步，仰光许多中学公推他为常务董事或副董事长等职衔，可说是实至名归。

曾顺续是一位素向主持正义，支持进步，为人有啥说啥，不隐瞒自己观点的直肠人，只要对大众有利之事，他就说就做。他嫉恶如仇，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因此招致别有用心者之忌，怀恨在心，蓄意暗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月十七日缅甸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〇年一月七日，原国民党政府驻缅甸使馆在涂允檀大使率领下宣布起义。然而，在仰光的国民党反动份子，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企图作垂死挣扎，继续与新中国为敌，进行破坏和捣

乱。他们甚至堕落到采取暴力手段来对付拥护新中国的侨界知名人士和进步人士。

一九五〇年十一至十二月间，在仰光连续发生暴徒行凶袭击缅华民主人士黄铁金、林成隆等事件，引起广大侨胞的愤慨，即于十二月三日在兴商交易场举行“缅华抗暴大会”，要求缅甸政府严惩凶手。但国民党反动份子嚣张气焰并未收敛。

曾顺续由于在华侨社会中有声望和影响力，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政治态度更明朗，思想倾向进步，因而便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而直接导致对曾顺续下毒手的导火线则是仰光华侨女子中学校产事件。

仰光华侨女子中学是侨胞集资创办的三所著名女子中学之一（另两所是福建女子师范学校和中国女子中学）。战后复办时，华侨女中新任校长夏言和董事长张耀琪竟擅自在蒋介石诞辰借“献校祝寿”之名，将华侨女中改名为“中正”中学，引起该校大多数校友的愤慨和不满。新中国成立后，该校在五十尺路新建的校舍落成，原华侨女中校友们遂决定在新校舍复办华侨女中，不承认“中正”中学。于是发生了一桩校产权事件。顺续当时任“中正”中学（华侨女中）副董事长，他坚决站在华侨女中校友与大多数董事的一边，使“中正”中学霸占新校舍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反动派更加恨之入骨。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晚，当曾顺续回归海滨街他所经营的瑞兴土产店时，暴徒持枪埋伏在该店附近，对他下了毒手，秉公遭暗算，震惊全缅。

我驻缅使领馆闻讯后，特派员慰问死难者的家属。

曾顺续出殡之日，仰光各侨校师生，各侨团人士以及大小帮会会员，尽参加葬礼。送葬队伍排尾见不到排头，真是万人空巷，哀乐阵阵。缅甸人说，这是“中国翁山出殡”（翁山将军为争取缅甸独立，也遭枪杀牺牲，死后缅人尊为国父）。这在缅甸华侨爱国进步活动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他的追悼会在市政厅举行。会场设计、挽联、悼词为陈兰生（民革成员，新仰光报、人民报总编辑，永定籍）草拟。由叶振荣、饶伯勋、杨老清、陈倚石等四人代表侨界，于盖棺时披上五星红旗，并以烈士礼仪葬于仰光福建公墓，执绋临穴者两万多人，车三百辆，极尽哀荣。

仰光各进步报纸、朱波吟社曾刊登悼念诗文和像片。

厦门市有关部门接到噩耗电报，江声报曾以一版头条刊载烈士照片及被害和追悼会情况的新闻。

厦门市郊曾营村，将烈士遗像悬挂于祖祠，阖村叩拜致祭。

曾顺续烈士，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 古木新花更芳馨

——记南乐界一代宗师纪经甫

杨 扬

纪经甫先生，祖籍厦门同安，是当代南乐界驰名中外的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他自十三岁拜师学艺以来，志学不懈，刻苦钻研，因能谙熟南乐“指”、“谱”、“曲”之菁华，通晓弦管的乐律指法，尤以琵琶弹奏，技艺更为精湛。同样的曲谱经他演奏，顿觉曲调脉络醒豁，节奏疏密、虚实得当、曲趣气韵生动。其被誉为“南琶国手”，确是名不虚传。

由於纪老在南乐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且艺术上一向要求严格，并能谆谆善诱提携后进，因而过去在国外华侨社会中曾竞相聘请他担任教席。四十年代他先后执教於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和闽南等地。解放后除为厦门地区培养了不少新秀以外，还曾受聘於福建艺术学院讲授南乐，并三度应邀赴香港执教，为南乐的传播与承宗接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现任新加坡湘灵音乐社的著名乐师卓先生，就是纪老早年的高徒。近年来纪老还编写了南曲教材四册，由浅入深，颇能合乎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现已成为厦门南乐界所采用。

但是纪老在艺术上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新中国诞生以

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鼓舞下，他热情地编创了四百多首新南曲；其中有《迎龙小唱》、《北国风光》等曲，曾於五十年代赴京会演，得到了奖励和赞赏。也有在六十年代初他与同人共作的“谱”（即器乐曲），也因意境清新又不失传统韵味而脍炙人口，流传於海内外。

纪老有句格言：“词要为社会服务，曲要为词服务”。他在整理传统曲目时，为了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常对其中芜杂或庸俗之处，作了适当的修改或删节。而对传统套曲中某些疏漏的地方，也大胆为之填词谱曲，顺理成章地加以修补。在整理改编的传统套曲中，如《陈三五娘》、《吕蒙正》、《胭脂记》、《朱弁》等，均可发现其扬瑜抑瑕、匠心独运之处。如《朱弁》套曲中的《感谢公主》一节，此曲在原指谱中，节奏缓慢，结构有松散、冗赘之感，后经纪老整理之后，既保存了传统腔韵，又使词曲变得简洁而优美，因而不胫而走，目前已传遍海内外，连台湾省南乐社团也按此谱演唱。

纪老为人豁达而执着、机敏而勤奋，他常说：“吃到老，学到老。”目前他虽已八五高龄，仍以此为训，身体力行。因为他卅多年来不断学习钻研新的文化和音乐知识，加上他对南乐传统艺术的深刻瞭解，因而不论在整旧或创新方面，均能挥洒自如，作出卓越的贡献。厦门市曲艺协会与群众艺术馆已在陆续编印出版纪老编创的南曲选集。相信这对今后研究推广纪老宝贵的艺术经验，发扬南乐优秀乐风和扩大艺术交流将大有裨益。

七十多年来，纪老在南乐这一古老的艺术园地上辛苦耕耘，如今已是硕果累累，喜获丰收。他那不畏艰辛，勇於探

索，既尊重传统，又大胆创新，以及诲人不倦，乐育英才的精神和业绩，受到了党和政府高度的重视和支持。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已经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现在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福建分会名誉主席，福建省南曲研究会会长、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员、厦门南乐团名誉团长。前年他因脑血栓住院，经市卫生医疗部门组织名医精心抢救治疗，康复较快。在他卧病期间，中央文化部、省、市文联和各文化单位领导同志都来关怀探望，海外弦友也竞相求医赠药，使他老人家深受感动。目前他虽已年高体弱，工作热情仍不减当年。省市有关领导正准备在南乐界开展纪老从艺七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我们衷心祝愿纪老的艺术青春永存！祝愿南曲古乐不断绽开新花！

## 转逢老和尚传记 林纯仁

### 一、出家因缘

转逢和尚号海妙，福建南安县四都人，父堆公，母胡氏，务农为业，家境贫寒，其兄转初法师，先出家於南安小雪峰寺。转逢和尚十二岁时即随兄至小雪峰寺学道。当时该寺住持佛化禅师，德学兼备，为闽南僧俗所尊崇。转逢和尚要求其剃度，佛化和尚即为落发为沙弥，到十七岁，乃礼喜敏上人为师。二十二岁即到厦门南普陀寺从喜参和尚受戒。

### 二、参学高僧

当时闽南有一种风气，青年僧众如参学江苏，浙江禅宗的金山、高旻、天童、天宁四大丛林当过职事，便声价十倍，有如到外国留学一样。转逢和尚爱戒后即决定与同戒的性愿法师结伴参学三江。初参高僧八指头陀寄禅和尚于宁波天童寺，学习禅堂丛林规矩及瑜伽忏法等。因为学习精通，威仪具足，深受寄禅和尚的器重。

继即参学镇江金山寺大定和尚多年。旋再至高旻寺亲近句容和赤山真如寺法忍首座。后回宁波天童寺任禅堂维那（佛寺职务名称），领众禅诵。不久，又至常州天宁寺参学，治开和尚请其任寺中纠察重职。

### 三、献南普陀寺为丛林

转逢和尚遍参江南各寺，於丛林生活规制体验无遗。一九二〇年厦门南普陀寺香火鼎盛僧众日增，需要高僧领导，当时监院瑞等以转逢和尚道学已成，乃率寺中代表专程北上，邀请转逢和尚归任南普陀寺住持，经蒙应允。当他任住持后，首先建筑大雄宝殿，数载落成。为了培育佛教人才，乃请性愿法师主办“景贤佛学社”。

他当住持最大贡献，是把南普陀寺从子孙制度改变为十方丛林制度。南普陀寺过去历代住持，都是南山寺喝云一派，属於子孙制度，转逢和尚为了振兴南普陀寺，乃召集全寺大众商议，参照天童寺选贤制度，决定将南普陀寺由子孙制度，改变为十方丛林选贤制度，订立十方常住规约二十条，兹录其第一二两条如下：

一、本寺定为十方选贤丛林，住持一席，不拘法派，不分畛域。凡十方僧众有合格者，皆可被选为住持，即本寺原有喝云派下资格相当者，亦可被选为住持之权利。

二、住持资格必须在三十六岁以上，宗教兼通，行解相应，能说法开导后学，领众坐禅、众望相孚者为合格。

一九二四年南普陀寺就依照规约所定，选出会泉法师为首任十方丛林住持，当时转逢和尚与会泉法师商定办理闽南佛学院聘请常惺法师为院长。而转逢和尚偕转度和尚（新加坡回国在开元寺兴办孤儿院）赴南海普陀山朝拜观音。回来后转逢和尚即任南安小雪峰寺住持。

### 四、改选太虚为住持

一九二七年春，会泉法师三年方丈任期已满，因常惺法

师的推荐，依法改选了太虚大师继任住持。当时转逢和尚被推为南普陀寺常住代表，闽南诸山代表转岸和常惺法师三人，专程赴沪迎请太虚。太虚来厦在南普陀寺就任住持后，因他被各省邀请讲经，不能久住厦门，乃请转逢和尚为都监。（按丛林规定都监是上辅住持，安抚大众，下匡监院察理常住要务）。

### 五、发掘水源建兜率陀院

转逢和尚在太虚大师离厦时，最重要贡献是发掘水源、建立“兜率陀院”。因为南普陀寺开办佛学院，学生很多，原有山水不够应用，寻觅水源已非一日，转逢和尚颇为焦急，有一日他在五老峰华山石罅间，掘出一道清水，乃与寺众计划，开辟水池蓄水和建筑僧舍。遂建成“阿耨达池”（梵语译华语为清凉）僧舍名“须摩提国”，（梵语译华语为极乐）“阿兰若处”（梵语译华语为寂静）即弘一法师当时研究律宗的僧舍。“兜率陀院”为退居和尚及接待诸方长老居住之所。转逢和尚在该院施放瑜伽焰口千座。弘一法师曾在水池区手植杨柳，现在迎风招展。该处有丰子恺画家纪念弘一法师题句：

“今日我来师已去，

摩挲杨柳立多时”。

看到丰子恺诗句，使人无限感慨！

### 六、护持戒法

转逢和尚晚年对于闽南佛教戒法的倡导与护持，也是值得佛教徒称赞的。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六年，泉州开元寺和

承天寺开了两次大戒。都是他担任“开堂”师，负责教导四众的一切戒律威仪；他的端严道范，谆谆教诲，给闽南四众弟子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今天海内外有不少出名法师，都是在他教诲下成长起来的。

### 七、拟开辟第二丛林

一九三七年转逢和尚由南安小雪峰寺来厦，住禾山茂后社，当时茂后社为陈敬贤居士卜居之地，（陈敬贤是陈嘉庚先生胞弟）陈敬贤在该地设有佛堂、图书室、讲堂、香积厨、宿舍、以招待各处高僧大德。陈敬贤夫人王碧莲，拟在该处建一大雄宝殿，作为南普陀寺第二丛林，请转逢老和尚为方丈。后因日寇侵华，厦门沦陷，这个计划也就不能实现。

### 八、出国云游

一九三八年五月，转逢和尚偕苏慧纯居士离开厦门到香港，他们经越南河内到昆明，经贵州到四川重庆，上缙云山汉藏教理院访太虚大师，再到峨眉山礼普贤大士。一九三九年他在五月间再回到昆明，他在云栖寺发现厦门南普陀寺所藏日本续藏经在抗战期间，被人搬至云南昆明云棲寺，乃向寺中交涉领回，并将收条寄来南普陀寺。解放后，由统战部与文化部门联系，才派人到昆明搬运回来，中间也损失一部分。倘没有转逢和尚当时发现交涉领回，怎能完璧归赵！

一九四〇年一月，太虚大师率领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出国访问，转逢和尚和苏慧纯、杨瑞田也随团出发，经鸡足山到缅甸腊戍、至仰光、转逢和尚即与杨瑞田赴印度礼佛。在葛伦堡得铸记行主人马铸才之助，（马铸才因在尼泊尔与西

藏拉萨都设有铸记分行）转逢和尚乃隻身先入藏、经五十三日始抵拉萨，所历艰险，不亚於昔日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遭遇。转逢在西藏铸记分行休息时，幸遇厦门闽南佛学院毕业生僧名满度，招待住在哲蚌寺，（拉萨三大寺之一）介绍与该寺住持喇嘛多杰格西，得传授密宗奥旨。他想不到远离厦门数万里的西藏，遇到闽院毕业的学生，才能得到热情的接待，传授密宗的要法，真是幸福。

### 九、住持新加坡龙山寺

一九四〇年冬，转逢和尚又得杨瑞田任翻译，离西藏南行入印度，他朝拜菩提伽耶释迦教主成道处，鹿野苑释迦佛初转法轮度五比丘处，参观释迦讲经的灵鹫山等佛教圣迹。后再访问斯里兰卡（即过去锡兰）和缅甸等佛教国，得到佛的舍利数十颗，（舍利是当时释迦佛圆寂火化身上所结的晶体）原拟回国建万人塔供养，事为新加坡广治、广静两法师所闻，乃急电请其到新加坡弘法，马来西亚演本法师也申请他去马来西亚弘法。

一九四八年三月，转逢和尚乃先到马来西亚三宝寺，演本法师即开欢迎会，请其开示。后应马六甲延祥招提之请，赴马六甲说法开示。最后乃到新加坡应广治法师等之请，任新加坡龙山寺方丈，他接任后，法轮大转。

一九五二年夏，转逢和尚无病念佛圆寂，世寿七十三岁，戒腊五十一年，他火化后也得舍利子甚多，新加坡人及马来西亚人多乞求供养。其中晶莹如豆子大者，其徒孙广净敬以银塔装奉，于一九五七年春，奉回厦门南普陀寺建塔永留纪念。一九六五年广治法师特由新加坡携其灵骨归国，

灵骨分作两份，一份安於厦门南普陀寺纪念塔内，一份则奉安於苏州灵岩山寺。

一九八一年为转逢和尚百年冥寿，厦门南普陀寺妙湛法师，特召集闽南各寺四众弟子来厦为其开纪念会，泉州开元寺、漳州南山寺、南安小雪峰寺也都分别召集佛教徒为其举行纪念会。新加坡广洽法师除为其召开纪念会外，还出版转逢和尚百岁冥寿纪念集，以作永久纪念。

转逢和尚遗著有密宗《莲舌阿鞞轮》及《六字云梯》两书，经广洽法师等为印单行本行世。

## 闽南佛化新青年会

### 梵 音

闽南佛化新青年会，是公元一九二四年在厦门成立的。该会产生的原因，是在厦门军阀政府统治下，教育经费无著，教职员欠薪达数月之久，引起罢教风潮。有人建议要救燃眉之急，可办理迷信捐，规定各寺庙烧香、点烛、烧金纸等都要纳税，所收税款充作教育经费。当时政府即派陈玉琮为局长，进行收税。佛教徒群起反对，南普陀寺住持会泉法师向政府请求取消，当局置之不理。会泉乃邀请王振邦、庄汉民、蔡吉堂等联名电请北京佛化新青年总会，请派代表来厦协助交涉，该会即派张宗载、宁达蕴二居士南下，张等到厦后即向政府交涉。结果取消，张等即在厦门宏扬佛法、成立闽南佛化新青年会。

闽南佛化新青年会成立后，张宗载等即召开僧俗联席会议，讨论佛教改革问题。张说政府设立迷信捐虽已取消，但是佛教徒迷信方面应该清除，如做功德、烧冥厝、烧库钱、烧金纸等，这些封建迷信应该坚决废除。还有跳神、巫婆、扶乩、卜卦、抽签、算命、相命、看风水等都不是佛教的事，我们应该坚决反对。庄汉民说：现在社会上为什么看佛教为迷信？因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是因部份佛教徒乱搞迷信活动，所以社会上不明真相，误认佛教为迷信。陈涤说：我

认为厦门斋堂有三派，如先天派是奉“瑶池金母”，金幢派是奉“三官大帝”，龙华派是奉“三公”和“罗祖”，这些斋堂都不是佛教，但是他们都奉观世音菩萨作招牌，自称佛教徒。我们应该劝导他们去邪归正，不应再搞跳神、卜卦活动，否则应请政府取缔。会泉法师说：这三派迷信影响佛教很大，今后劝他们改邪归正，如再搞迷信，我们就不准他们加入佛教团体。当时斋堂三派李清佑等也参加开会，会后李等去邪归正加入佛教团体，李且开设“安乐窝”素菜馆，此为当时佛化新青年会破除迷信之经过。

闽南佛化新青年会成立后，设在鸿山寺，出版“佛音”月刊，宣传佛学。斯时厦南女子中学负责人庄希泉、校长余佩皋等邀请张宗载、宁达蕴到该校演讲佛学，继之总商会、教育会等也请演讲、漳州、泉州、惠安等县也派员来厦请张宁二居士前往宏法，成立惠安等县佛化新青年会，最后应台湾佛教徒邀请，赴台宏法。

一九二五年四月间，陈敬贤居士（陈嘉庚先生胞弟）由日本归来。闽南佛化新青年会，特邀他来会传授日本“篠田灵斋调和法”，参加学习有王振邦、庄汉民、叶青眼、黄谦六、蔡吉堂、林纯仁、苏慧纯、谭佛果等数十人。该会内设佛经流通处、阅书报室供人阅览，每星期日举行念佛会一次，有时请会泉、性愿两法师讲佛学。

一九二五年转道和尚由新加坡回厦，特到该会参观，该会特开欢迎会，请他讲演佛学。闽南佛化新青年会自成立后，与闽南各县佛教团体宣扬佛化提倡正信、破除迷信，做了不少贡献。当时吸收的青年有张芝英、林林、董瑞仁、谢忏因、陈青山等数十人，组织佛学研究小组和口琴队。

一九二六年春，张宗载、宁达蕴在台湾宣传佛学后再来厦门，曾和转道，会泉法师，庄汉民居士等组织佛化世界宣传队，将出发日本和南洋各佛教国作海外之宣传。后因张宗载等北京总会来电催回，转道和尚也因应泉州开元寺之请重修开元寺。创办孤儿院，请叶青眼为院长。世界佛化宣传队遂未实现。

一九二八年秋，北京大学教授陈石遗应厦大之聘，来厦时暂住佛化新青年会，该会特开欢迎会请他演讲。当时笔者在青年会工作，知道张芝英（即张德秀，惠安人）是地下党员，（他主持青年会口琴队）即介绍他为思明日报记者，后又在华侨日报工作，因往漳浦县活动，被国民党政府拘捕，在漳浦光荣牺牲。

## 星系报业和厦门《星光日报》

许国仁

华侨巨子胡文虎先生，早年致富，是以虎标万金油为主。它所创制的“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头痛粉”，这四大良药，早已驰名中外。他的虎标永安堂，不但在东南亚、仰光、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开设，同时，也遍布在国内的上海、广州、汕头、福州、厦门等城市。

胡文虎先生除了经营永安堂外，亦热衷于文化宣传事业。重视信息传播。他的报纸大量刊登“四大良药”的商标广告，为推销药品树立信誉，起了很大作用。他以香港的《星岛日报》为核心，组成了一个星系报业。自从二十年代开始，他独资先后创办了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汕头的《星华日报》、厦门的《星光日报》、福州的《星闽日报》、仰光的《星缅日报》、槟榔屿的《星槟日报》、香港的《星岛日报》、《星岛晚报》、《英文虎报》、泰国的《星暹日报》、美国的《美洲日报》等，还在上海和台湾筹办《星沪日报》和《星台日报》，后因时局关系未及出版，星系报业管理处设在香港，由胡文虎先生亲任董事长。星系报业多方罗致国内新闻界名流主持笔政，如：胡愈之、金仲华、郁达夫、曹聚仁、林霭民等先生，都曾受聘在星系报业任主编。

胡文虎先生虽已去世，国内的一些星字报亦已停刊。但胡氏的爱女胡仙博士还专心致力于办报事业。目前，单在香港，她所控制的报纸如《星岛日报》、《星岛晚报》、《英文虎报》、《快报》、《新报》等以及一些地方版就达十家。《星岛日报》报纸，在海外深受华侨欢迎，它的海外版遍布四大洲，在美国洛杉矶、芝加哥、夏威夷等地都分设办事处；它报导新闻快速，植字采用电脑排版，与海外的联系，应用人造卫星传送越洋传真系统，成为世界上传播信息的先进设备，胡仙博士在港被誉为报业巨头。

厦门市为“五口”商埠之一，早在一九三五年，胡文虎先生即在厦门筹办《星光日报》。《星光日报》是继新加坡《星洲日报》、汕头《星华日报》之后，创办的第三家“星”字头的报纸。

一九三五年春，胡文虎先生委派胡茂经来厦进行筹备。但很不幸，他到厦数月，即患病逝世。胡文虎先生获悉后，深表哀悼。未几，改调汕头永安堂经理胡资周来厦，开始物色地址，后以银圆拾万元购置座落在中山路的五层大楼一座（71号至75号），加以装修后，作为《星光日报》社址（现市图书馆馆址）。又投资白银二十万元，采购印刷设备，进口一台德国产的捲筒机，每小时能印4000份报纸，同时，可印四开十六版，（即对开纸四张）并购进载货汽车一辆作为运送报纸之用。

《星光日报》经申请批准后，于一九三五年八月间经过试版赠阅，于九月一日正式出版发行。胡资周任发行人兼社长，聘请胡超良为经理。编辑部人员经多方推荐，延聘罗忒士任总编辑，苏节为国际电讯版编辑（现任市政协副主席、市农工民主党主委），胡永东任国内电讯版编辑，黄绿萍任本市新闻版编辑（解放初任本市民盟主委），郑书祥任副刊

编辑（解放前任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星星晚报》编辑为中共地下党员林云涛。其他的编辑还有胡一川（美术家现任广州市美术学院院长），胡其文、张肃初等；采访室记者为赵家欣（现任福建省民盟副主委），陈火甲，王悲蝉、吴西冷、白震、纪哲等。编辑部的阵容壮大，人才济济，多为进步民主人士和报界闻人。

《星光日报》以侨办报纸面目出现。初创刊时，每日为对开三大张，十二版，每周日另加《星星晚报》，赠刊半大张。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医学、文娱活动；还有各地通讯、特写和专稿。在福州、漳、泉和闽南等地，都设有广泛的通讯网点，聘请驻地记者和通讯员撰写稿件，及时报导消息。报纸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文艺副刊“繁星”，文章短小精悍，登载诗歌、散文、故事等，吸引了广大读者。当时发行量超过万份，报费和市上各报收费相同，而报纸增加了一大张；且报社自备汽车，运送报纸迅速，福州、漳泉沿线设点发行，当地群众即日见报，因此备受欢迎。

《星光日报》前后出版了二年八个月，读者越来越多。订阅的对象有：华侨、工商界、知识分子、市民等。每天黎明时分，可听到一些报童、报贩沿街叫卖声，报社门口和其它壁报牌，更挤满了争相围观的群众。

一九三八年五月，厦门沦陷。《星光日报》被迫停刊，部分员工随军撤退后方，编辑部人员大部转往内地和香港工作，社长胡资周亦离开厦门。

经历了八年抗战洗礼后，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鹭岛获得重光。当时许多文化人，纷纷返回故里，重整

旗鼓。胡资周亦返厦筹备《星光日报》复刊。在沦陷期间，《星光日报》社址，被日伪的《全闽日报社》占用，面目全非。经收回后，重新装饰一新。因昔日编辑部人员皆已星散，各有出路，无法复员。胡资周为物色编辑部人员煞费苦心。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于同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山路原址重新创刊。停刊了七年六个月的《星光日报》，又出版了第一张报纸，往日的读者又争相订阅，并纷纷来信表示祝贺。

复员后的《星光日报》仍由胡资周任社长，聘徐秉修为经理。编辑部主笔郭荫棠专门撰写社论，总编辑先后为朱佩、王成瑚等，编辑主任江茂夫。编辑有吴忠翰（木刻家，现在福师大艺术系工作），周永权（曾任市民革副主委），金懋鼎（以上同志均地下党员）；还有王家祥、陈玲等。采访室主任王人言。记者有：王悲蝉、许国仁、陈常煜、王寿椿、郭景慈、李天行、郑秉仁、巫日辰等。电讯室主任有：张清渭、胡以按，（即胡冠中，地下党员，曾任市党史办主任）。资料室主任胡镜冰（即胡冰，地下党员，现在市统战部工作）。

当时编辑部人员成份较为复杂，有的是国民党市党部介绍来的，但其中的进步报人也不少。胡资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被选为市记者联谊会理事长、市印刷公会理事长、市参议会参议员。他表面上接近市党部，但从《星光日报》创刊时，所延聘的编辑、记者的进步力量，为当时各报之最。如创刊初期的苏节、黄绿萍、胡一川、赵家欣、林云涛等；复刊后的郭荫棠、周永权、吴忠翰、许虹等，都是地下党员和进步报人。该报的许多社论和新闻报导的内容倾向进步，对当

时国民党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进行猛烈抨击。这和胡资周的政治倾向和暗中支持是分不开的。

从《星光日报》的每一时期报导内容看，不少新闻是具有左的色彩的，但由于时代和政治环境的局限和后期编辑部一些主要人员的更换，也出现了一些较右的言论。

从《星光日报》面世之日起，报纸内容力主抗日救亡。编辑部一些同志和地下党的接触也很密切，如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洪学礼、许展新等经常到报社联系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鲁迅先生在沪逝世，厦门市文化界极为哀悼。假小走马路基督教青年会举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厦门地下党予以领导。其中十二个发起人中，《星光日报》编辑部人员占了半数。会后，还在该报辟出专栏，出版纪念鲁迅特刊，歌颂鲁迅先生顽强的革命精神，号召学习鲁迅，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九三七年春，在中山公园西门“通俗教育社”（现在歌舞团团址），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出版刊物，其中的文章，大部出自《星光日报》编辑和记者之手。当时的黄绿萍同志撰稿最多，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七”芦沟桥事变，掀起了全面抗日高潮。《星光日报》副刊，每天报导抗战消息，大量刊载各界的抗日言论，支持全省人民积极组织抗敌后援会。文艺副刊“繁星”，是当时抗日救亡言论的主要阵地之一，不少进步青年作者，如童大林、童晴岚等都为它写稿，成为群众所喜爱的读物。

一九三八年，记者赵家欣曾奉派赴武汉、台儿庄前线实地采访，写了大量有关抗日的消息和通讯报导，在《星光日报》专栏发表，激发了后方民众的抗日情绪。

《星光日报》的社长胡资周，籍隶福建永定，为胡文虎先生一手栽培。他年青时，接受新思潮的影响，思想较进步，在永定中学读书时，任学生会主席，曾带领同学进行抗日宣传，抵制日货。后侨居缅甸，被英帝国主义驱逐出境。

复员后的《星光日报》主笔郭荫棠，早年在仰光报社工作，曾被反动政府逮捕驱逐回国，后在香港进步报刊任编辑，并和张圣才先生合办“大公”刊物，积极宣传民主和抗日；在厦《星光日报》任主笔时，撰写的社论，都是针对全国性的重大事件，笔锋犀利，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他经常利用笔杆，针砭时弊，鞭挞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屡次触怒党政要人。因此，当时《星光日报》的社论，执本市各报言论的“牛耳”，引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嫉忌。如：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刚组阁时，《星光日报》首版出现了大标题：“为孙内阁算命”的社论，分析了太子系和国民党中央各派系的矛盾重重，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孙科懦弱无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无法收拾残局，肯定是个短命内阁，寿命不会超过六个月。社论锋芒毕露讽刺辛辣，使当时的省、市当局，大为震动。国民党厦门市党部行动组奉命调查郭的身份。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经济日趋崩溃，金圆券、银圆券相继出笼。《星光日报》社论刊登了“有秋天没有春天”一文，揭露了反动政府改革币制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纸币的流通时间不会太久。社论一发表，全市哗然。

市中央银行经理吴本景，认为这是煽动民众，破坏国家金融的大事，连夜邀请有关部门召开会议，内部整理材料，

向省密告，要求逮捕郭荫棠。但因《星光日报》为胡文虎先生的报纸，不敢贸然触动。不久，国民党省党部调查室主任赖文清，密令厦门市中统行动组组长、市中心区区长施振华秘密抓郭。事为张圣才先生知悉，他与郭友善，乃写信给赖文清，从中斡旋，为郭解围。迨毛森来厦任警备司令时，郭又被列入黑名单，乃匆惶出走香港。

地下党同志胡以按（冠中）是当时《星光日报》电讯室主任。电讯室设在报社最高层。他平日深居简出，少与同事接触，晚上收电讯稿时，收录新华社电讯后，改头换面，以本报专电发出，藉以扩大宣传；还将新华社电讯稿转送给地下党，使党内同志及时了解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而且利用电讯设备，为地下党训练了不少收发电讯人员。

资料室主任胡镜冰多次带领地下党负责人许集美、郑种植化名王先生等到《星光日报》联系，进行活动。

其它如周永权、吴忠翰、许虹、金懋鼎等地下党员和进步报人，利用新闻记者地位，进行地下活动，秘密集会，散发传单，为迎接厦门市的解放作出许多有益的贡献。

这些进步的新闻界人士，他们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拿起笔杆，在无形的战线上，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为美好的明天，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而进行坚决不懈的斗争。

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早已离开新闻工作岗位，但是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为厦门市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功绩，是令人难忘的。

## 厦门《民钟报》创办始末

李硕果

草创阶段

厦门《民钟报》系由旅菲华侨林翰仙，在菲募款二千元，来厦门筹办，邀闽南友人许卓然等合作。当时倒袁之役才结束，闽省诸革命党人，纷集厦门，所有同志都以为要唤起民众参加革命，必须办报来宣传革命的道理，才能发动民众，因而都热烈支持办报，列名发起人的包括戴愧生、陈允洛诸先生。《民钟报》系向人承购前《声应报》的印刷机和字粒，于民五即1916年10月1日出版。林翰仙为经理兼编辑主任，编辑有李爱黄、黄羲生，后来杨持平也义务参加，访员（即记者）为郭喜助。许卓然在报馆没有担任具体职务，但报馆有困难就设法接济，他并负责与南洋联络。不久经费就支绌不堪，到了秋季，陈允洛将回去仰光重执教鞭，许卓然托他顺便在南洋招股济急。陈允洛到新加坡后，就先往吉隆坡访问邱怡领，因邱在倒袁时，曾到过香港活动，和报馆诸同人相识。在吉隆坡、加影巴双，招股得到二千元，陈允洛就先寄一千元回厦接济；从吉隆坡到槟榔屿，由陈新政在党部开会发动招股，也募集二三千元。当时报馆招股简章订了一条鼓

励认股办法，即每股五元，认一股者送报一个月；认五股、十股、二十股者，送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不等，实际上跟公益募捐性质相似。在槟榔屿招股工作告一段落以后，陈允洛就去仰光。仰光共和学校主持人徐赞周，认为陈允洛还是先替《民钟报》招股较重要，他就暂缓担任教务，在仰光及赴山区各埠招募。此时，刚好有南安绅士潘举翊与槟榔屿侨商吴成春有交谊，到槟榔屿建议吴成春在厦门开办报馆。成春为潘举翊筹募了二千元交潘带回厦门筹办。潘举翊到厦门以后，觉得光二千元无济于事，乃与《民钟报》合作，推潘举翊担任经理，林翰仙专任编辑事务。没经多久，经费又缺乏，许卓然催槟榔屿陈新政汇款。陈新政每次汇款千元，没多久又来信要索讨回去。报馆觉得这样做实在难办，乃函告仰光陈允洛，谓此种情况，是否党务与报务混在一起，开支不照预算？似此情况，招股完毕，款就寄尽，报馆也势必倒闭，我们怎对得起人！不如放弃在仰光的职业，到槟榔屿，再向日里，马来亚各处招募，把款带回厦门接办报馆，或许能办一个像样的报馆，和一家稍具规模的印刷馆。陈允洛接受这个意见，在缅甸招股以后，就到槟榔屿、棉兰、马来亚各地招募。到新加坡以后，原拟还要到爪哇等地招股，但民钟报内部情况，亟须亲自回去看看，这个时候，刚好叶青眼南来，他也要到爪哇去，遂将招股工作，委托他兼办。陈允洛就于1917年双十节后，由新加坡返厦门，准备接办报馆。此为民钟报草创阶段事略，其重要职员顺列于下：林翰仙先任经理后为编辑，经理改由潘举翊担任，许卓然义务帮助筹措经费，李爱黄、黄莪生，杨持平皆为编辑，郭喜助任访员（记者）。

### 首次被封

1917年11月1日，由许卓然、林翰仙、潘举翊，将《民钟报》手续移交陈允洛接办。其时社址已在鼓浪屿和记崎林桂园所建洋楼，近福民小学的一座房子。陈允洛任经理，聘傅无闷为总编辑，林翰仙，黄莪生为编辑，我任总务，一切事务，由我处理。林、潘两位任内，要发寄南洋各埠及赠送各股东的报纸，都已经包捲贴好地址，因缺款买邮票，积压了一大堆，有时弄到一点钱，只能把近日报纸贴邮寄出，无法全寄。我们接办时将新出版者逐日照寄，把积存的拆开作旧报纸发售。后来因经费困难，改用油光纸印刷，只印一面，一直到被封时为止。按当时叻币，比中国币币值为低，汇到中国，每百元须叻币一百余元，招报馆股份每股叻币五元，只值国币三元多，而报纸寄送连邮费每月要一元余，每股实得只及二元，这种负担，实非初料所及，不过借此传送报纸，亦值得也。

前任办理十三个月，结算亏本九千八百余元，欠人的以厦门纸店最多，初时还有些同情者，让报馆买纸可以半赊半现，后来则旧欠可以缓还，要纸可要现款。我们接办以后，逐家清还，纸商皆争相减价招徕。报馆在和记崎的社址每月租金四十元，为节约开支，乃于农历过年时趁休假，迁移到大宫口一座小三层楼。不料农历正月初二日发生大地震，三楼倒塌，二楼裂开，已不适用；恰好隔邻有一列平屋，名“五间仔”又名“鬼厝”，没有人住，立即承租过来迁进去，日夜安排布置，很快就复刊。我们接办二、三个月，新闻言论，大受社会欢迎，报份广告，日有进展。但因言论触

怒福建督军李厚基，李遂下令厦门当局标封报馆，抓捕经理、主笔。

5月28日晨，厦门军警吴队长，率队渡鼓会同鼓浪屿工部局会审公堂，到报社执行。其时报社人员除傅无闷与家眷另住，林翰仙告假回乡外，凡内地来者皆住报馆内。这一天早晨，傅无闷已到报馆，陈允洛刚好上外面公厕大便。吴队长进入报馆，我趋前迎接，问其来意。吴问我何名？我报名李硕果，为报馆总务，吴就拿出手令给我看，说是奉令来封报馆，并抓捕经理陈允洛、主笔傅无闷、林翰仙、黄羲生。我说，他们都不在。吴问何故不在？我说因事先闻悉，已走避了。黄羲生在隔房知机，退入房后见有一梯，就上梯登屋顶，过邻屋，邻居认得他，就拿梯子让他下屋出门，渡海到厦门暂避。吴看见付无闷，问他何姓？因邻居有个补齿者姓吴，就答以姓吴，在邻居补齿，清早无事，过来阅报耳。这时不料陈经理突然从外进入，我见状着急，以吴队长姓吴，就称陈为吴先生。我说，此时厦军警带队要标封报馆，抓陈允洛、傅无闷、林翰仙、黄羲生，他们皆不在。我们此时有事，不能应接，改日再见。陈允洛虽知我是仗义要他脱险，但职责所在，踌躇不动。我又说：“时间不早了，你们英华书院授课时间，谅已到，请勿拖延。”并以目示意他快走，陈立即走出门。到门前被守门者挡住。我大声叫喊：你们既然不许外面来的人出去，便不该让他进来，吴队长探头看了一下，并无出声阻止，陈遂得出。后来我又暗示厨子李引军去通知付夫人，引军佯称要上厕所。吴队长开初不肯，几经苦求，就说大便完了要回来。引军出去不久果然回来。忽然隔壁有妇人呼叫吴先生，说有人要补齿，请速来。傅无闷要出

去，吴队长不肯。我出面担保：如要召回此人，当即召回。傅无闷就这样从虎口脱逃。续后，吴队长将报馆器物逐一登记。打开柜屉，里面尚存现款三百八十余元。我说，这是要发工资的，不得登记标封。后将此款暂交会审公堂待领。报馆里面凡属个人衣物，可以取回，报馆之物，则尽标封。

吴队长任务完毕，率队回厦。李厚基闻悉，大发雷霆，严加斥责。厦门当局令队长晚间来把我抓去。我案上无名，又无李厚基的命令，意欲私下拘捕，胁迫我供出经理、主笔避居在何处。我事先得到工部局值班侦探张大福的通知，不来报馆。第二天早晨，军警又来，将报馆的印刷机件，椅桌连柴米碗碟箸都用大船运载过厦门。这个晚上，我和陈允洛一起到傅无闷家中住宿。傅无闷起草《告南洋各股东书》，交萃经堂代印，发出。我又向养元小学周坤元校长接洽，在养元校内暂住。数日后有香港轮船将开，周骏烈约周莲生，以亚细亚电船，先到河仔下医院码头等候，清晨骏烈偕陈允洛、傅无闷由养元小学到河仔下坐电船上大船，到香港避难。

陈、付二人既脱险，我一人留下办理善后。一面着手收报费，遣送工友；一面进行控诉，一切艰巨工作，都由我一人负担。其间也托林文庆博士帮助，向会审公堂刘光谦解释。到1919年得判决获得胜诉，《民钟报》起封，物产归还，检点器物，损失不少。想再起诉索赔，得南洋股东函，主张适可而止，不再追究，遂作罢论，我把发还的机件器物，租鼓浪屿三丘田一间平屋暂存。由1917年11月1日接办，到1918年5月28日七个月，除赠送股东报份外，尚有盈余二千余元，被标封损失则估值四千余元。这是陈允洛接办

期间的大概情况。其中重要人员如下：经理陈允洛，总编辑傅无闷，编辑林翰仙、黄莪生，总务李硕果，书记邱大鹏等。

### 报 纸 复 刊

1921年即民国十年，陈允洛因在仰光与许麾力创办《仰光日报》，已经就绪，乘便回厦结婚，并约付无闷往仰光任总编辑。那时王雨亭也在厦门。雨亭原在吉隆坡谋生，允洛到吉隆坡时，与雨亭寄宿杨剑虹经理的裕利栈楼上。后雨亭赴爪哇泗水，出一种刊物，鼓吹劳工神圣，被荷政府驱逐出境。杨剑虹为雨亭推销刊物，亦被英政府驱逐出境。雨亭有意将《民钟报》在南洋尚存股款收集，使《民钟报》复刊，由他任经理，允洛同意。于是傅无闷先赴仰光，允洛携眷继往，最后雨亭亦来新加坡、槟榔屿，再到仰光收了存款，回厦门准备复刊工作。1922年，雨亭先租鼓浪屿龙头街一楼屋为馆址，由我将报馆存在三丘田的机件器物，交给雨亭搬到龙头街布置。雨亭任经理，我被委为股东驻厦代表。雨亭在广州认识了梁冰絃，遂聘梁来任编辑主任，湖北人陈绍虞任副编辑主任，同时任编辑者有永春人李汉青、南安人傅维阁、广东人梁一余，晋江人吴梓人；校对者有晋江人林远峰、广东人李锦标、湖北人陈一民。经理部有杨剑虹、白圻芬、徐振华，前二位系来自吉隆坡。复刊后广告少，每日出二大张，计八版。有一天，以日帝胁迫袁世凯签字的“廿一条约”全文排一版，标题为“破碎山河不忍看”，俟有广告，就要抽起。总编辑梁君信仰安那其主义，前在仰光时，和我极相得，我也赞同安那其主义。1918年梁在漳州办《闽星报》，

曾大事鼓吹；到担任《民钟报》主笔以后，曾撰长篇社论“到安全之路”，颇惹官方注意。同时许崇智进兵闽北，将驱逐李厚基，《民钟报》再乘机反李，厦门警察厅要拘捕报馆中人。中秋夜，报馆同人正在聚会赏月，闻讯纷纷逃避。翌日停刊。末几，许崇智挥军直下福州。李厚基逃至厦门。其所部师长臧致平，星夜发动兵变，李逃到鼓浪屿会审公堂，受洋人保护，旋由洋人以战舰载往上海。以上是雨亭接办的情形。

《民钟报》突然停刊，雨亭出走不再回来，编辑人员见此情势，亦各自离开。其时我已在白水营应聘为闽南造林公司经理。编辑主任梁君托厦门捷兴信局职工李引培到白水营找我，要我来鼓浪屿报馆，查察处置。我因梁的友谊，不得不来。检查报馆财务状况之后，发现所收股款已用完外，尚负债九千余元。我因受股东委托，大胆负责再出版，经费不敷向捷兴暂借，因造林公司职务羁身，只好把报务暂时委托一位归侨郑选青代理。我登报通知南洋各股东，订期召集会议，各股东并无反应。我写信给前经理陈允洛，问他如何是好？陈允洛函告报馆最有关系的是主持人陈新政，要我尊重陈的意见，而新政复来函说，硕果一向对《民钟报》竭力支持，今又肯负责维持，诚堪钦佩。不过此时情势不同，又无第二人可再向各处招股接济，如能多维持一天，也是他的功劳。不能维持，则将《民钟报》物产拍卖，清还欠帐。我接任后，即将《民钟报》帐目公开，登在报上准备时时可以关门，我此时颇有思虑，如继续造林，于已较有利，如任《民钟报》关门，未免可惜，遂决定辞去造林公司职务，再来支持报馆。

《民钟报》自1923年雨亭弃职，郑选青在报馆暂时维持，至1924年4月1日起，我辞去造林公司经理职务，专心报务。从此，报份广告，日有增进，收支得以平衡，以后经济发展，且有盈余。此系营业情况，无甚可述。惟报馆重要人员的更动，应付外界诱惑以及抵抗强权等等情节，颇可一述。先谈人事更动情况：

1、先将副编辑主任陈绍虞即三郎说起，三郎乘编辑主任梁冰絃有事他往，提出要求，其内容在乎揽权和得厚利，无理取闹，被我拒绝。三郎要求如不接受，威胁说要辞退，连其弟陈一民亦要离去。意在他走后，无人写社评，报馆必垮台。我遂任他自去，而一民却不去。他去后报馆并不受影响。后三郎在《江声报》，加诬《民钟报》是无政府党，是法郎党（无政府主义系由法国传入，因而被讥为“法郎党”——编者）被我在报上申斥，连登数日，三郎不免尴尬，乃托人求和而止。

2、梁冰絃未返，由刘石心来报社主持笔政，1925年农历正月初二日，仰光同盟会老会长庄银安到厦，我邀石心和庄先生同往禾山游玩，在后埔设宴招待。下午回厦，在海后路邮电局前，刘石心被驻军海军马坤贞命人逮捕，由许卓然交涉营救，乃得释放。刘石心在报馆主持，颇有一个时期。1926年刘石心将离厦，约其弟刘抱真前来摄理。其时陈允洛已返厦，即担任本埠新闻编辑，直至被封为止。刘抱真任主编时，因在晚上酒后到他夫人任教的武荣中学去，在校门口坠井溺死，葬在内厝澳公墓，蔡元培先生为作墓志铭，勒石

于墓碑之旁。抱真之死，是失足，抑被害？迄无证明。

3、北伐军过闽时，梁冰絃曾回报馆主持一个时期，其时所谓党国忠贞之士，气焰颇高，在国民党准党报上屡欲加罪于《民钟报》。梁冰絃为文质问：“背叛党国应得何罪？”竟不见举出，想是其中有人不欲扩大事态，因而不再攻击。此后有一位湖南人潘柔仲者，年少，虽文笔颇为流利，而措辞常不谨慎，因有同人一起斟酌，尚得免纰漏。新加坡《星洲日报》总编辑傅无闷，赏识其文字，聘他任该报编辑。潘在报上刊登一篇文章，写福建的民军、学校以及其他，用辞不慎，例如“医生做校长、堂丁当教员”，举一以概其余，有藐视福建人之意，惹起新加坡福建人的反感，开大会对付《星洲日报》，其中条件，有驱逐潘君，并令其收回报纸焚毁。后经几位侨领劝息，免予收回报纸。潘君只好回国，在泉州任《泉州日报》编辑。

4、最后有一位陈范予者，浙江人，文字平稳轻松，评论并无惹出事端。却因别的事情，跟国民党党报和党部发生争辩。还有几位编辑，来报馆时间短暂，即离职他去，无足述者。惟傅无闷虽人在新加坡，但返厦时，屡作社评，署名“过客”，则为人注意。副刊编辑有位王鲁彦者，浙江人，善写小说，后成为中国名小说家之一。还有林语堂之兄林和清，英华中学校长沈省愚、毓德中学校长邵庆元，也来编副刊。林和清所编时间较长。外勤记者，有一位才智出众的人物，名叫李铁民。当时各报本埠版，每天都有头条新闻，很受社会上注意。头条新闻如比其他报纸突出，亦足自豪。《民钟报》头条新闻，常比他报精采，其原因就是铁民能展其才智。地方新闻，除各自采访者外，各报外勤记者每结伴

同行。如军政要人请记者谈话，或有大人物到场谈话，各记者皆专心记录。铁民只撮其大要，遇有重要问题，他每故意发问，使其转移论调，有联带关系事项，他就记下。俟要人谈话过后，各记者互阅记录时，他若无其事，趋前跟要人闲聊，乘间发问，归来写下发表，其内容常为他报所无。殊觉巧妙。

我担任经理期间，主要人事情况如下：

经理：李硕果。

总编辑先后有：梁冰絃、陈绍虞、刘石心、刘抱真等人，编辑部还有：潘柔仲、陈士英、陈范予、陈允洛、林远峰、陈一民、杜冰坡、林时新、李色朱、张履谦、×赋西、李又眉。（其中有的是校对，有的是编辑，有的是副编辑主任。）

副刊编辑：王鲁彦、林和清、沈省愚、邵庆元等也当过副刊编辑。

外勤采访主任：李铁民，记者：周玉壘、纪昆崙、许辉纯。还有陈沙崑曾任特约记者。

### 应付威胁利诱

《民钟报》地方新闻，有时揭露黑暗，往往受到威胁利诱，就回忆所及，述几则於后：

《民钟报》被厦门邮政局姓冯职员偷改国内报份数目，吞没报份订款，被报馆发觉，在报上予以揭露。那位姓冯的职员托人来行贿，请勿追究。报馆不受贿，但应许不追究。结果冯某被调外省。

厦门海关检查外国轮船“万福士”号，有一个外籍检查

员，对一位要往爪哇的归侨李成器意存敲诈，李的行李颇多，船停泊时不检查，等船将行时，才要翻箱倒箧检查。李成器无奈只好付给“买路钱”，才获放行。记者李铁民与李成器世交，见状，回来写新闻发表。厦门海关另一洋人到报馆，声势汹汹，要求更正被拒绝，要行贿也被拒绝。最后那位洋人约记者亲到海关认人。《民钟报》第二天早上发表新闻揭露此事，并指出：海关如要认真追究，不须记者到海关认人，只问自己那天派谁去检查这艘船，便可明白。结果那个洋检查员被他调。

厦门有一户大鸦片烟商，配来波斯鸦片涂一整船。到厦时，运走一大批到同安某村收藏。厦门禁烟缉私队，到同安破获，雇船运厦，烟商雇恶徒将烟土劫走；并提一笔款运动各报缄口，不要登载。《民钟报》仍然刊登这条丑闻，震动厦门社会。当烟商来诱惑时，说要付出二千元。我说，二万也不够。烟商说，二万太多，酌加些须却可以。我说，不是这样说，我们如愿受贿，所得早已不止二万。今若接纳，则我们不受贿的金字招牌岂不变黑！烟商无言而返。

### 再度被封

《民钟报》主持人，都是国民党老党员，对国民党一向忠实，虽好谈无政府主义，与吴稚晖志趣相同，但究属空谈，並无违背国民党旨趣的实际行动。而竟不见容于国民党当局，《民钟报》常对他们有所批评，他们对报馆甚为不满。又因私人意气不相投，交恶愈甚。于是《民钟报》和国民党党报之间，不时发生笔战，互相攻击。国民党党部遂主张标封《民钟报》，初未得省党部批准。他们又再向中央党

部申诉，获得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任刘芦隐的批准，于1930年秋间，下令厦门当局标封。《民钟报》开办时，就估计将会有一天被标封，曾有将报馆和印务馆分开，另立一家启明印务馆之议。陈允洛任经理时，就有所准备，但未及实现就被标封，所有印刷机件和器物，被运往厦门。我担任经理之后，另外设立“启新印务馆”，所有印刷机件和器物归启新，报纸由启新印务馆承印。故此次厦门军警会同鼓浪屿工部局会审公堂来标封，只封《民钟报》招牌，将贴封条的招牌，持交会审公堂保管，启新仍旧营业。《民钟报》被封，曾发宣言告海内外同胞，并通告厦鼓订户到报馆原址来领回尚存报费，外埠客户预交报费和广告费，也由邮局退还。报馆和社会上往来帐目，也都清理好。即使前任经理陈允洛任内，还存有广告公司部份广告费也如数寄还，屡得债权人来信赞扬，说“如此守信一丝不苟，诚属罕见”。所遗憾者，当年在新加坡所收股款，有一部份数千元，委一侨领收存，迄未照交。

《民钟报》由1916年10月1日创刊，至1930年9月8日止，计十四年，其间停刊无报者数年。我最后任经理，凡七年。

1932年，国民党在洛阳开四中全会。由仰光中国同盟会庄银安老会长及陈允洛、李硕果三人名义致电大会要求启封。先得居正复电云，电悉，候会蒋、汪二公再复。越日，再来一电，大意说，中央宽大为怀、来电云云，准予所请，特复。同人得讯，喜出望外，即向会审公堂取回招牌，召集同人，共同摄影纪念，《民钟报》历史从此结束，未再复刊。  
(江洪整理)

## 厦门通俗教育社

叶春培 陈永谋

### 一、前 言

厦门通俗教育社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八月间。它是在“五四”运动的思潮影响下，由当时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性的社团。对于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和动员组织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曾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主要骨干和社员的政治成份非常复杂，办社动机各有所不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一些革命分子被迫离厦，原来潜伏在内的反动分子就凶相毕露。自此通俗教育社就奄奄一息、无甚作为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军侵略中国以后，全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通俗教育社虽然也作了一些抗日宣传，但和大革命时期的活动相比较，未免相形见绌。日寇占领厦门期间，社员星散、活动停顿。到抗战胜利以后，通俗教育社完全控制在中统特务之手，这时的通俗教育社已蜕化为反动党的斗争工具了。

### 二、成 立 经 过

一九二一年间，厦门知识青年康伯钟、陈文总、庄英才、黄邦桢、吴梓人、马侨儒、李维修、李汉青、黄建成等，认

为厦门社会教育不发达、民气闭塞，倡议组织通俗教育社。借关仔内（即现在大同路）基督教福音堂为筹备处。公推康伯钟为总务、周宗麟为总干事、下面分设七股，即：总务、交际、会计、教育、编辑、讲演、剧务等。经教育厅批准备案，乃进行社务活动。但因经费困难，进行工作殊多棘手，乃着手公演新剧筹款以解决困难。

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发起人在中华茶园召开成立大会，各机关团体派代表参加，海外华侨团体也多题词祝贺。当时为了纪念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举行拒毒宣传大会、演出新剧《林则徐》，又举行画报展览，题为《鸦片害人的故事》。

通俗教育社在筹备期间，暂借关仔内基督教福音堂。社友认为社址设在教会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对于反帝反封建是有矛盾的。乃由邓世熙商借南田仔墘南乐社集安堂为社所。从当时通俗教育社的组织看来，是全市性的群众团体。在大革命时期对厦门的新文化运动，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自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厦门进行了白色恐怖统治，通俗教育社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先后被迫逃亡，领导权全部落入国民党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手里，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被取消了。通俗教育社这时不再有组织群众进行任何有革命意义的活动。

### 三、社务活动及人事安排

通俗教育社的总务主任，相当于社长，负责领导全社工作，总干事（专职）具体协助总务主任处理日常事务。康伯

钟、陈文总、李维修等先后被选为总务主任，张振才、阮国利等先后被聘为总干事。

教育股：举办夜校及各种补习学校，均不收学费，对贫民子弟赠送“义学券”，可以免费到各学校就学，学费由该社负责。在街道电杆上油写古今格言，砥励道德修养。另设阅报所。当选为教育股主任的，先后有陈文总、马侨儒、林东山、余少文、黄建成。

编辑股：在报刊上编印周刊，以后发行专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当选为本股主任的，先后有李汉青、吴梓人、赵邦杰、谢云声、徐炳勋、张觉觉、陈尚友（伯达）、陈桂琛、吴世杰等。

交际股：主要是对外联络。如吸收社友，征求赞助员和维持员，代表本社参加各种社团会议及其活动。先后被选为交际股主任的有陈文总、马侨儒、魏子铭、施英杰、陈镜辉、张振才、王宗仁、黄蕴山、张振汉等。

新剧股：排演文明戏以筹募经费。文明戏的题材多数是反帝、反封建的，是该社最活跃的一种活动。先后被选为新剧股主任的有邓世熙、李维修、张振才、陈国驷、陈佩真、黄怡仁、施英杰、马育才、邱虚白等。

讲演股：举办街头宣传或露天讲演，专讲国内外形势和反帝、反封建时事。在大革命期间，这种讲演，颇受群众欢迎。先后当选讲演股主任的有庄英才、林仲馥、杨清江、吴锡煌、吴梓人等。

卫生股：举行卫生展览、组织救护队，收购苍蝇、为平民义务种痘、打防疫针。先后当选为卫生股主任的有林醒民、黄希昭、韦廷钧等。

游艺股：举办户内户外的游艺活动。户内活动有国乐、西乐、桌球、台球、棋类。户外活动有游泳队、网球队等。参加国乐、西乐活动的须先报名，始得参加，其余的任人参加，概不收费。先后当选该股主任的有陈国驷、马育才、张世雄、许振元、叶李波等。

会计股：主要经办该社的财务工作。先后当选为会计股主任的有蔡鹤友、陈振元、林福星等。

#### 四、骨干分子略历

陈文总，厦门大同小学教员，厦声报编辑，青年时期富有革命思想，“五四”运动后和陈尚友（伯达）、张觉觉、吴梓人等致力于新文化运动，常在报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言论。一九二二年任该社编辑股主任，因出席厦门对日市民大会，积极鼓吹反日斗争，参加抵制日货运动，被台湾浪人刺杀受伤未死，赴沪就医后，被上海福建同乡会聘为上海漳泉中学校长。一九三二年任冯玉祥将军秘书，闽变后任福建兴泉永监察署专员，后又投靠胡宗南任秘书。一九四六年辞职来厦，该社委托他和杜德馨、龚金水赴港向福建商会募捐经费及修建费。

陈尚友（伯达）是由陈文总介绍入社的。“五四”运动以后，他常在江声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介绍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号召厦门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一九二三年被聘为该社编辑股的常川干事，负责编辑工作。他还担任戏剧股的演员，演讲股的演讲员和义校的教师工作。

张觉觉也是陈文总介绍入通俗教育社的。当时他积极伪

装进步，在报刊上写些反帝、反封建的文章，骗取群众的信任。在该社任编辑股常川干事，后被选为编辑股主任。由于他伪装进步，曾一度混入党。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先则逃亡，继则成为蜕化变节分子，充当了反动派的走狗，率领特务来厦门搜捕杀害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最后则加入军统特务组织，坚决与人民为敌。

李汉青，永春人，曾任民钟报编辑，一九二二年任该社编辑股主任，越年离开该社。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任国民党厦门市党部筹备处主任，伙同漳厦警备司令林国赓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制造白色恐怖。共产党员罗杨才、杨世宁等就是他们捕送福州被杀害的。

吴梓人，晋江人，青年时期即致力新文化运动，任延陵小学校长。他曾任通俗教育社编辑主任，“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时，曾与周宗麟组织演讲队，宣传反帝，不久病逝，年仅二十七岁。

康伯钟，惠安人，任厦门敦化、雅化小学校长，一九二二年任通俗教育社总务主任。为雅化女学筹办妇女职业部，往南洋募捐，一九三三年九月，疫殁于新加坡。

李维修，厦门人，十七岁往星州谋生，参加黄兴等革命组织，回广州进行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回厦，任企公牛奶公司推销员、不久即充当美国波顿牛奶公司福建总经理。一九二三年任通俗教育社新剧股主任，经常利用该社为外国人推销牛奶。

林仲馥，任厦门中华中学校长，曾任通俗教育社讲演股主任，为兴兴公司事与庄希泉结怨，在反日和抵制日货时，为日本领事作走狗，向日领密告庄希泉是台湾人，致庄被捕，

在押解回台湾时，当日下午林即在老酒巷被人暗杀身死。

陈桂琛，厦门人，是一个文学家、又是书法家，前在同文书院任教、曾任通俗教育社编辑股主任。厦门沦陷日寇时逃往菲律宾教书，菲律宾被日寇占领时，他又逃到山巴任教师。日寇要利用他作傀儡，多方派人请他出山，被他拒绝。日寇老羞成怒乃派兵包围其家并放火焚烧。与陈同时罹难者有前思明日报编辑陈词源等多人。

张振才，厦门人，曾任通俗教育社交际股主任。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时，该社派他参加“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为抵制日货工作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该会曾破获日籍奸商吴蕴甫鼎美行的大批日货，他力主没收。九月十一日竟被台湾浪人暗杀于关隘内（现在大同路）。有人说张临死时曾说：“杀我者‘鼎美’人也。他牺牲时仅二十七岁。”

从上述简介中，可知当时通俗教育社的主要活动分子，尽管在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做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工作，对提高厦门人民的爱国主义的觉悟，推广新文化，普及卫生工作等方面有一定的贡献，但真正为中国的解放奋斗到底的很少。他们中的不少人经不起白色恐怖的考验而投降叛变，如陈文总、张觉觉、李汉青。参加通俗教育社，不过是为了欺世盗名，一旦出现反革命逆流，就不折不扣地成为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青年的刽子手了。如李维修、阮国利，混入通俗教育社后担任要职，虽在抵制日货，反对日帝侵略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又为美国公司推销牛奶，为美帝服务。如陈振元原是鸦片贩子，混入该社当会计主任，在建筑会所时、上下其手，贪污建筑费数千元。如张振汉本是一个纨绔子弟，成天在赌场、酒楼、妓馆，鬼混过日子，混入通俗教育

社的目的是想大出风头、其品质及人格，是厦门人所深知的。

### 五、大革命时期的活动和参加反帝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各帝国主义在美举行“华盛顿会议”，准备共管中国。通俗教育社立即举办街头演讲和室内讲座，极力揭露会议内幕唤醒市民为保卫祖国主权而坚决斗争，参加厦门各界举行的示威游行。

是年冬，英商太古公司擅在海后滩建筑飞桥，该社参加各界组织的“公民大会”，誓死力争，最后获得胜利。

一九二二年，全国开展了对日收回山东的运动，京沪有人发起“赎路储金会。”该社即联络各团体也成立组织，分头上街演讲宣传，还公演新剧募款，以备赎路之用。

一九二三年，日本以“旅大问题”胁迫北京政府。该社参加各社团组织的市民大会，抵制日货，通电全国誓为外交后盾，派陈文总，张振才等作为该社代表参加大会工作。在抵制日货时，陈等组织除奸团，与益同人公会组织的十人团配合以制裁奸商。斯时有同德参行老板张万能，私自电日本订购大量高丽参，被十人团探悉，将电稿抄报大会，该会将张叫来，要他戴汉奸高帽游街示众。张知众怒难犯，自愿罚款赎罪，由一千元增至六千元，大会通不过，最后通过罚款七千元赎罪。乃将此款购买月眉池旷地，为市民大会会场。该会抵制日货，雷厉风行，奸商敛迹。但怡美布店，云锦布店又因卖日货为大会破获。怡美承认错误，罚款赔罪。云锦抗拒，被大会用乌油涂污其招牌及店门，作为惩戒。福昌隆杂货店也因卖日货，受大会严厉惩戒。因此日人商店无人问津，日本领事恨之入骨，即于六月七日，嗾使台湾浪人刺伤

陈文总。陈文总与张振才乃赴沪暂避。不久厦门警察厅长郭锐昌、高等审判长刘采亮和推事刘明扬三人串通私捲公款逃沪。市民大会据报乃电上海陈张二人，会同探员下轮捕获。消息传来，人心大快。上海中西各报、均各发表新闻，称赞这是中国人民惩办贪官的创举。

一九二五年发生“五卅惨案”，该社派交际股主任张振才等与厦门各界组织“外交后援会”。张振才为抵制日货、奔走呼号，日籍民吴蕴甫的日货大宗吗啡被破获。吴既有台湾浪人保镳、又是厦门“三大姓”吴姓的主脑，恶势力如大树之盘根错节。大会在通过处理此案时，无人敢任主席，张即登台任主席，力主没收，并揭发吴蕴甫鼎美行贩卖吗啡鸦片的秘密，九月十一日张竟被人枪杀于关隘内（即大同路），越日伤重致死。大会悬赏缉凶，发给抚恤金一千元，为其子作培养费。但因吴蕴甫是日本籍民，财多势大，逃避他处。通俗教育社于六月间制团扇五千枝，印上“誓雪国耻”等标语，分赠各界民众。

厦门各界组织的国民外交后援会，因张振才死后，即迁移岛美路头，继续进行抵制日货。庄希泉等主张宣布与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绝交，实行罢市、罢工、罢海、罢课。但被混进该会的日本走狗林仲馥等所反对，扬言如果实行经济绝交，日领会调日舰来厦，藉口保护侨民占领厦门。同时漳厦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也反对罢工罢市，下令禁止。庄希泉等即声明退出后援会。林仲馥以庄父是日本籍民，嗾使日领将庄押解回台湾。在庄希泉被押解台湾时，厦鼓两岸送行爱国人士不下数千人，频频举手为庄送行。当日下午林仲馥即在老酒巷

为人暗杀身死，得到他应得的惩戒。此后，外交后援会虽然仍旧存在，但很少活动，直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厦门各界民众的支持下，于五月九日和五月卅日再举行两次对日示威大游行。

## 六、新剧运动

辛亥革命后，厦门即有新剧演出，但是演员是临时集合的，服装和布景也很简陋。通俗教育社成立后，才将各学校各团体，如省立第十三中学，大同小学、青年会、益智社的新剧团的原有演员组织起来，在该社新剧股领导下举行公演。此后，厦门新剧社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厦鼓新剧社、市民剧社、益同人剧社、励德剧社、醒民剧社、嘉乐剧社等先后成立。

一九二二年元旦，该社为了筹备经费，在中华茶园演出新剧，成绩很好。以后该社经费来源，都靠新剧演出。演剧时间都在农历正月和寒暑假，但每遇特殊事件，便作临时演出。演出地点在户内的最多，露天演出很少。户内剧场有田仔墘的中华茶园、寮仔后的天仙茶园、鼓浪屿的鹭江戏院、漳州大舞台等。露天演出只在鼓浪屿演过一次。入场券定价小洋一角到六角、对妇女界特别优惠，本社社友半价。如因公募捐，才提价到一元以上。统计五年中收入总数约三万元。收入的用途分为三种：一、充作该社经费约一万元，二、援助“五卅”罢工，赈济日本火灾，救济漳、宁、湖、汕、水灾，捐助红十字会、精武体育会、教育研究会、厦鼓救火会，建筑消防钟楼、卫生公厕和补助各学校经费、约一万元，三、演出和剧场等费用约一万元。

剧本取材不一。从历史典故采取的有“程婴”、“苏秦”；

从人物传记采取的有“买臣弃妻”、“寿昌寻母”；从古诗采取的有“孔雀东南飞”，“木兰从军”；从时事采取的有“华侨痛史”、“五卅惨案”；从电影采取有如“春闺梦里人”、“慈母”、“白云塔”；反映现实的有“社会钟”、“家庭恩仇记”；自编自导的有“这是人的生活吗？”“婚姻的面面观”；其余的有“爱国伟人传”、“良心”等。这时演出的布景和服装齐备，布景一万多套，服装中有古装、清装、西装、和装、军装、教装及近代装，应有尽有。

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厦门时，该社新剧股主任陈佩真、吕启晖等合编“五卅”惨案剧本，六月在中华戏院和鹭江戏院各演三天，收入券资六百余元，援助上海、香港两地的罢工工人。

### 七、编辑股工作

该社编辑股开始时是李汉青、吴梓人为主任，暂借江声报副刊出版周刊。当时“华盛顿”会议上发生各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企图，该股在周刊上予以揭露，表示反对，唤起民众的警惕。一九二二年该社又出版通俗专刊，每周一期。五月全国举行筹款赎回“胶济铁路”运动，该社在专刊上大力宣传以募捐筹款。后专刊停版，改在《厦声日报》出版教育周刊，由陈文总负责编辑。

一九二三年该社举行第二届选举时，赵邦杰、吴梓人被选为编辑股主任，每月出版费七十元。六月请林仲馥、杨清江、谢云声为主任。十月周刊改为旬刊。一九二四年赵邦杰等当选为第三届主任，旬刊又改为半月刊，请陈尚友（伯达）为该股常川干事。

一九二五年徐炳勋、张觉觉、谢云声当选为该股主任。适逢“五卅”惨案发生，厦门掀起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徐炳勋任思明日报编辑，谢云声任商报编辑，在两报副刊附设周刊，连续出了五十多期。以后徐、谢离开报社，周刊因此停刊。后周刊改为《通俗丛报》，只出一期即停刊。一九二六年陈桂琛、吴世杰、谢云声当选为主任，出版通俗报，每月两期。八月因厦门市发生霍乱，该报出版防疫专号。十月本市举行拒毒运动，编辑股印发拒毒标语及传单。

### 八、讲演股的活动

讲演股的服务员十多人，起初是每晚都出发讲演，后改为每星期出发两次。演讲的内容是关于伦理道德、常识和生活卫生等问题，有时也讲时事新闻。地点有时在学校、有时在寺庙、有时在大街上。演讲队一到就挂起通俗教育社的旗帜，有时还搭讲台。通俗讲演开始时正遇国家多事之秋，如“华府会议”、“收回青岛”、“五卅惨案”等。“五卅惨案”发生后，周宗麟、杨清江、周锡元三人组织三队讲演队，从六月起在市区、郊区、以及漳码一带乡村进行宣传，唤起民众抵制日货。因为演讲时间多在晚上，听讲的人多。得到群众欢迎，有的自备茶点慰劳。这种宣传对于提高民众的爱国热情，启发反帝的觉悟，促进反帝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如张金溪的“反日歌”和“戒鸦片歌”，是群众最爱听的歌曲。

### 九、卫生教育工作

一九二五年三月，该社购置腊制病理模型四十件，轮流

悬挂于各街供人观览。六月组织四队救护队，为平民作免费防疫注射和施种牛痘。一九二六年带蜡制病理模型，在禾山嘉禾学校，举行卫生展览。同年在醒民医院附设平民医院，凡贫苦人民无力医病者，可向该社领取免费诊病证，到院诊治。该社救护人员都是社友杜德馨等廿多人义务担任。如遇火警，他们协助消防队救护受伤人员，如遇贫苦病人中病情严重的，通知平民医院的医生赶去抢救，或用担架抬入该院就医。这两年来的救护工作，深得厦门社会上的好评。

### 十、白色恐怖时期的活动

一九二七年春，该社举行大规模募捐以建筑社所，募捐金额预定为十五万元，建筑时间预定为两年。该社召开各股主任联席会议，决定今年不改选，各股主任继续连任，以便全力进行筹建工作。孰意建筑社所工作正在进行时，“四一二”政变突然发生，国民党厦门市党部筹备处主任李汉青，会同漳厦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并解散厦门进步群众团体，如市总工会、学生联合会、教育协会、教职员工会、商民协会等，全市陷入极端的白色恐怖中。这时该社进步分子陈尚友（伯达），张觉觉等已避难离厦，其他社友也离厦他往，因此建筑社所工作无法进行而停顿下来。

### 十一、剧目改弦易辙

一九二八年，由李维修召开各股主任与新剧股全体股员的联席会议，议决推李主持社务，组织干事部，阮国利为总干事，叶静轩为事务干事，蔡鼎成为文书干事，张金溪为戏

剧干事；又推举邓世熙、吕启晖、陈佩真为戏剧股主任，其他各股暂停活动。新剧股于农历元旦至十七日在中华戏院演出，收入券资三千多元。平剧团在南星乐园演出，收入券资一千多元。这个时期演出剧目，已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极端仇视进步思想，所演剧本，不再以反帝、反封建为题材，而代之以才子佳人故事，如“二度梅”、“孟丽君”、“唐伯虎点秋香”等。这些情况，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才有所改变。

### 十二、重修还珠堂

还珠堂即前兴泉永道衙署。该署始建于清朝雍正五年（公元一七二七年），到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完工。道光二十五年，道署和东边空地，被英领事占盖领事洋楼，到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才收回重建衙署。旁边特建一座“还珠堂”，取“珠还合浦”之意。一九二八年该堂因年久失修，厦门各界提议修建。一九二八年春该社在中华戏院举行大规模游艺会，入场券每张二元。游艺节目有南北调会唱、新剧、京剧、歌舞、双簧、魔术、国技、闽剧等；集美学校军乐队也到会演奏。演出四天共收入五千多元，除费用外，实存三千四百元。便将此款作为修建“还珠堂”之用。

### 十三、捐建报警钟楼

厦门过去没有报警钟楼，遇有火警只能以电话通知各消防队，延缓时间，贻误救火。因此各界倡建钟楼，该社自动演剧筹款。演剧数天，共收券资八百六十四元。该社又向信兴公司募捐一百五十元。商会筹募四千四百元。建筑费用共

五千余元。一九二七年开始建筑，一九二八年一月完成。钟楼附设消防队和气象台。

#### 十四、建筑社所

一九二九年该社社所因产权所有人集安堂要收回自用，乃成立筹建社所委员会。公推邓世熙、李维修、洪雪堂、叶春培等十一人为委员，邓为筹备主任，进行募捐，募得捐款七千多元。因建筑费用不足，决定派新剧团赴菲律宾演剧筹款，并向华侨募捐。到菲准备演剧时受到当地政府干涉。因团员领的都是游历证，不能进行演剧活动。后得各界华侨援助，换领在菲居留证，演剧才能顺利进行，筹款二万多元。但团员许振元游水时心脏病突发身亡，使剧团蒙受一大损失。

一九三〇年该社募捐结束、开始建筑社所，由王万全的建筑公司承包。在建筑过程中，发生筹建会文书干事蔡鼎成捲逃建筑费七千元的事件，因此工程暂时停顿。后由洪雪堂募款补充、建筑工程才继续进行到一九三二年新社所落成（即现在公园西门内厦门歌剧团住址）。落成后举行开幕典礼。那时新旧社员三百多人，社内组织由主任制改为委员制。陈瑞清中选为委员长、李维修、张振汉为常务委员、洪雪堂为财务委员、叶静轩为总干事，张金溪为戏剧股干事、杨清江、邓世熙、马育才、周淑逊、陈湘潭等为委员。举行开幕典礼时演出的剧本有“社会钟”、“大义灭亲”、“救国救民”、“陈总杀媳”、“桃花扇”、“张文祥刺马”、“婚姻面面观”、“恨海”、“家庭恩仇记”、“彬彬之死”、“董其昌”、“孟丽君”、“二度梅”等。

开幕典礼后演出的话剧有“一个炸弹”、“雷雨”、“打

出幽灵塔”、“压迫”、“生之意志”、“都会一角”等。

演出时收入的券资除作为该社经费外，还对外捐助社外事业，如筹建中山医院和筹办国货展览会等。当时社内设书报阅览室、卫生展览室、文化娱乐室、开办通俗小学及义务夜校。一九三七年抗战后，敌机时常来厦骚扰，教育局的教育馆向该社商借一部份社所为办公室，通俗小学及夜校即停办，在学学生转入教育局设立的短期小学学习。

#### 十五、“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宣传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该社组织新剧、话剧、平剧、街头剧的演出，又组织演讲队、歌咏队到街上演唱。同时该社各剧团自编剧本并演出新剧“马占山英勇抗日”，街头剧“捉汉奸”、“放下你的鞭子”等，还演出话剧“父子参军”、平剧“从戎杀敌”和“新别窑投军”等。

淞沪抗战发生后，该社的演讲队、歌咏队、街头剧等立即上街宣传，说书场多改说抗战新闻，听众很多。平剧、新剧、话剧都在该社演讲厅和鼓浪屿鹭江戏院演出，并于演出前报告抗战新闻，以鼓动人民同仇敌忾，保卫祖国的决心。

“七七”抗战爆发后，该社和市教育馆合编抗日歌谣，教儿童歌唱，并予以翻印，分赠各学校。当时该社的大部分人员，都参加教育人员战时工作团的工作直至厦门沦陷。

#### 十六、复员时期活动情况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留在漳州的社员龚金水（中统）、吴雅纯（军统）来厦复员后争夺通俗教育社的领导权。但因从漳州回来的社员李盘润、陈昆山、刘榕林

和龚较有关系，又都是平剧团团员，教育社的权力便操纵在龚金水手里。国民党政府接收厦门后，龚借益同人公会会址（太古洋行旧址）办理社员复员登记。当时，沦陷时在泉州的社员王仁和、陈镜辉、肖子绅等亦来厦复员并经登记。这时登记的社员两批七十多人，乃推选王仁和、杨清江等为代表向政府交涉，收回被教育局接收为教育馆的社所。

### 十七、中统与军统内讧

厦门接收后，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以黄谦若为首（中统）的市党部和以郭薰风为首（军统）的三青团，各树势力，都要把持群众团体。参议会、总工会、商会等被市党部把持。市党部利用各社团名义，联呈省党部控告郭薰风在厦罪行。龚金水未通过会议讨论，擅自盖上通俗教育社章参加控告。当厦门进行伪国民代表伪参议会选举时，龚金水也拉拢社员和家属到选区投中统候选人的票。军统社员不满龚的行为。但是中统社员人数多，该社仍为龚所把持。在召开理事会时，王仁和被选为理事长，龚金水、杨清江被选为常务理事，陈君山、陈镜辉为常务监事，杜德馨为财政理事；聘请叶春培、林振贤为干事。这时的新旧社员约二百多人。

### 十八、复员后的社务活动

一、社所收回后，首先开办通俗小学两班（半日制），由杨清江负责。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增办两班，改为全日制，学生一百多人。同时又开办义务夜校四所，由陈国驷、周琛瑶、肖子绅、叶春培等负责，学生一百多人。夜校校址设在

通俗社，树人小学、大王宫内、和安小学。

二、戏剧股只有平剧团得以恢复，因为平剧团团员大部分复员回厦，沦陷期间戏服道具寄存庄漫星家中，全无损失，可以立即恢复活动。新剧团团员复员回厦的很少，所有服装布景道具都被日寇烧毁，不能恢复。在这段期间，该社经济困难，平剧团举行几天的演出筹款，又向社员募捐，困难暂时解决。话剧演员，虽然复员很少，但也举行两次演出。演出的剧本为“陞官图”、“森林恩仇记”。

三、一九四七年三月间，该社的发起人，当时任胡宗南参谋长的陈文总辞职回厦，并拟转往香港时来社访问、龚金水等开会欢迎。会后该社推举陈文总、龚金水、杜德馨在厦募捐二千多元，又赴香港向香港福建商会募捐港币二万元，作为该社修理社所费用和基金。该款寄存香港福建商会。募捐结束，龚、杜回厦后立将该社修理费和添置家具用款，列清单向香港福建商会支领。该会前后汇来港币一万四千元，抵销上述费用后，尚存港币六千元作为该社基金。

六月间该社举办通俗讲座于该社右边空地上，每晚都有平剧清唱，并设饮食部为社员服务。

一九四八年元旦，该社在公园举行游春会三天。游春会有通俗杯篮球比赛，南乐演唱，武术，表演和歌舞，又在该社礼堂放映电影、演出平剧、闽剧等，让群众自由参观。

## 解放前厦门的图书馆

郭昆山

厦门解放前图书馆事业之兴起，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其时厦门由于文化发达，社会教育设施，较之内地进步。在社会教育机构中，图书馆的建立及其发展是比较迅速的。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厦门解放前的三十年中，厦门图书馆事业，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现将几个历史较长，设备较完善的图书馆简介如下。

**厦门市图书馆**。它是我省较早兴办的图书馆。一九一九年，它由厦门的地方绅士和厦门的“玉屏书院”、“紫阳书院”及厦门海关“博闻书院”等财团董事所创办，一九二〇年十月开放。当时以文渊井廿一号的“玉屏别墅”作为馆舍，称“厦门图书馆”，有上述各院及社会人士捐赠的藏书万余册。任周殿薰为馆长，余少文为主任。一九三〇年收为县立，改称“思明县立厦门图书馆”；一九三三年厦门市筹备处成立，复改称“市立厦门图书馆”；一九三四年市筹备处取消，仍称“思明县立厦门图书馆”；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厦门市政府正式成立，四月十三日又奉令改称为“厦门市市立图书馆”。并领出钤记，木质正方形，文曰“厦门市市立图书馆钤记”。

一九二〇年，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创办图书馆学讲习科，函各省市派员前往学习，厦门市推举余少文赴京学习，

并沿途参观各地图书馆设备情况。一九三〇年馆长周殿薰去世，任余少文为馆长。时厦门图书馆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余少文三次分别赴北京、南京、青岛三地参加图书馆协会大会，并往各省市图书馆参观，进行学术交流。对厦门市图书馆厉行改革，增设第二、三书库，图书分类采用美国杜威氏十进方法，用新编目法编制书名、著者、分类等目录三种，并编印《厦门图书馆声》‘每月一期’分赠国内外图书馆及文化机关。一九三五年，藏书扩充至四万余册，报纸四十份，杂志一百余种，还有王玉琛公司所捐赠影印《四库全书》一部和《吴英将军事略，平耿精忠数则》等珍本与秘藏抄本。同年馆舍也拓展原室后进房屋一座。这时阅览室可容五十人，平均每天阅览和出纳册数，分别为二百余人次和册次。开放时间采用全日开放制，除法定纪念日和节日放假外，星期日照常开放，并无休息。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日寇入侵厦门，馆长余少文逃往香港。九月十七日厦门图书馆失火，馆舍、藏书，尽付一炬，实为本市文化事业之一大损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乃择水仙路四十七号中国银行原址，加以改造，成立厦门图书馆。一面登报征求图书，一面接收虎头山中华中学图书馆残存图书，连旧有者约万余册，乃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日正式举行开馆式。内分儿童阅览室、普通阅览室、书库、演讲厅等。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馆长先后为王兆麟、陈懋复，馆员为吴淑达等。开放时间不固定。每月参阅人数‘以一九四〇年二月份起’到这一年的十一个月为例‘按日伪出版物《新厦门指南》记载：市立厦门图书馆逐日参阅人数统计表总计，成人六七四一人次，儿童四九七八人次，合计一一

七九人次，平均每月仅千左右人次。

抗战胜利后，厦门国民党教育当局于一九四六年接收伪市立厦门图书馆，改办市立第一图书馆于小走马路青年会，后又改称厦门市立图书馆，馆长李禧。一九四七年八月廿一日，馆址再迁移厦禾路一八六号。厦门图书馆虽是厦门唯一规模较大的市立图书馆，但门庭冷落读者稀，每日仅有数十读者，而办事人员则有六人之多。至于经费，每年虽拨给一笔，但因币值下跌，领到之后，只能购到几本书几本杂志。这时期馆藏图书增长很少，到临解放时，有五万余册。

**中山图书馆。**在“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一八九九年曾有人在河仔墘（今泉州路）设立鼓浪屿阅报所。越年，与革命党人有关的人士在大河仔墘（今龙头路）创办闽南阅报社，作为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潮和秘密联系革命志士的场所。一九二五年，闽南地区同盟会、中华革命党负责人之一的许卓然被鼓浪屿工部局抄家后，为了安全地与广州孙中山元帅府联系，拿了一笔钱交叶清泉在福建路（今第二医院门诊部）隔壁一座二层楼创办了一个阅书报室，后改称鼓浪屿图书馆。这可以说是中山图书馆的前身。刚创办的鼓浪屿图书馆，订有全国性的报刊和本省市的报刊杂志五、六十份。图书直接向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购买，另一部份是华侨和地方人士赠送的，合共五橱三、四千册。当时的办事人员主要是叶清泉。当时上海某报通讯记者李汉青，初是鼓浪屿图书馆的读者，后在该馆协助许卓然工作。国民党厦门市临时市党部筹委会成立，他被任为筹委会主任。

北洋军阀周荫人驻漳暂编第一师师长张毅被北阀军枪决后，他在鼓浪屿港仔后的别墅三层楼房一座，由李汉青以“鼓

浪屿华人议事会”议事处的名义向工部局交涉接收下来。兼作鼓浪屿图书馆的馆址，并聘请巨商黄奕住，华侨邱明昶等成立董事会。一九二八年五月，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就改组更名为中山图书馆。原来的办事员叶清泉于一九二七年清党时离开图书馆，中山图书馆由李汉青任馆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鼓浪屿沦陷。一九四二年，伪政府占夺中山图书馆，改办为鼓浪屿图书馆，任杨东壁（即杨少东）为馆长，办事员黄天至。抗战胜利后，厦门国民党教育当局于一九四六年接收伪鼓浪屿图书馆，改办为市立第二图书馆，任戴光华为馆长。一九四七年底，复归私立，恢复原称中山图书馆，李汉青为馆长，先后聘请陈荣芳、张圣才为董事长。这时藏书二万余册，报纸二十余份，杂志五十多种。楼下为书库和出纳处，二楼为阅览室。中山图书馆馆址幽静，空气新鲜，是阅读的好地方。但位置较偏僻，故读者无多，每日多者四、五十，少者二、三十人次而已；然而在一些外国驻华使领馆和海外华侨中，则颇负盛名，经常寄赠刊物。

属于学术研究性质的有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该馆成立于一九四六年五月。是泉州陈盛智、陈盛明昆仲创办的。陈氏兄弟有家庭图书馆，因鉴于厦门为海疆要埠与华侨出入国之枢纽，为求储集学术资料，鼓励研究海疆问题，沟通中南文化，促进海外发展，所以将家庭图书馆迁移厦门，化私为公，设立于本市虎园路十一号。聘张圣才为董事长，陈盛智为副董事长，陈盛明为馆长。资料馆内设图书、博物、研究三部，所有图书、博物资料，以有关海疆问题为主体。此外，并剪贴报纸资料以供参考。后以原址不敷应用，一九四七年三月迁于鼓浪屿观海别墅。该馆除开放阅览外，着重研究

工作，有海疆学术资料丛述之出版。藏书有一万一千余册，杂志九十五种，报纸四十二份。图书资料分类，采用中国十进分类法，其目录种类有分类卡片目录，善本、杂志目录索引，印本剪报资料分类目录。阅览人数平均每日八十余人。馆舍结构为庭园式，面积为六十八方丈，内有办公室、博物室、研究室、阅览室。经费由董事会筹措。

此外，还有学校图书馆（不包括厦大图书馆）。本市教育发达，学校林立。据一九三七年前的调查，公私立中学和职业中学和集美学区各校共有三十余校。学校图书馆中历史较长，设备较完善者，有集美、双十、厦门、大同、中华、同文、英华、毓德等校图书馆；其中集美学校图书馆是首屈一指的。该校图书馆成立之初，规模狭小，仅在师范部之居仁楼辟一室为临时馆址，一九二〇年作为馆舍的博文楼落成时，始为正式的图书馆馆址。这个馆舍的面积七千一百九十一平方米，类似宫殿式，分上中下三层，有普通阅览室、报刊阅览室、陈列室、史地研究室、中日问题、南洋问题研究室及报纸杂志、图书等书库。具有特色的是专设晒书台、装订课、铅字等设备。该馆自始设主任，管理馆务。自一九二〇年至抗日战争前夕，历任主任为李宗英、许吉甫、罗廷光、吴康、潘鸿秋、蒋希曾、蔡玑、黄毓熙等。该馆庋藏的中外书籍，据一九三三年一月统计，共一万三千七百四十六种、四万二千九百一十七册。此数包括杂志合订本，报纸合订本则未列入。图书分类编目采用前主任蒋希曾自编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兼采杜威氏十进法和杜定友等分类法。目录仅有分类一种，后续添制书名、著者两种。一九三一年秋，黄毓熙接任主任后，对馆务积极整顿，扩充装订课，增辟晒书

台，创设中日问题、南洋问题研究室，且协助各校整理图书资料，使图书馆的面貌焕然一新。其后，抗日战争爆发，该馆几次迁徙，图书报刊，遭受严重散失破损。到一九四九年临解放时，馆藏图书由原有的十万余册，只剩下八万余册，和三千余册的报刊合订本。其余报刊合订本和珍贵文献资料的散失破损之数，则无法稽考。

说明：

本文所述材料系根据《厦门市志卷十二学校志》、《厦门大观》、《新厦门指南》、《厦门图书馆声》、《集美学校廿周年校庆特刊》、《厦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等书所载的有关史料和访问叶清泉、张圣才等先生口述记录而整理的。

## 商办厦门电话公司

陈淑熙

厦门电话业，始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8年）十二月，鼓浪屿菽庄花园旧主林尔嘉独资创办的“厦门德律风公司”，在厦门寮仔后（今晨光路）设电话交换所，电话机系日本产磁石式，容量仅400门。线路敷设日产地下电缆，通话范围只在厦门市区，规模很小，机件落后，费用昂贵，用户稀少，但它却是厦门最早的电话。民国初年，日本商人德广另在鼓浪屿大宫前（现中华路12号二楼）创办“川北电话公司”，亦系磁石式，容量更少，只有100门。这两家设备简陋，又没有过海电缆，厦鼓一水之隔，只好望海兴叹。

后来热心实业的华侨巨商黄奕住回国后，看到厦门是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商业繁盛，原有电话设备不够完善，难以满足群众通话需要，就集资于中华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商得林尔嘉同意，收贴厦门电话公司设备，并向美国开洛公司订购共电式交换机480门。继又感觉鼓浪屿电话归日商经营主权旁落，而厦鼓通讯未能联系尤感不便，遂于次年（公元1923年）又承盘日商川北电话公司的设备，在鼓浪屿龙头路（今邮电支局楼上）倡议开办商办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鼓浪屿接线站，并在厦门赖厝呈（今大元路）设立总机房。黄奕住统一了厦门市内电话后，就对电话机械、线路等进行改装换新工作，再向美国开洛公司订购

11对海底电缆并完成敷设工程。中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一月一日完成了厦门共电式480门装置工程，并实现厦鼓用户首次通话。同年秋又增加了120门，合计600门。同时还重金聘请技术人员培训接线人员。中华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在禾山郊区江头设立交换站，通话线路也大为增加。次年（公元1931年）5月31日厦门市话又申请从1200门扩充到1500门。以后又经一番整顿，市话设备焕然改观。到公元1933年最大容量达到2000门，加上鼓浪屿400门，禾山100门，基本上满足了当时社会上需要。此外，市话公司还于公元1931年兼办漳厦长途电话中转站，不但市内通话方便，还能与禾山、石码、浮宫、海沧、漳州、南靖等闽南大小城镇直通电话（长话兼营不久于公元1935年收归国有）。

现将厦、鼓、禾市话容量扩展情况列表如下：

年度 交 换 所	1924年以前	1924年	1926年	1930年	1932年	1933年
厦门	磁石 400门	共电 600门	共电 900门	共电 1200门	共电 1500门	共电 2000门
鼓浪屿	磁石 100门	磁石 200门	磁石 300门	磁石 300门	磁石 300门	共电 400门
禾山				磁石 100门	磁石 100门	磁石 100门

清光绪卅三年十二月（公元1908年2月），林尔嘉创办厦门德律风公司时开办资本只有四万元，嗣于公元1914年2月遇火，所有以前设备与呈准备案文件均遭火劫，即于是年7月添资购机重行通话，经交通部核给电字第150号电气事

业执照一纸。中华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黄奕住鸠集侨资银元三十万元，以十万元向林购买全部旧有设备，以二十万元建筑大元路新址及添置新器材，包括改装共电式交换机及所有附属设备，于公元1929年11月30日报请交通部立案。并将原用600门磁石交换机拆往漳州，于同年12月5日呈请新设漳州通敏电话公司。

中华民国廿二年公元1933年9月10日黄奕住发起在鼓浪屿观海别墅召集全体股东28名计5090股开公司创立会。由黄奕住报告公司创立经过，订立章程，选举黄奕住、黄钦书、黄浴沂、黄友情、黄鼎铭、黄天恩、黄天锡等七人为董事、黄奕守、戴蒸然等二人为监事，公推黄奕住为董事长，公司宣告成立。公元1933年10月11日报请福建省建设厅转实业部核准扩大股份为一万股，每股一百元，增加股银达一百万元。（附录一）总公司设在福建省思明市，分公司分设在龙溪县漳州城及晋江县泉州城。1934年6月8日经实业部发给黄奕住设立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设字第726号执照。公元1935年7月1日又转呈实业部发给漳州通敏电话公司执照，话机磁石式，容量200门，资金十万元。公元1937年4月30日呈请交通部发给福建海沧电话公司民营电话执照民字第12号，磁石式话机，容量50门，资金一万元。同时又经交通部发给厦门电话公司民营电话执照民字第15号，总机容量厦门2000门共电式，鼓浪屿400门共电式，禾山100门磁石式。

中华民国十一年至廿六年（公元1922～1937年）间，当时营业情况甚佳，平均每月收入将近银元1.5万～2万元之间，除支出每月约五千元外，尚可盈利一万余元。商办厦门

电话公司除利用纯利扩充营业范围，计设有漳州、石码、海澄、海沧、泉州（材料已购置，尚未装设）等电话公司及兼营长途电话业务外，每年尚可分得股息与红利甚厚。

中华民国廿六年（公元1937年）抗战军兴，厦门处在敌人威胁之下，敌机经常骚扰，为避免损失计，商办厦门电话公司当时准备迁往漳州，故将所有可以拆移之器材全部拆往禾山，准备由集美运往内地，后因国民党军队一五七师驻扎禾山一带，估计敌人登陆时可能先占住禾山，因此乃将该项器材转移至鼓浪屿存于三丘田仓库。

厦门将近沦陷时，警察局长沈觐康令该公司必须把所有设备器材全部烧毁。因此该公司除经拆走大部器材外，号召职工撤退时每人规定随身携带器材的件数，如话务员每人应带司机生活机四部，并准备汽油烧毁未能携带走之器材，后因撤退时间匆促未果，唯发给职工每人银元十元及胜利后优先录用证明书一纸。

中华民国廿七年（公元1938年）5月间日本侵略矛头指向厦门，在五通登陆，厦门沦陷。商办厦门电话公司市区交换所现有设备被敌占据，禾山交换所中弹焚毁，其线路等均被拆去，只有鼓浪屿交换所因是外人居留地所在，而且范围狭小，未被重视，得以继续经营至抗战胜利。沦陷期间除鼓浪屿交换所留用人员外，其余厦禾两交换所人员全数遣散，转入内地谋生。

日伪统治期间，厦门与鼓浪屿电话联络，于公元1938年12月13日开始恢复。公元1940年11月11日由敌伪市政府为主成立“厦门电气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下设电报局与电话局

经营电报、电话业务，把官办事业改为民营。该公司系中日合办，资本的构成成份为日方占47.5%，敌伪市政府占40%，旧电话公司占12.5%，合计资本金额为捌拾万日元，实际投资金额为肆拾陆万伍仟元。现将该公司股份股金列表如下：

投资者	资本额(日元)	实付资本额(日元)
敌伪厦门市政府	320,000	160,000(现金)
旧厦门电话公司	100,000	100,000(现物)
国际电信通讯株式会社	280,000	140,000(现金)
福大公司	70,000	35,000(现金)
福大公司	30,000	30,000(现物)

厦门电气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除厦门敌伪市政府、国际电信通讯株式会社均系缴纳半数股金外，福大公司以三万五千元现金、三万元机器材料折价入股，并利用旧电话公司原址房屋及地下电缆，另星器材等现场作为投资，每股50元，共16000股，股东10名，电话公司占二千股，实际上该公司设备系被日人占用，美其名为“投资入股”，实际并未提出资金参加股份。

第一届厦门电气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系由伪市府经济局长卢闲川充任，国际电信通讯株式会社野村镇（日人）为常务董事，并由日人指派许古山充旧电话公司代表与福大

公司代表笹田一尚（日人）及小松三郎（日人）为董事，并由伪市府财政局长金馥生与日人堀透（1944年改选日人滨田林藏）为监察人。当时从业人员86名，内日人21名，台湾籍62名，中国人3名。

敌伪公司成立后，先着手更新设备，原计划将电话局转移他处重行设置，后为节约资金和器材起见就在原址更新设备，将电话公司开洛式共电交换机全部拆卸，改装日式交换机1260门，市内线路大部分利用原有地下电缆加以修补并在地上必要的地方增设线路，另添置一些另星器材。

中华民国卅年（公元1941年）1月厦门电气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参加东京召集的日、满、华电气事业经营者会议，并签署《东亚电气通信业务协定》自4月1日实行。从1940年11月11日至1941年3月31日电话用户数由751户增至796户增6%，电话收入也随之增加。电话设施方面增设厦鼓间海底电缆约700公尺，从六回路增至九回路，以缓和厦鼓通话紧张状况，另座席数也从七座席增为八座席。公元1942年6月19日完成厦门电话局内部改装工程，顺利进行新旧设备的交换工作。公元1942年9月19日完成在原厦门至鼓浪屿三条海底电线所在地增设约三十条新海底电话线路的工程，划开厦鼓通话新纪元。从公元1942年4月1日至公元1943年3月31日电话用户达1131户比上年增118户，到公元1944年3月31日止电话用户数达1162户，比上年又增31户。由于物价腾贵，开支增高，为维持收支平衡，自公元1942年11月1日起全面调整电话收费，公元1944年1月份起又增收电话业务费用，以巩固公司财政基础。现将厦门电气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元

1942年度损益情况列表如下：

1942年度(1942.4.1~1943.3.31)		1943年度(1943.4.1~1944.3.31)	
收入之部	支出之部	收入之部	支出之部
电信 收入	元 332,810,40	电信 收入	元 136,218,77
电话 收入	121,441,27	电话 支出	45,227,52
利息 收入	3,755,55	业务 支出	185,616,07
杂 收入	16,681,34	减价 销却 费	20,052,17
计	474,688,56	计	387,114,53
当期纯益金	87,574,03	当期纯益金	71,258,65
计	648,572,39	计	577,313,74

中华民国卅四年（公元1945年）抗战胜利，厦门电气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初由厦门市政府主持移交，属于电报部份资产由交通部接收员杨元拔接管恢复厦门电报局，属于电话部份资产由市政府工务局先行接管，1945年10月5日成立电话整理处。经商办厦门电话公司呈请发还自办，以维护华侨投资，并推常务董事黄天锡为接收厦门电话局全权代表，向市政府接洽具领。但市政府曾接交通部厦门区电信接收员杨元拔电，以“厦门报话应遵何总司令（申删）通电统由本部接收”为词，向市政府交涉接收电话局，而市长黄天爵以未接交通部电，拒不移交。后经市府请示省府复奉省府主席刘建

緒10月27日手令以“复兴厦门系于侨资，不可因近废远，即予发还”。乃于公元1945年11月19日发还商办厦门电话公司营业权，资产亦交该公司保管，发还时曾邀请杨元拔参加，杨以未接交通部令拒不参加，并向市府提出保留该公司资产及营业权的变更。市话公司领回后，一面先行营业，一面整理资产，现将重要器材数量列表对照如下：（表插页在后）

商办厦门电话公司正在拟请赔偿之际，又接市政府通知转奉省府电节开：“本案经陆军总部移送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兹准该会电复应由交通部接收，其原主可派员参加，接收后俟核实在情形，除在占据期间，其敌伪所增资产设备应归中央政府外，其原有部份得由原主提出证据备保领回。并原来产业因抗战所受损夫可报院向敌提出赔偿，不得以敌伪增添部份作抵”。要求将厦门电话交部派厦门区接收员接收清理。故商办厦门电话公司不得已于中华民国卅五年（公元1946年）1月10日又将营业权及一切原物现金帐目等项暂交交通部厦门电信接收委员即厦门电信局长杨元拔收去。后由原电话公司董事长黄浴沂于1946年2月1日呈奉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复以：“交通部电文曾明白宣告、‘民营通信机构如系于战时被敌以强力占有者，可查明发还原主’”。按照上海、福州等地公用事业均予发还原商继续营业为例，以及该公司纯系侨资组织之民营事业等三点理由，要求政府以扶植民营事业之决心与奖励侨资内流之期望，对该公司亟宜信加爱护”。据以请求发还。同年3月3日复接行政院院长临时驻沪办事处通知略以：前据台端本年2月1日呈请饬令发还厦门电话公司等情，已陈奉院长电饬

商办厦门电话公司原有设备存料与日伪厦门电气通讯公司电话局现有设备存料重要器材数量对照表

机 器 材		电 式 交 换 机		领 台		监 班 台		向 讯 台		测 验 台		电 架 共 用 台		电 式 机		蓄 电 池		充 电 机		振 铃 机		件		百 门 磁 石 机		磁 石 式 话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座席	18	容量	2000	台	2	合	1	4	2800	2044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0	
原 有 设 备	9	现 有 设 备	1200	原 有 设 备	1	现 有 设 备	1	原 有 设 备	3	现 有 设 备	2700	原 有 设 备	1480	现 有 设 备	2	原 有 设 备	2	现 有 设 备	2	原 有 设 备	1	现 有 设 备	1	原 有 设 备	1	现 有 设 备	1	原 有 设 备

线 路 部 分

器 材		地 下 电 缆 (对 / 公 里)						水 底 电 缆 (对 / 公 里)						架 空 电 缆 (对 / 公 里)						胶 皮 箱 (对 / 个)						电 缆 箱 (对 / 个)						木 小 交 换 机 (公 尺)						磁 石 式 话 (公 尺)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项 目											
原 有 设 备	50	100	200	300	20	30	50	5	10	15	25	50	100	5	10	15	25	50	100	5	10	15	25	50	100	5	10	15	25	50	100	5	10	15	25	50	100						
原 有 设 备	2.3	1.6	1.9	2.3	0.76			0.79			1.5	1.2	5.9	3.5	36	159	2680	37542	4909	57	4.8																						
原 有 设 备	1.0	2.1	2.3					0.80			0.14	0.9	1.5	8.3	2.9	4.14	140	1500	10180	3000	56	4.1																					

附注：原有设备一部份被拆卸

器 材		架 空 电 缆 (对 / 公 尺)						电 缆 箱 (对 / 公 尺)						胶 皮 箱 (公 尺)						木 小 交 换 机 (公 尺)						磁 石 式 话 (公 尺)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项 目				
原 有 存 料	5	10	15	25	50	100	200	300	5	10	15	25	50	100	5	10	15	25	50	100	5	10	15	25	50	100	5	10	15	25	50	100		
原 有 存 料	60	95	873	885	698	1345	18	909	4	4	14	5	9475		11	2					236						2250							
原 有 存 料	520	536	16	996	703			13	13	10	10	6		5000	26	1					765	1403	200											

附注：现有设备大部分系原有设备遗留迄今

交通部及粤桂闽敌伪产业处理局林继庸局长准予发还”。乃于公元1946年4月11日领回营业，设备器材和现金帐目亦由厦门电信局拨归市话公司收领，但须划分电话公司原有资财及敌伪设备器材。原有资材损失部份应候行政院向敌索赔，而敌伪设置资材即应由公司备价收购。所有敌伪设置资材经中央信托局、粤桂闽敌伪产业清理处估价总值法币8,593,020,000元。电话公司以交换台估价项下1680号，实际仅1200号，多估480号为词，要求减低估价总值。因公文往返拖延积压，货币贬值，至公元1948年4月由中央信托局粤桂闽处理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核回，以物价上涨照估价增为二倍半计法币21,482,550,000元，由电话公司分三期于公元1948年7月3日、8月2日及9月1日缴付清楚。公元1948年9月15日才由中央信托局正式点交厦门电话公司敌伪物资。商办厦门电话公司领回营业时，厦门交换所日式交换机和容量只有1260号，不足供应群众通话需要，根据当时发展情况增加了设备。公元1947年1月扩设美式交换机420号，公元1948年1月再扩设美式机至600号总容量合成1860号。

解放前夕，国民党妄图垂死挣扎，急需架设禾山电话，故由市政建设委员会会同电话公司组成小组研究结果，订出两项原则：（一）建设费除由公司负担美金五千元外，另由市政建设委员会补助美金一千八百元，禾山各保筹助美金一千二百元；（二）建设后，全部资产应归电话公司所有，由电话公司负担是项乡村电话的维修责任。根据此项原则由市政建设委员会拨给美金1280元。公元1949年1月间架设完竣，同年5月完成禾山区电话建设，初装容量100号后减至

40号，在江头设立交换所，从此电话网遍布厦门全岛。

抗战期间因战事关系，商办厦门电话公司董监事多年未能改选，其间董事长黄奕住，董事黄鼎铭相继逝世，遂由黄钦书，黄浴沂、黄友情、黄天恩等人发起于中华民国卅四年（公元1945年）8月25日在上海召开股东临时会，改选黄钦书、黄浴沂、黄友情、黄天恩、黄天锡、黄德森、黄世华等七人为董事，黄德隆、黄世禧等二人为监事，并公推黄浴沂为董事长。公元1946年4月22日在上海召开董事会，聘请董事黄天锡兼任公司经理于5月1日就职。公元1947年8月25日重估固定资产，调整资本，扩大股份为捌万股，每股一万元，增加资本合计法币捌亿元。公元1948年3月6日国民政府经济部发给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增加资本呈请变更登记执照。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政局紊乱，物价波动，投机倒把猖獗，市场变相繁荣，经纪商多利用电话打听商情，常有一家装用两三架电话，公元1948年电话用户数达到最高峰时期。现将公元1947到1949年电话用户数列表如下：

年 度	全年电话用户总数(户)	每月平均电话用户数(户)
1947年	22,649	1,887
1948年	25,803	2,150
1949年	23,957	1,996

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虽然用户激增，而商办厦门电话公司还逐年亏损。公元1946年结亏法币59,385,629元，

公元1947年结亏法币18,502,764,89元，公元1948年结亏金圆卷751,087,64元，公元1949年结亏人民币（旧）67,872,905,80元。直到解放以后，实施公私合营，再度重新整顿，我市电话事业才发生根本变化。

## 附 录

### 一、厦门电话公司向市政府申请股权登记

查本公司前奉钧府腾戍东府工公字第539号批示，饬令至迟于三十四年底以前登记股权，遵经于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彙齐全数股票，计一万股载明股银总额一百万元携呈市工务局请求登记业由该局公用科于登记后在股票背面盖戳证明在案。

——录自1946年10月3日电话公司“呈复本公司股权经已全部携呈工务局登记在案”的呈文

### 二、电话公司向市政府办理营业执照检验登记手续

窃查属公司于国民十八年创立，二十三年呈奉实业部准予登记核发股份有限公司设字第七二六号执照在案。兹准厦门市商会转奉钧府建字第11041号训令，略以收复区各种公司登记处理办法规定辖内所属各公司应克日依法向建设厅缴验所持有之执照办理登记手续，……理合检同执照原本及影本各一张，具文呈请鉴核。恳盼准予核验，签盖证明，以资送请登记。

——录自厦门电话公司呈送执照原本及影本请检验签盖以资送请登记的呈文

### 三、福建省建设厅要电话公司拟具整理计划并编收支概算表

“查该公司全年营业收入不过壹亿贰仟余万元，而薪工

支出占壹亿零贰佰余万元非亟图改善，亏蚀堪虞，应拟具整理计划并收支概算表呈核”。

——录自“厦门电话公司1947年8月16日向市政府报送该公司改善业务意见书的呈文”

#### 四、厦门电话改善营业意见书

查本公司系侨资创设事业，纯以服务桑梓利便公众为主旨，战前惨淡经营，业务逐渐扩展，交换设备容量叠增至二千五百号，实装用户数曾达二千二百号，营业颇为发达。其后因受不景气的影响，致用户数锐减，但营业仍勉可维持。民国二十七年本公司不幸沦敌，损失甚重，迄光复后呈准发还，交换机容量只存一千六百号，既不敷供应公众要求，本公司营业收入并受箝限，益以战后物价不断升涨，公用事业请求调整收费，须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公牍往来既需时费日，政府审核又过份严格，致使本公司在采办材料及其他方面每不及争取时效，而支出预算亦永落物价之后，在收入固定支出屡迁情形之下，本公司三十五年度亏损达五千余万元之巨(股利未计)；倘不亟谋补救，前途危险殊甚。爰拟具改善营业意见，仰恳各级监督机关切实赐予扶植，并有赖于地方各界人士予以深切同情也。

(一) 收支平衡及合理利润——本公司收入固定，支出亦应符合预算，始得求收支之平衡，战前物价稳定，公司经济以“量入为出”为原则，维持尚无困难。就民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收支予以平均计算，年收约为二十万元，而支出部份约占该数百分之六十五，其余百分之三十五为盈余，约得七万元。除提存法定公积金外，股本一百万元，并得分配股息六厘。此乃表示战前本公司营业，不但收支可以相抵，股东且获得合理利润。战后物价变动频仍，本公司在收费方面既不能随时改订价

目，而于员工待遇之合理调整，维持材料之高价采入，以及其他各项支出之溢加，又不得不予应付，收支逐失平衡。及至本公司请调整收费，政府审查预算时，每以减轻用户负担为理由，剔核极严，对于公司过去不敷之弥补以及未来因物价涨升关系可能再遭受之亏损，从未允予考虑，此实造成本公司巨额亏损之主要原因。伏查中央政府一再宣示扶植民营事业之德旨，本公司要求收支平衡微及股东合法利润，当邀各级监督机关及地方各界人士之体察与扶助，对于用户之负担及公司维持，应兼筹并顾，固本公司所祈求者也。

(二) 扩添容量以增开财源——光复后本公司交换机容只有一千六百号，仅及战前设备百分之量六十五，战后厦埠为华南重要吐纳口岸，舟车辐辏，商业繁盛，电话之需要，极为迫切，故扩添容量实属急务，惟电话器材奇缺，各地交通又复不便，搜购及输运具非易事，本公司于三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呈准发还，即感扩充之需要，遂计划先添容量四百号，经多月努力，打破种种困难，幸于三十五年十二月杪完成，并于三十六年元旦日启用，非惟利便公众使用，且得稍苏本公司经济窘困。查本公司三十五年度因收入固定，支出屡迁，只员工薪津一项支出已占收入总数百分之十八，故该年度亏蚀极巨，自扩添四百号后，三十六年收支情形略见好转，就上半年结算，员工薪津所占总收入的百分数已逊退至百分之五十，惟按员工薪津指数比较战前，只增一万倍左右，而物价普通已达二万余倍，电话材料且及五万倍，是则战前本公司员工薪津占总收入百分之三十五，现在应更较该百分数为低，三十六年上半年结算为百分之五十五，实嫌距离合理标准尚远，故该上半年仍须亏损四千余

万元（股利未计）。本公司现正计划再扩充容量，逐渐恢复战前容量数字，将从“开源”方式，增辟财源，以维持收支之平衡，庶几不至增重用户负担。但现时国外贸易未恢复正常状态，材料抢购非易，计划何日实现，实难测定，惟本公司必当以全力求其早达目的。

总之，本公司复业于浩劫之余，百废待举，乃战后物价不断升涨，支出费用既日益繁加，收费方面又严受管制，遂致不敷巨甚。补救方法，唯有增费与辟源两途，当求并进，以速事功，沥陈意见，幸垂鉴焉。

——录自厦门电话公司“改善营业意见书”

#### 五、电话公司调整资本收足新股款

本公司按照工矿事业重估固定资产价值调整资本办法，请求调整资本至国币八亿元……于卅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收足全数新股款，计国币621,723,893,71元，专户存入中南银行，一面办理变更登记……

——录自厦门电话公司董事会1947年11月24日送市政府“为调整资本收足新股款请派员检查”的呈文

#### 六、厦门电信局杨元拔要求接管电话公司

“……查厦门市内电话，迭经元拔遵照部令，电请贵府移交，当准贵府十二月文代电复，已电省府请示、办理，……今省府既已明白核示，交由部派厦门区接收员接收，自应将前伪厦门电气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电话局交由元拔接管，当无划分资产业务之理。至贵府发还公司营业权一事，元拔从未承认。……今厦门市话已奉省府电，经陆军总部移送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核准交通部接收，对于元拔前请移交伪电话局一案，已告完全解决。亦即原商办公司方面再无领回营业

权之根据。又原商办公司因抗战所受损失，可报请行政院向敌提出赔偿，其在敌伪强占以前之原有设备未遭损失者，元拔已奉交通部电，可由部估价收购，就公司股东权益而言，所有战前设备均得分别取偿，已至平允，综上情形原商办公司，当亦无所借词，事关中枢通案，即请贵府转饬公司代表，即将市话业务移归元拔接管俾符功令……”

——录自1946年1月8日厦门电信局致市政府“请转饬原厦门电话公司将业务即日移交”的代电

#### 七、厦门市商会请市政府转报省政府准予电话公司维持现状免交部接收

查该公司确系华侨投资创设，该创办人过去对于本市民用事业之贡献亦多。此次在沦陷期内所蒙受损失，尤属惨重。……请维持现状，借副政府扶植华侨民营事业之至意。

——录自1946年1月5日厦门市商会“请维持公司现状，准免交部接收”的呈文

#### 八、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要市电话公司交（交通）部派厦门接收员接收

“经陆军总部移送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兹准接委会秘戍马代电复：应由交通部接收。接收时，其原主可派员参加，接收后，俟合核实在情形，除在占据期间由敌伪所增资产设备，应收归中央政府外，其原有部份，得由原主提出证据，备保领回。至原来产业，因抗战所受损失，可报院向敌提出赔偿，不得以敌伪增添部份作抵。等由：仰即将厦门电话交部派厦门区接收员接收清理。

——录自“1946年1月18日厦门电话公司董事会请市政府主持公道转呈层峰发还自办并将伪公司电话局全部资材移抵损失”的呈文

九、市电话公司历诉陷敌期间，公司损失惨重，而且法定营业时间未满，应受合法保障，要求发还，并以伪电话局全部资财，移抵本公司损失，不敷部份，再报请索赔。

“查本公司陷敌七载，损失惨重。国土重光，蒙省政府主席刘渝准发还自办。方幸浩劫之余，重得为公众服务；不图领回营业未几，又复派员接管。虽政令不容不遵，而下情上达实有不能已于言者。夫原市电话原属本公司鸠集侨资全力建设，陷前费尽苦心，惨淡经营；陷后全员退却，大义凛然。我政府从未加以物质上及精神上之扶掖奖励；今胜利来临，不先问商民疾苦，乃乘机接管，不惜为坐享现成之措置，着令本公司萃大血本，以换取需时费日而又不可必得之向敌索赔。设身处地，其何以堪！姑勿论本公司法定营业年限未满，应受合法保障，即使公用事业以归国需，乃国策所定，而不可变更者，则其他如是，本公司独何——，考诸事实：上海外商经营之电话公司，既已发还，而本省榕垣，两度沦陷，商办电话公司亦复存在，是岂本公司所可得其平也哉？再以敌人增添资产设备言，战前本公司容量二千号，现减为一千二百号，各项设备，具见减缩，增添之义，诚属费解。矧敌人占夺本公司资财，经过相当时间，以经营及变卖方式，获取营业利益，然后组织伪公司（民二十七年五月本公司被占，民二十九年十一月伪公司始组成），即以该项利益，充当资本。如认此系敌人增资，想非法理所能容忍。我政府一再宣示：扶植民营事业，鼓励华侨投资。诚能本此意旨，以伪公司电话局全部资材转抵本公司损失，不敷部份，再行报请索赔，是于情理之中，而又可以昭信于民。否则，传闻所及，影响华侨投资，当非浅鲜！”

——录自前揭

## 解放前的厦门卷烟业概况

陈郑煊

吸烟是世界上最普遍性的一种嗜好。厦门开始有吸烟的习俗，据说是明万历年间，烟草从菲律宾的吕宋传入中国以后。当时吸烟者，都用竹烟管吸烟叶丝，或以特制的铜烟管盛水吸条丝烟（一名“水烟”）。烟丝的来源，一般是闽南的平和、长泰以及闽西的永定等地出产的烟叶。自从一八四二年厦门辟为通商口岸以后，洋商利用特殊地位，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把英、美机制的卷烟运进厦门推销。这时候，厦门才逐渐盛行吸卷烟，土产的烟丝受到很大的打击。外国卷烟输入厦门倾销的数量，逐年增多，数字难以统计。

一九〇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英美烟草公司在厦门设立南方区的推销分段（属香港部），委托厦门盛记号为代理商（经理李有德）。不上两年，又委托厦门隆泰号为代理商（经理林文华）。除在本地兜售外，並向闽南一带推销。出产的卷烟分为高级、普通两种。高级烟有：五十支罐庄的大炮台、三炮台、大使馆等牌。普通烟有：十支锡包庄的哈德门、老刀牌等。一九〇四年（清光绪三十年）后，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厂，把出产的卷烟运进厦门，著名的有：白金龙、地球牌、多宝牌等。烟味醇芳，质量不差于英美卷烟。不久，广东永泰和卷烟厂出品的红锡包、双马

牌、仙女牌等卷烟亦运到厦门推销。因为国产的卷烟价钱比较便宜，销路广阔，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卷烟，受到一定的影响，销售盛况不如以往。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英美烟草公司为了要与中国出品的卷烟竞争生意，在漳、厦两地，以“开彩票”的方式进行兜售，凡是烟包中附有彩票者，可以分别等第领取奖品（如：金戒指、热水瓶、雨伞、香烟等），业务有所好转，后来因为当地的人民群众，识破这是一种诱骗的手段，推销效果渐差，于是无形中自行取消。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厦鼓一些华侨与资本家，合股在鼓浪屿三崁田渡头成立东亚卷烟厂，虽然规模不大，但亦算为厦门首创的卷烟厂。出品的香烟有：飞机牌、跳舞牌等。初开办时，曾在报纸上登载广告，其中有段云：“外货充斥我国者，经济侵略也，本厂出品香烟，系为提倡国货，挽回利权。”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后，厦门香烟总批发公司林立，计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地址设在海后路）、英美烟草公司（地址设在海后路）、鹭江烟草公司（地址设在番仔街——即现昇平路）、东亚烟草公司（地址设在鼓浪屿港仔后）、华品烟草公司（地址设在开元路）、合兴利烟草公司（地址设在鼓浪屿港仔后）、上海光中香烟厂闽南总批发（由厦门泰山行为代理商）等。过后，由于卷烟销路广阔，商人获利较厚，代售卷烟商店不断增加。

抗战前有菲律宾华侨林为白，来厦创办中原烟草公司，工厂设在先锋营，出品香烟有百豪士、旗牌。一九三八年厦门沦陷后，日伪将中原烟草公司劫夺为自有，改名为南兴烟

叶公司，将原有中原烟草公司所存的美国烟叶、和永定烟叶等，强迫该厂工人生产。烟厂地址仍在先锋营，生产额预定每年日金五十万元，男工人三十名，女工人一百二十名。产品有：牡丹牌、椰子牌、平和牌等卷烟。当时沦陷区与内陆交通断绝，以前的平和、长泰、永定等地出产的烟叶不能运进厦门，原料供应奇缺，本来计划在金、厦两地试种烟叶，以谋自给，结果未能成功。日伪当局为了要补救市面上的卷烟荒，从上海运进华菲烟草公司与大东南烟草公司出品的卷烟。还有不少日商，乘机往香港运进欧美的卷烟和烟叶，从中获利，换取黄金、白银。厦门沦陷期间，米珠薪桂，人民生活困苦，有不少烟瘾的人自动戒烟，或以烟纸自卷烟丝。市面上出售的香烟，吸者多半是日伪人员与富商。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日伪所开设的南兴卷烟厂，在原地址重新经营，后因上海卷烟、龙岩卷烟，以及外国卷烟源源涌到，南兴烟厂大受打击，终致歇业。当时厦门市也有一家小规模的家庭卷烟业，地点设在溪岸街玄妙宫，男女工人二十多人，产品是手制的卷烟，价钱便宜，主要是销售给一些劳动人民。

一九四七年间，上海康乐卷烟厂（中美合办）认为鹭岛是繁华之埠，有利可图，在厦禾路设立分厂，公开招雇员工，又在《江声报》上，登出举行蔬果牌（新产品的卷烟）第一届助学金启事，委托大同路东亚贸易公司为闽南经销处，采用若干空包（盒）换取牙膏的方式，作为招揽顾客，广销产品的方法。不久，厦门又建立了一家华康卷烟厂（资本家沈水洪创办），地址曾设在厦禾路转入小学路之处，出品的卷烟有：老头牌、红霞等。当时本来还有华侨烟厂（地

址设在同文路)与重吉工厂附设的卷烟厂，由于原料缺乏，流动资金一时接济不及，以致生产停顿。

厦门解放后，华康卷烟厂在一九五四年八月间，改为公私合营的厦门卷烟厂。

歌曲《新华春常新》、《向阳花》、《百花园》、《金秋喜气浓》、《欢腾的节日》、《革命乐曲》、《人民乐曲》、《鼓乐声中》等，都是

## 博文斋及其唱本

罗时芳

歌曲《喜乐年华》、《红灯照》、《红梅报喜》、《大团圆》、《喜乐年华》等，都是

闽南历来为民间曲艺盛行之乡，有锦歌、南曲、车鼓、十音等等，形式多样，历史悠久。尤以锦歌、南曲流传最广，遍及闽南、台湾、南洋各地。昔日厦门，大街小巷，吹奏、歌唱锦歌、南曲之声，随处可闻。各种专业、业余组织，称“阁”称“堂”，遍布各地。也有盲目艺人上街卖唱。

每逢节日、庙会，各种“堂”、“阁”出动“歌仔阵”，或踩街演唱，或“排场”坐唱，热闹非常。民间说唱的兴盛，使得厦门一些书局(书店)经营起锦歌、南曲唱本的出版、销售业务。这些唱本的印行一方面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需要，

一方面对锦歌、南曲的传播和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这种经营始于何时，有待进一步稽考，为厦门老一辈人所熟知者即有晚清期间的会文堂、博文斋等书局。

会文堂印行唱本较早，多为“老本”，较简炼，为木刻版。这种版本于今已难见到。

博文斋开业于清光绪末年(公元一九〇八年)，店址在甘四崎脚(现大同路尾)。店东林进财，又名国香。博文斋主要经营书籍文具，兼营“歌仔册”(锦歌唱本)、南曲曲词的印行业务。早期的“歌仔册”都是木刻版本，在本地刊行，封面有人物绣象。

到了清末民初，改在上海石印，成书后运

回厦门销售。唱本只印唱词，都是七字句，买者用锦歌曲牌按词而歌。所唱曲牌民间自有习惯，如《英台三伯》开篇四句，至今老一辈人尚能清楚记得，都是唱的【四空仔】。早期印行的“歌仔册”，多为传统名篇。根据篇幅长短，或出连本，如《英台三伯》、《陈三五娘》、《陈杏元》、《秦雪梅》等；或出全本，如《孟姜女》、《郑元和》、《吕蒙正》、《火烧楼》、《加令记》等。后期新编的有《詹典嫂告御状》等。由于“歌仔册”深受群众欢迎，销路很好，于是有人在原本基础上加以繁衍、发展，增编了不少新段子。以《英台三伯》为例，原来《游园》赏花一段只用了八句歌词，只写了几种花卉，有人据歌词中有赏“百花”的句子，增写了几十种花名，拉成长达五十句歌词的段子。又如《英台拜墓》，老本只有几句歌词，有人把它繁衍成上百句的长段《英台廿四拜》。至如《安僮买菜》，竟是无中生有，多出三场戏。其他新编褒歌、杂歌如《雪梅思君》、《廿四送》、《十二生肖歌》、《紫菜歌》、《跪某歌》……等，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形成了一个以“新改”、“新编”之风为特征的“锦歌盛世”。博文斋等书局收买了这些新歌，印成小唱本发行，使“歌仔册”的出版蔚为大观。仅博文斋石印《尾蝶记》封底新歌广告的曲目即有八十多种。数量之多，于此可见一斑。

博文斋印行的南曲唱本，都是石印，也有绣象，无工尺谱，惟唱词边有“点察”（注明节拍的符号）。每套十二本，每本有几首曲词，如《出汉关》、《满空飞》、《年深月久》、《三哥暂宽》等。

博文斋等书局出版的唱书，除自行销售外，还批发给本

地及闽南各地的同行和小摊贩销售，销路很广。林进财有两位弟弟南渡菲律宾的马尼拉，各开一家书店，店号“博文书局”、“端文书局”，都兼售唱本。所卖唱本也都是由厦门运去的。除在马尼拉销售外，还转卖到东南亚各地区和台湾，进一步扩大唱本的流传范围。

博文斋于抗日战争开始后关闭，举家迁往内地，厦门无人留守，货物被盗，店屋破损。抗战胜利后，少店东林文宣回厦复业，收拾残局，勉强维持，数年后宣告歇业。

林文宣先生为我市南曲界老前辈，现任福建省曲艺协会常务理事。

## 集安堂的一段小史

林 松

集安堂南乐社（旧称曲馆），据传创于光绪八年（一八八二），是否准确，无从证实。有人说：它的馆址，初设在望高石附近，后辗转迁至桂洲堆（山仔顶）。时会员弦友，较多知识份子，如擅弹琵琶的陈秀津（号万金）、白坎臣（第一期南曲培训班老师白颤之父），擅吹洞箫、横笛的黄鍤山（新加坡归侨，曾参加中山先生同盟会），擅拉二絃和弹三絃的陈颐堂（号昆来）、林霁秋（即《泉南指谱重编》的写作者），……等。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八月十五至十七日，三个晚上举行灯谜大会，邀请当地喜爱此道者，莅场打射，报鼓之声（猜中必击鼓三声），达于户外。由此可知该堂不仅是一个南曲娱乐场所，还有其他文体活动。

不知何时为何移到田仔墘的一间面积不小的平屋，其业主为宝记买办邵伯甘氏。此屋前有一广场，民间丧事纸糊厝和禁烟抓来的充公烟具，都在这个地方焚烧。甚至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三日，美国传道牧师益德·博士，也由教会假这里搭台，请其对众演讲。在此之前，集安堂吸收的新会员颇多，有陈益炳、张扬波、邵贞茂、黄遂弼……等，并延请林祥玉为曲师，长住里面，传授弦友南曲。记得有一次在广场开一小型运动会，有短程赛跑和表演拳术等项

目。该堂如遇喜庆之日，也曾集资聘请“掌上班”（木偶戏），在其庭中演出，以娱会众。未悉是何年代，河仔墘成立一集安别墅。主持其事者，听说系陈美弦、曾厚坤、李启芳、以及弦友陈裕尚、蓝涌泉、傅嗣东等。

辛亥革命活动期间，该堂有不少弦友，参加是项地下活动，上述的陈、张、邵、黄诸人，大概他们都受到热心革命的黄鍤山的影响和鼓舞而参加的。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九月，厦门光复前夕，张后保草仔垵，组织义务民团。团的队伍，多系劳动人民，其中有驳船船工、建筑和搬运工人。于必要时，全副武装集合列队到田仔墘广场，听取集安堂进步分子的演讲时事和应如何救国等的伟论。这种情况，是笔者亲见的。集安堂既有革命志士隐藏在内，难怪光复后，厦门新任军政府首领张海珊，对该堂弦友，致力于革命事业的贡献，极为嘉奖。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五月，田仔墘旷地，由邵氏后人，以木板土瓦起盖武陵戏园，演唱戏剧或放映无声电影，集安堂与其望衡对宇。越数年，不堪演戏锣鼓的喧闹（当然也有其他原因），乃放弃原址，全部迁入河仔墘集安别墅。此后，纪老先生经甫、叶文炉、吴深根、陈江渠、任清水、林文宣、吴萍水，常在此别墅，整弦合奏，引吭清唱，而田仔墘空屋，则由通俗教育社承租。经过若干年，该社在中山公园西隅自建社址（即现在歌舞团排练场），毋须续租，乃归还集安堂。当时该堂有人倡议举出四位弦友，向工商界募捐建筑费，将此退回的旧屋拆卸，改建为三层楼房。在未动工前，收到之捐款，由陈昆来经手，暂存中国银行（时陈任该行襄理），以待支用。新楼落成后，所有两处弦友，时常荟

萃于此，川流不息。嗣后寄居新楼的黄韫山，竟一病不起，溘然长逝。集安堂同人帮助其亲人，办理后事。

解放后，田仔墘乾，（后改称南田巷、木屋戏园也已易主改筑多年，即今的中华电影院）集安堂的楼屋，于一九五五年，让与金风南乐团为团址，由是延续至今（该团二次组织、改名厦门南乐团）。文革期间，金风停止活动，而河仔墘乾集安堂，也被解散。到前两年，东山再起，成立厦门南乐研究会分会，选出主任、理事，并制定规章制度，进行曲艺的研究，藉以提高水平，且扶掖新一代，保留这块传统古乐的瑰宝。

## 在厦门市举行的第五届省运会

谷 鸣

一九卅五年，（民国廿四年）福建省全省第五届运动大会，曾于厦门市中山公园举行。参加这次省运会的有：建瓯、德化、长泰、福清、诏安、永春、漳浦、仙游、莆田、海澄、金门、晋江、龙溪、同安、闽侯、厦门等十六县市，四百四十四位选手，男运动员为三百卅一名；女运动员为一百十三名。历时四天（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

这次省运会经过数月筹备，推选陈肇英（国民党福建省党务特派员兼闽浙监察使）、陈仪（福建省政府主席）、蒋鼎文（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等为名誉会长，郑贞文（省教育厅厅长）为会长，王固盘（厦门市市长）、陈联芬（市党部特派员）为副会长。吴德懋、郑永祥、邓世熙为总干事。下设竞赛、审判、选拔三组。竞委会主任委员为吴德懋，委员有：唐守谦、黄天如、林荫南、郭功骏、廖超照、黄贤铭、沈志中、邓世熙、程天泗、庄文潮、陈掌谔、翁祖烈、杨绪宝、郭应麟、刘广琳、郑寿煌等。审判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黄天如。委员有：唐守谦、吴德懋、林荫南、郭功骏、廖超照、陈文麟、马大庆、林绍裘、吴振西、程天泗、庄文潮、王世铨、邓世熙、苏行三、陈掌谔、杨绪宝等。选拔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唐守谦。委员有：吴德懋、黄天如、林荫南、郭

功骏、邓世熙、陈掌谔、庄文潮、杨绪宝、沈志中、程天泗、吴肇岐、陈文奎、郑寿煌、刘广琳等。田径赛总裁判为吴德懋。径赛裁判长廖超照，田赛裁判长郭功骏，球类裁判长杨绪宝，团体表演裁判长唐守谦，游泳总裁判由廖超照兼，国术总裁判长为黄元秀，副总裁判为苏行三、刘金泉。

大会第一天（十一日），盛况空前。中山公园运动场人山人海，观众达一万多人，除部分赠券外，当日售出门票为六千多张（每票一角）。

九时四十分，大会名誉会长蒋鼎文莅会，司仪马育才通告全体立正，表示欢迎和敬意。蒋鼎文全副戎装登上司令台。出席当天仪式的有大会会长郑贞文，副会长王固盘、陈联芬及大会职员林国赓、黄元秀、汤德民、唐守谦等卅多人在座。英国驻厦领事马尔定率华人秘书邓世荣和美国领事狄克亦到会。大会会场秩序由市公安局局长沈觐康派出特务队、侦缉队、保安队第一、二两队和警士教练所、第一分局等干员率警到场，设联合办事处于中山公园南门特别岗，负责维持会场秩序。

十时正，大会在鞭炮声中，举行开幕式，副会长王固盘简介省运会筹备经过。名誉会长蒋鼎文和陈肇英（陈未出席，由陈联芬代为宣读）先后致词。名誉会长、省政府主席陈仪亦寄来训词，全文如次：

“古者，周官以六艺取士，武备与文事并重。学射，学御，春秋见于斯文，后世窃偃武修文之名，士以挽弓射戟为耻，习焉与成风，胥沦孱弱。海禁已开，国家多故，有识之士，凛然于救亡图存，金谋所以涤贫陋散弱之耻，因而提倡体育，遂为今日谈复兴民族之嚆矢。”

间尝考之，各国体育之设施，虽因其文化、政治、社会、经济、军事之背景而有变迁，而其于转移嬗变之际，仍能保持其原有民族之特性，不以专事摹仿为能，故能于均衡发展之中，常寓保存国粹之旨，此无他，民族特性之表现，亦即其国家与立之精神。年来吾国体育，渐由学校而推于社会；由简单而趋于繁重，不可谓不适合于普遍化者，今者福建全省举行第五届运动大会，民众对于体育之效能，与运动之利益，已有相当之认识。窃谓举行团体运动之意义，当于培养服从、耐劳、自治、忠实、合作、守纪，诸道德中，求如何恢复民族固有之精神者，此则身心之修养，较之肌肉之锻炼，更为重要。我国古时只有武术家，而无体育家，中庸言“诚”，包括智、仁、勇三达德，所谓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即专事运动与研究体育之区别，所望参加本届大会者健儿，不徒为技之角胜，而注意于气之修养，夫然后始足以言自卫，始足以言和平奋斗。中国前途，庶有豸乎。”

开幕式后，近十一时，本市各小学在司令台下广场表演团体操，由庄文潮委员发施号令，参加小学团体操的五千零九十九人，（三十三所小学）计：维正小学七十八人，紫阳小学一百五十人，厦大实小二十一人，海滨小学五〇人，鳌岗小学二〇五人，竞存小学一五〇人，桃源小学一百人，龙山小学一四〇人，世德小学一〇〇人，崇实小学一五〇人，新民小学八〇人，浔江小学一一〇人，人道小学五〇人，群惠小学四五〇人，城内小学一五〇人，侨南小学一八〇人，崇德小学一五〇人，普育一八〇人，集友小学一五〇人，大同小学六五〇人，全民小学一四〇人，福民小学一二〇人，民立小学六五人，东村小学一二〇人，蒙泉小学四〇

人，毓英小学一二〇人，吉祥小学二〇〇人，大中小学一四〇人，鼎玉小学八〇人，树人小学一六〇人，雅化小学九〇人，玉紫小学三〇〇人，同文小学五〇人。天真烂漫的小学生，服装整齐，操练纯熟，获得观众阵阵掌声。

下午二时，田径赛开始。举行女子五十公尺预赛，男子一百公尺预赛，男女铁饼决赛，男子四百公尺预赛，男子高栏预赛，男子一千五百公尺决赛，男女二百公尺预赛，男女跳远决赛，男子四百公尺中栏预赛，男女一百公尺预复赛，女子垒球掷远决赛，女子八十米低栏预赛，四百公尺复赛等项目。决赛破全省纪录者二项，平全国纪录者一项。即女子跳高决赛第一名陈翠芳（厦门）第二名唐瑞媛（莆田）成绩均为一·三五公尺。破全省莆田选手黄琼英一·三二公尺的纪录。女子铁饼决赛第一名许梅英（莆田）成绩为二十三·一五公尺。破全省同安选手苏剪花的二十三·〇二公尺的纪录。男子跳高第一名吴锦祺（莆田），第二名黄桂兰（莆田）与全省厦门选手黄慰庭之一·七二公尺最高纪录同。

大会第二天，上午观众仅二千人左右，下午增至七千多人。田径决赛项目有：一·五十公尺决赛（女）二·百公尺决赛（男）铁饼决赛（男、女）四百公尺决赛（男）。高栏决赛，百公尺复赛（女）撑竿跳高决赛（男）。八十公尺低栏决赛（女）八百公尺决赛（男）一百公尺中栏决赛（女）标枪决赛（男、女）三级跳远决赛（男）二百公尺决赛（男、女）四百公尺中栏决赛（男）一万公尺决赛（男）和女篮、男篮、男排、男子网球单打、双打等。

今天的男女田径锦标及女子接力锦标均已结束。男子田赛锦标归莆田队，径赛锦标归厦门队，女子田径锦标亦被莆

田姑娘夺得，女子接力锦标则归厦门女队所有，四项锦标，莆厦平分秋色。计破全省纪录者五项七人，即女子跳高第一、二名，女子垒球掷远第一、二名，男子推铅球，女子百公尺，女子掷铁饼，均破全省纪录。而平全省纪录者一项，即男子跳高第一、二名，女子跳高不特破全省纪录，几与全国纪录平。

大会第三天，进行比赛项目有：全能运动（五项、十项和十六接力），游泳（男子预赛、女子决赛），女子篮、排球，男子足球，男子棒球，男子篮、排球与网球等。全能运动五大项决赛结果：

第一名	莆田	陈鸿筹	成绩	一七五零·八
第二名	厦门	张辉渊	成绩	一六零伍·七七五
第三名	厦门	陈甘杞	成绩	一三八六·二零五
第四名	莆田	林仁心	成绩	一二六三·六零五
第五名	闽侯	徐雨生	成绩	一零一零·二四零

全能运动中的一千六百公尺接力比赛结果：

第一名	厦门队	成绩	四分一秒
第二名	莆田队	成绩	四分一秒

第三名	闽侯队	成绩	四分一秒
第四名	晋江队	成绩	四分一秒

全能运动中的四百公尺接力比赛结果：

第一名	厦门队	成绩	四十九秒
第二名	莆田队	成绩	四十九秒

第三名	闽侯队	成绩	四十九秒
第四名	晋江队	成绩	四十九秒

全能运动中的十大项决赛结果：

第一名	吴锦祺（莆田）	成绩	四十九秒
第二名	黄慰庭（厦门）	成绩	四十九秒

第三名：吴文珍（闽侯）

游泳比赛为十三个项目，十项破省记录，锦标为厦门队获得，同安队列第二名。厦门队男女合得一百十六分，同安得六十八分，闽侯十九分，龙溪二分。计：

五十公尺男子决赛。第一名潘威廉（同安）第二名洪安训（厦门）第三名王松恭（同安）第四名陈树林（同安）第五名马宗瑟（厦门）第六名黄奇聪（厦门）。二百公尺女子俯泳决赛。第一名杨玛丽（厦门）第二名洪白玉（厦门）第三名施惠治（厦门）。

一百公尺男子仰泳决赛。第一名潘威廉（同安）第二名方棕水（厦门）第三名陈芳进（厦门）第四名王松恭（同安）第五名吴水西（同安）第六名叶华成（厦门）。一千五百公尺男子自由式决赛。第一名陈树林（同安）第二名章元本（同安）第三名王鸿龙（厦门）第四名吴国信（厦门）第五名陈温麟（厦门）第六名林绍木（同安）。二百公尺男子接力泳赛厦门队胜，成绩为二分十六秒。个人跳水表演比赛：邱思谈得162分，列第一名，陈永命得141分，列第二名，吴冰泉得137分，列第三名，俞文法得118分，列第四名。

十四日，大会比赛继续进行。各项球赛、举重、国术表演等。国术表演男组团体优胜依次为海澄、厦门、龙溪、晋江。个人优胜为邱思志（海澄）、刘福远（厦门）、周志强（晋江）、邱行玉（海澄）。女子组团体优胜为厦门。个人优胜者为许淑仁、李国华、许义、陈淑静（均厦门）。

下午四时大会筹委会倡议举行“职员竞走”比赛，列名参加者有：大会会长郑贞文、副会长王固盘、陈联芬和沈志

中、马育才、洪鸿儒、吕天宝、黄伯权、庄金章及日本驻厦领事山田等十八人。分编三组在田径场举行。第一组跑一百公尺，结果沈志中列第一名，其次为吕天宝、邓世熙、山田、王固盘、黄伯权、洪鸿儒。第二组跑四百公尺，名次为王成章、沈觐康、黄天如、蔡清源、黄丙丁、郑永祥。第三组亦为四百公尺，第一名为陈联芬，第二名为黄其华，第三名郑永辉，第四名唐守谦，第五名马凯旋，第六名庄金章。

### 球类比赛情况

男子篮球：第一厦门 第二晋江 第三金门 第四闽侯

女子篮球：第一厦门 第二闽侯 第三建瓯 第四莆田

男子排球：第一闽侯 第二厦门 第三龙溪 第四德化

女子排球：第一厦门 第二闽侯

男子网球：第一厦门 第二龙溪

单打：（一）林全恩 （二）洪云辉

双打：（一）林全恩 谢炳煌

单打：（一）蔡金庆 （二）蔡以忠

（二）龙溪 双打：（一）蔡金庆 蔡以忠

单打：（一）王西苓 （二）陈纯华

女网球：第一厦门 双打：（一）卓丽琴 陈纯华

男子足球：第一厦门 第二同安

男子棒球：第一厦门

女子垒球：第一厦门

此次省运会比赛期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长黄建中来厦大参加会议，亦抽空到会参观。据黄司长谈他个

人观感。他认为福建省体育尚称发达，开展比较普遍，尤以厦门为最。因厦门业余运动员较各地多，这是很好的现象，但运动员一般素质殊欠强壮，因在炎阳下比赛时，有不少当场生病，这和缺少锻炼有关，应该引起体育界重视。

十四日晚间，大会会长郑贞文假中山公园精武体育场设宴十三席，欢宴各县市领队和大会职员，出席一百多人。郑贞文席间致词略谓：“今天是全省运动大会最后一天，这次各县选手踊跃参加，认真比赛，使大会圆满结束，因本届运动会筹备时间短，经费少（省府仅拨二千五百元），而运动会进行中，观众多，秩序好，可说是福建省破天荒第一次。”

十五日中午，大会名誉会长蒋鼎文假市政府摆筵五十席，欢宴大会职员和各县市选手计六百多人，席间，市通俗教育社平剧团到场演唱助兴，气氛热烈。

下午二时，在市府大礼堂举行第五届省运会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由会长郑贞文致闭幕词，他说：“福建体育，本来是全国较落后的，先天的体格比不上北方人，后天的体格有锻炼，也比不上东南各省。今年暑假，我请了许多体育专家，在省举办体育讲习会，参加学习的有一百多人，拟定今年为‘体育年’，来积极提倡体育。厦门市对体育工作，比之全省各地是较发达的，去年省运夺得了总锦标，今年又再夺得，应该以厦门为中心，把体育推广到全省。我提出几点希望：一、本届省运参加的单位，比前增加三、四个，总算是有进步，但还不够。因全省有六十个县。希望下一届运动会，会有更多单位参加。二、今年业余运动员比以往多，但据统计，学生还是占大多数，希望明年运动会，能多推广到群众当中。”

郑贞文说，“运动员选手优胜者不要自满，要精益求精，败者不馁，要发奋努力，争取今后胜利。希望获得选拔参加国运者，要表现出福建省的良好运动道德”。

大会闭幕后，厦门队获得优胜总锦标，在全市进行列队游行。万人空巷，观看体育健儿，为厦门市体坛争光。

#### 附本届男女田径成绩总表

项 目	男 子 径 赛	成 绩
一百公尺：	邱光华(闽) 邓灿荣(晋) 胡训奎(厦) 张承敏(厦) 黄柏林(同)	十二秒二
二百公尺：	邱光华(闽) 蔡 璋(厦) 俞文彪(厦) 杨清波(厦) 张承敏(厦) 郑美居(厦)	廿四秒一
四百公尺：	王明午(同) 曾人坦(厦) 李占春(莆) 张承敏(厦) 郑美居(闽) 苏清奇(厦)	五十七秒十
八百公尺：	王明午(同) 曾人坦(厦) 陈 鹤(闽) 黄中一(厦) 沈 智(同) 林金铭(莆)	二分十七秒
千五百公尺：	王逢元(厦) 邓灿荣(晋) 林荣盛(莆) 郑宗吾(厦) 沈兆贺(诏) 张辉渊(厦)	四分四十八秒
一万公尺：	陈炳煌(厦) 徐光荣(莆)	

	周金水(厦)	沈兆贺(诏)
	游宝根(闽)	吴宝仁(莆) 四十一分廿五秒
高 栏:	叶茂发(厦)	胡训奎(厦)
	郭嘉祺(莆)	郭水结(厦)
中 栏:	胡训奎(厦)	陈万益(厦)
	李占春(莆)	林绍木(同)
	陈育才(同)	蔡子显(厦) 一分六秒六
		男子田 赛
跳 高:	吴锦祺(莆)	黄桂兰(莆)
	黄慰庭(厦)	林川泽(厦)
	连秉祥(龙)	叶茂发(厦) 一·七二公尺
跳 远:	吴锦祺(莆)	王先登(闽)
	陈显荣(厦)	程瑞华(莆)
	叶茂发(厦)	刘河海(莆) 六·一五公尺
三级跳远:	王先登(闽)	陈显宗(厦)
	游毓俊(莆)	杨元勋(厦)
	黄慰庭(厦)	陈宗琛(闽)
推 铅 球:	吴锦祺(莆)	陈鸿筹(莆)
	王先登(闽)	王盛桥(厦)
	傅余庆(厦)	方兆祥(莆) 一〇·五二公尺 破省纪录
掷 铁 饼:	王先登(闽)	黄钖爵(厦)
	郑觉生(闽)	陈鸿筹(莆)
	周毅登(龙)	薛领袖(厦) 三〇·二七五
撑 竿 跳 高:	蔡子显(厦)	吴锦祺(莆)

	王明午(同)	黄慰庭(厦)
	欧宗义(同)	黄进宝(莆) 三·一七公尺
		女 子 田 径
五十公尺:	许梅英(莆)	赵玉治(厦)
	林智慧(厦)	罗玉珠(莆)
	陈宝珠(厦)	王碧君(莆) 七秒三
一百公尺:	许梅英(莆)	赵玉治(厦)
	林智慧(厦)	陈金莺(莆)
	罗玉珠(莆)	曾宝珠(厦) 十四秒三 破省纪录
二百公尺:	许梅英(莆)	林智慧(厦)
	陈金莺(莆)	吴 珊(晋)
	王碧君(莆)	纪昆瑞(厦) 三〇·七
八十低栏:	罗玉珠(莆)	黄维玉(莆)
	陈赛英(莆)	十六秒一
跳 高:	陈翠芳(厦)	唐瑞媛(莆)
	黄维玉(莆)	李金珠(厦)
	纪昆瑞(厦)	一·三五公尺 第一、二名均破省纪录
跳 远:	唐淑媛(莆)	罗玉珠(莆)
	许嘉贤(厦)	纪瑞昆(厦)
	王碧君(莆)	邵惠卿(厦) 四·二七公尺
推 铅 球:	洪琼珠(厦)	朱得利(莆)
	唐瑞媛(莆)	吴 珊(晋)
	郑玉珍(莆)	王双游(厦) 七·八六公尺

掷铁饼:	许梅英(莆)	陈金莺(莆)
	洪琼珠(厦)	吴 珊(晋)
	张金樊(莆)	朱得利(莆) 二三·一五
破省纪录		
掷标枪:	朱得利(莆)	石振涛(厦)
	洪明式(厦)	陈赛英(莆)
	陈玉针(厦)	林绚英(莆) 一八·一六五
垒球掷远:	洪琼珠(厦)	陈赛英(莆)
	朱得利(莆)	黄维玉(莆)
	石振涛(厦)	林秀鸾(厦) 三九·九二
第一、二名均破省纪录		
女子 接力		
四百公尺接力:	第一名(厦门队)	
	第二名(莆田队)	六一秒十分四

## 记厦门市首届运动会

丹 平

厦门市首届运动会，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廿二日举行。

参加团体赛的有厦门大学、同文、厦中、闽南、中华、大同英华、双十、毓德、怀仁等中学和英华小学、双十附小、毓德、怀仁、业余男甲、业余男乙、普育、养元、龙山、竞存、渔民、桃源、紫阳、吉祥、大同业余女组、厦大实小、侨南、福民、集友、宗文、群惠、明德、维正、大中、崇实蒙泉、全民、东村、人道、粤侨、鳌岗、海滨、群志、等计四十七个单位。

是日上午九时，在中山公园举行开幕礼及团体操，到场各选手，大会职员和观众达一万余人。整个运动场人声鼎沸，因观众拥挤秩序欠佳，大会进行时，先后压伤十多人，警察迅速出动维持秩序。大会会长李时霖（厦门市市长）于九时正率领市运会职员和全体运动员，在大同中学铜乐队演奏声中，绕会场一周。首尾衔接，形成一“月”字形，海军航空处飞机低飞会场数匝，散发五色传单。李时霖在司令台致开词。他说，“提倡体育运动，是救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希望大家积极参加锻炼，增强体质，复兴民族”，

在司令台上就座的有市党政军警等负责人以及英国驻厦

领事马尔定和秘书丁钖荣，海关监督乔义生等。

十时许，举行团体操，参加四十四个单位，每单位四十人，总共一千六百人。由大会指挥沈文炳登上指挥台示范，各校学生列队操练，全体运动员，精神焕发，步调整齐。获得观众热烈掌声。

下午二时，分别举行田径预决赛及团体表演，国术比赛等，在国术比赛后经评判员评比结果：慈勤得第一名，厦中第二名。男子空拳表演杨青峰第一名，余金福第二名，吴文英第三名。女子表演：陈亚红第一名，陈亚难第二名，林雪娇第三名。

大会第二天，田径决赛成绩如下：

百尺决赛（业余男甲）第一名黄大山，第二名俞文彪。

百尺决赛（业余男乙）第一名陈玉龙，第二名叶振南。

团体表演成绩：

上午 双十中学（九三）大同幼稚园（八八·四）

助产学校（八四·二）明德小学（八九·六）

大中小学（七六·四）厦大实小（七一·八）

下午 福民幼稚班（八二）王紫小学（八一）

维正小学（八〇·六）民立小学（七九·六）

厦大实小（七七·二）

廿三日运动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项目较多，成绩远胜第一二天，业余男甲组急行跳远，陈显荣以六·五九公尺成绩夺取冠军（破全省纪录，省纪录为六·四二公尺）业余男甲铁饼冠军为傅余庆，成绩为三二·四三公尺，（破省纪录，省纪录为三·一三公尺）。中上女甲组铁饼决赛第一名洪琼珠，（成绩二四·六四公尺）第二名林智勤，成绩二四·二

十公尺。（以上均破省二四·〇七公尺纪录）

团体表演，参加十个单位。崇德的手巾操，救护队的救护表演最为精采，引起广大观众的浓厚兴趣，其中海滨小学得分最多。今天的跳高和三级跳远比赛的冠军亦为陈显荣一人所得，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大家谓陈体高足长，宜其善跳也。

五千公尺决赛，业余男甲获得第一名，中华中学陈添进，（成绩为八分五十五秒）中上男甲，第一名厦大叶中和（成绩为廿一分十六秒），第二名为厦中阮德星。

铁饼：业余男甲组第一名华星傅余庆（成绩三二·四三公尺，破省纪录）。第二名鹭光林学奎（成绩二四·八六公尺）

中上男甲组：第一名同文廖永明（成绩二四·八六公尺）第二名大同颜宏荣。

中上女甲组：第一名慈勤洪琼珠（成绩二四·六四公尺，破省女子最高纪录）第二名双十林素卿（成绩二四·二〇公尺，破省女子最高纪录，省纪录为二四·〇七公尺）

四百公尺中栏决赛：中上男甲第一名中华陈长庚（成绩一分六秒十分之四）

跳远决赛：业余男甲组：第一名陈显荣（成绩六·五九公尺，破省最高纪录）第二名鹭光林丹平（成绩六·一九公尺）

业余女甲：第一名中华曾淑慎（成绩四·二〇公尺）第二名中华郑东英。

业余女乙：第一名中华许嘉贤，第二名陈瑜玉

中上男乙：第一名厦中游孔衡，（成绩五·五〇公尺）

中上女甲：第一名双十林素卿，（成绩四·三〇公尺）

运动会原订廿四日闭幕。因一些项目未赛完，故推延一天。团体操计四十余项，廿五日选择最精华者十九项，再作一次表演。评比结果：中学组厦中的旗语表演，双十的“桥与车”，毓德的“国花图案健康操”，慈勤的“练习操”，小学组竞存的“扫帚操”，大同的“向前锋”，蒙泉的“农家乐”、福民的“小白兔团体操”，维正的“快乐儿童”，厦大实小的“短棒操”。普育的“彩花舞”，崇德的“手巾操”，海滨的“团团舞”，大同的“纺织舞”，群惠的“健美操”，新民的“群星灿烂”，紫阳的“小战斗”。

今天各项比赛，成绩远逊昨日，惟独傅余庆的标枪比赛，（成绩为四三·四八公尺，破省前两届的纪录）。其中破五届省运会的纪录者，还有蔡子显的撑竿跳高，（成绩为三五·五五公尺，破自己夺得的省运冠军纪录，创全省的最高纪录）

一万公尺决赛：中上男甲第一名厦中阮德星，第二名为英华蒋文全。

四百公尺决赛：业余男甲第一名，精武李彦英，（成绩十七秒又十分之六，破五届省运会纪录）业余男乙第一名鹭光邓荣茂，（成绩六十秒又十分之三）

标枪决赛：业余男甲第一名华星傅余庆（成绩四三·四八公尺，破五届省运纪录）业余女甲第一名精武黄素月。中上男甲组第一名，厦大黄承欢，（成绩四一·五二公尺）中上女甲第一名慈勤洪琼珠，（成绩二〇·五八公尺，破五届省运纪录）

一千六百公尺接力决赛，第一名双十，（成绩四分五秒）第二名同文，第三名英华。

团体表演第一名大同，（成绩八七·二五分）第二名毓德（成绩八七分）第三名群惠（成绩八〇·五分）

八十公尺低栏决赛，中上女甲第一名双十黄实彩（成绩十六秒又十分之五）

#### 十项运动成绩：

- 第一名蔡子显（业余）四一九八，○
- 第二名任戊水（业余）三九七六，○
- 第三名黄添梓（业余）三四五五·五
- 第四名陈振文（厦中）三一六七·五
- 第五名施春来（英华）三八一五，○
- 第六名何添筹（业余）二七二四·五
- 第七名康永明（同文）二五七八，○
- 第八名梁国万（双十）一三四八·五

市运会经过四天来角逐，各体育健儿争显身手，获得一些可喜成绩。其中一万公尺赛跑冠军为中华中学陈添进所得，五项大决赛业余组林丹平名列榜首。（成绩破五届省运纪录）中上男甲五大项同文中学杨元勋取得第一，综观五日来各项比赛成绩总优胜属于双十，惟中华中学也不示弱，该校陈添进一人，独得八百公尺，一千五百公尺，五千公尺，一万公尺的四项冠军，曾淑慎亦取得跳远，五千公尺，一百公尺、八十公尺低栏等四项冠军，其它运动员为陈长庚，许嘉贤，叶振南亦各出成绩，该校参加中上业余各组的男女选手，夺得廿二项冠军。

在五项决赛中，业余男甲第一名鹭光林丹平（成绩一七五四·分，破五届省运纪录）第二名华星傅余庆（成绩一七三五·五分）中上男甲第一名同文杨元勋，（成绩一七一

一分)第二名同文陈祥瑞(成绩一六七四分)

廿五日晚七时半，市运会胜利闭幕，在热烈鞭炮声中，运动场下旗宣布结束。大会主席市长李时霖致词说，“市运会结束后希胜者勿骄，败者勿馁，须继续锻炼，精益求精，力求进取，自强不息”。

市运会结束后，订卅一日召开给奖大会。筹委会公布此次破历来省运及五届省运纪录者凡廿三项。团体及个人总分如下：

**各组锦标：**团体总分中上男甲组田赛，同文中学四十二分，厦大卅八分。中华中学廿二分，厦门中学廿一分。径赛，双十中学卅五分，中华中学卅三分，厦大卅二分，英华卅二分。全能，同文廿八分，双十五分，厦中十二分，英华十二分。中上男乙田径，厦中五四分，大同四五分，双十四分，英华廿五分。中上女甲田径，双十三十分，慈勤四九分，中华卅一分，毓德廿一分。中上女乙田径，慈勤四十分，毓德卅八分，厦中廿二分，双十二分。男小甲田径，英华小学卅一分，大同小学廿七·五分，普育廿二分，双十小学廿五分。男小乙田径，蒙泉廿九分，双十小学十九分，普育十七分，英华小学十七分。女子甲田径，慈勤小学五七·五分，怀仁小学三八·五分，群惠廿三分，双十小学十分。女小乙田径，慈勤小学卅三分，怀仁小学廿七分群惠小学十一分，毓德小学八分。

**个人锦标总分记录：**

业余男甲田径全能第一名陈添进廿八分，第二名叶振南十九·三分，女甲田径第一名曾淑慎廿八分，第二名林神燕廿一分。女乙田径第一名许嘉贤廿三分，第二名陈希史十

九分。中上男甲田径全能第一名同文杨元勋卅七分，第二名厦大黄承欢廿四分。男乙田径第一名双十黄江淮廿二分，第二名厦中游孔衡，同文白敬贤均得十九分。女甲田径第一名慈勤洪琼珠，双十林智勤均得廿六分，第二名双十林素卿廿四分。女乙田径第一名慈勤黄月华廿一分，第二名毓德杨玛莉十六分。小学男甲田径第一名福民邱约瑟十四分，二名玉紫周仲达十三分。男乙田径第一名蒙泉纪水龙十六分，第二名双十林其琨十五分。女甲田径第一名李谦逊，女乙田径第一名慈勤叶石治廿一分，第二名怀仁林贞玉十五分。男甲组第一名杨青峰，第二名余金福。